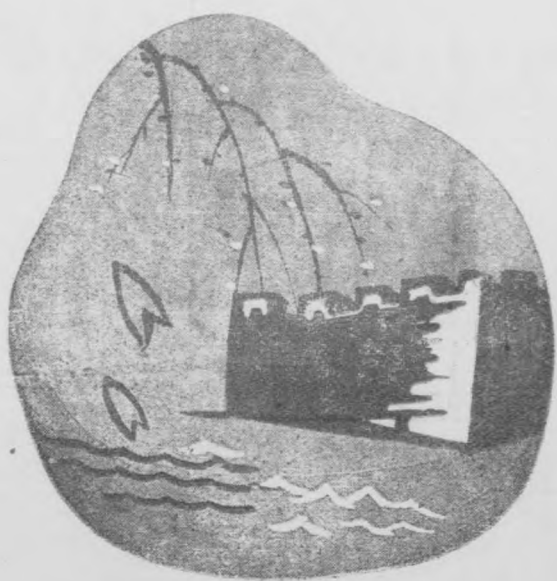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三月江城

李紫尼著



江城出版社發行

我願望世界上每個人  
都幸福的過活，而我自  
己却單獨的受苦！

——  
林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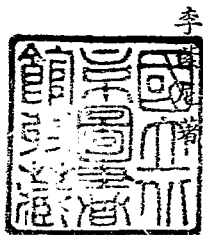
2577  
289,2-07



3 0538 6625 1

# 三月江城

## 小序



回到北方，我依稀的有一個夢境……  
聖誕節的晚上，把筆撫思，窗外飄着雪花，遠遠教堂一陣陣彌撒的大合唱聲。我燒起一盆紅紅的炭火，那麼些年輕人的面龐，湧上心頭，讓我記起遙遠的一首歌泣的故事吧！  
八年了，這古城還保有我兒時的歡笑跟眼淚，如今歸來，撫我受創的心靈，有多少衷情的話語，要我盡情的傾吐，我開始寫這個長篇了。冬天的午夜，我躲進一間小樓，痛苦的撒開記憶的網，默默的寫，也默默的相思……

我計劃就這樣寫下去，到舊歷除夕的晚上，可以寫完；恰好有羣朋友從海上來，我會邀他們到這間小樓，點上一對紅燭，大家交換一下八年流浪的心情；然後我會慢慢的打開本子，慢慢的為他們咀嚼這歌泣的故事。

但是除夕到了，朋友們從海上來了，紅燭點上了，我却連一章還沒有草成，有多少煩人的事困擾着我呀！白天是人家的時間，只有晚上纔允許我靜靜的提起筆，耐心的寫下去，却是沒有一個晚上，不發生意外的事故，因此就斷斷續續的拖下去了！

我痛苦，我熬煎，隨時隨地都使我感到，有一件東西還沒有完工。在這中間，兩個多月來，國事彌盪

，復員艱苦，又有多少話想說，有多少事想寫，憂悶跟興奮阻塞着我的心胸，我不能沉默，我需要控訴……；但當我提起筆來，一想到這個長篇剛剛開始，需要我先培植它的時候，我把痛苦嚥在心底，把筆又輕輕的放下了！

苦難的歲月，血腥的時代，勝利帶給我們，是一股新的感傷。在我寫的時候，我看到勝利後國家經濟的崩潰，黃金由八萬元，一躍到二十二萬元，駭人的通貨膨漲，百姓們陰着淚，也腳着仇恨；飢餓的火，燒遍了北方的原野；我看見一個民族的衰老與分裂，團結的洽商，鄉土上的格鬥，百姓們是苦的，是善良的，百姓們不能够睜開明亮的眼睛，希望的抬起頭來喘一口鬆快的气呢？我看見東北蕪淡的風雲，十四年悽慘的回憶，白山黑水繚繞着瘡痍的悲聲，是我們民族不爭氣，也是這一代兒女的恥辱……

這麼些天了，我的心是沉痛的，是壓抑的，我憂鬱的寫，惆悵的寫……寫倦了的時候，就推開門到樓上的平台散一會步，那常常是落寞的黃昏，更深夜靜的夜晚。但在我散步的時候，從四面八方就傳來一片綺麗的歌聲，醉人的，纏綿的，是周璇的嗓子，是「桃李爭豔」，是「鳳凰于飛」……我愛音樂，更愛哀婉抒情的夜曲，可是這是什麼時候啊！東北的血淚未乾，復員如一團亂草，北方的土地上，殺聲盈野，人民水深火熱，江南的災情，萬家哭泣，連樹根都被吃光了；我們有什麼勇氣再唱，更有什麼勇氣再聽啊！一到那歌聲蕩進我耳鼓的時候，我惶恐的向他們祝禱：「靡靡之音，請不要再唱吧！」我下了平台，關上窗子，歌聲又從窗櫺間滲進來，我提起筆，我想聽一曲「松花江上」，一支「義勇軍進行曲」，一陣雄渾的「黃河大合唱」！我懷念聾耳，懷念洗星海……

兩個多月了，我仍然是每天晚上在默默的寫，我焦急，我幾乎自私的願望，冬天的夜晚能再延長，春天沒有來，我已經寫完，却是偏偏今年的北方多難，春天却到得最早……春來，又有多少事需要我戰戰兢兢的經營啊！

我急急揮動着筆，忘情的寫，拚命的寫，我怕窗外的柳枝發綠，這焦急，也使我獲得一股情熱。回到北方，兒時的伙伴，都已經長大了，一股深沉地民族的熱愛，我泛起瀟灑的舊情，我回到北方年青朋友的隊伍裡來；他們給了我更多的啓示，更大的警覺；他們內心的痛苦，是鼓蕩我生命的力，他們瀟灑的熱情，是我青春的信號；我們懇談，我們苦思，往往一羣人，到深夜，回憶八載辛酸，瞻念未來艱苦，環顧左右，鬱悶焦灼，悲國運，念前途；我們常常會無聲的掉下淚，淚水讓我們想到同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兒女，何患不能在這動蕩的時代，開拓出一條燦爛的路子來？只要有團結，有寄託，有毅力，有勇氣，我們的眼淚會變成歡笑；于是我開始有了愉快，有了希望，也有了新的憧憬。「二，二六」我參加了那一次偉大的遊行行列，那時候全國是一片青年理性的呼喊，多覺得時代雖已臨世界狂潮，但這一代的青年，正是時代的中堅，中國這個民族會年輕，中華民族的兒女，會把這動蕩的世界，導入一個新的方向，因為中國的新青年，從來也不甘落後啊！

就這樣，我希望書中的故事，是意味的，真實的；我愛故事中的每一個人，他們如今都邁向建國的路上；他們是我生命的源流，他們的摯情，會導我入生命的大海；希望這個小冊子是戰爭中青年成長起來的標記，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點印痕。在我寫的時候，每到夜靜更深，人們開始做着軟熟的夢，我提起筆，慢慢的抬起頭來，我願望有位年輕的知己，溫情的坐在我的對面，她的眼睛正滲流着生命的情液；我將不顧及這故事的貧乏，因為我不忍抹煞它的真實性，這僅僅是個純厚的報告，願它是我接近更多青年人的橋樑，我向他們親切的握住手！

謹以此書獻給我曾經熱愛過的朋友，廉，小軒，王素……，讓我謝謝沙弼，他是我生命的臂膀，在嘉陵江濱，他給了我更多的鼓勵……昨天他還來信，情感地寫着：

我愛江城，因為水鄉度過我的青春，而今又是江邊落紅如雨的季节了，我滯留山城，

你遠在故都，懷念北方那蔚藍的天海，鴿笛橫空，小巷春雨，幾聲寂寞而淒厲的叫賣，該是多麼地令人神往啊！願我們友誼的網，撒遍了天下，如海燕，如狂飆……

我讀完信，默默的抬起頭來，窗外柳絲微拂，北國的春天，剛剛萌芽……

我還年輕！  
願春天帶給我溫馨的幸福！

紫尼，一九四六，三月故都。

## 三月江城

一

秋天了，嶺南落葉，還沒有褪去……

黃昏對於寄居在這個小城的年輕人，是一首苦情的詩，他們常常扯起一段遙遠的故事，看看窗外，濕潤潤的，終年飄着雨霧；這白色的霧，使些脆弱的人，低訴情懷，臨風酒淚；也使些聰慧的孩子，從霧中暗暗的摸索，漸漸發現藍色的天幕，天幕上漾出幾顆亮晶晶的小星，那星光就像他明亮的眼睛，他笑了，笑坎坷的路上，永遠有依稀的光明可以追求，這就是人類的希望……

如果說，秋天給人們帶來清冷的懷思，秋天却又是流血的季節啊！

他——邵夢非，深深體驗着二十年來自己走過的路，童年時候，愛的光淚，溫潤着他的胸懷，他瞭解愛的力量，是那麼廣大無邊，像湛藍的海水，有時萬丈波濤捲起的巨浪，就是一把感情的烈火，用壓抑的意志，是抵擋不住的；但當風平浪靜，海波不興的時候，他的情液又恰如細流中的一股水藻，嫩綠的，緩緩的流着，那麼靜，那麼理智，他可以深深的懺悔，明白「善」與「惡」，「是非」與「曲直」，明白人爲什麼活着，活着又應該具備什麼？這是他智力過人的地方。十八歲那年，他捲入戰爭的洪流，他像一匹脫了疆的野馬，開始奔逐在隨戰爭誕生的新奇故事裏，痛苦的熬煎，痛苦的經驗，他發覺自己在變；他體會出家族主義，已爲戰火熔消，代替的是龐大無比的大衆的愛，他信仰這力量，他願爲完成大衆的愛，貢獻了自己的一切。

現在他回到這小城，靜靜的打開書本了，書本上跳蕩着青春跟熱力，他想以處子的純誠，從頭學習，像初中生嬰兒似的，他跳進這甜美的水鄉，讓春風吹開他求智的心扉！

這時候他輕輕的走進一條胡同，麥草香醉人的撲下來，他停在一道短花牆的外面了，這是從什麼地方傳來鏗鏘的琴音啊？那麼怨慕，又那麼淒清，像秋風打着枯柳的殘枝，颯颯蕩蕩的，說不出的悲懷，說不出的悽楚。

他凝神的站着，星光告訴他，琴韻嫋嫋的是從花牆後面綠樹叢中的紗窗前飄了出來，那是春明女中的音樂教室；遠遠望去，隔着掩映的枝葉，一羣孩子正在讀譜，琴鍵敲打着他的心弦，他全身的靈感都在動，他看不見操琴者的手，只覺她長長的髮髻，窈窕的身裁……這花牆好悠靜啊！

一支深沉的牧歌，從遼遠的天邊飄出來了，遠古的悲情，帶來草原的憂鬱，在他眼前，是秋雲傾瀉，蔓草淒迷，一片金黃的落照……

他奇怪那女教師，爲什麼讓這些活潑的少女，唱出這樣蒼涼悲壯的歌子呢？嘩的一陣格格的笑，女孩們衝出來了，琴聲戛然而止，她們都是白短衫，黑裙子，頭上紮朵銀色的蝴蝶花，是一羣美麗的小鳥，再沒有一點草原的憂情了，她們踴躍的舞到菊花叢中去了。

女教師嫋嫋的走過花牆來，原來是劉曼萍小姐，中國文學系二年級生，她是跟賀爾在最近半月以內，纔相識的，她很鍾情賀爾，從她那一雙哀怨的眼睛裏，可以猜出她是個多愁善感的女孩，她見了夢菲，驕然的說：

「賀爾最近心情好嗎？告訴他這小城是可愛的！」

夢菲點點頭，曼萍走過去了，又回身露出一絲甜情的苦笑，叮嚀着：

「尤其在秋天！」



她走遠了，夢菲眼睜着最末一句話，他來到宿舍，那是文廟的正殿，佛像被人們的手拆掉了；上下木板床，賀爾躺在床上海燕，江川細心的寫着日記，裏邊床上，周天德在低頭補一件衣裳；他注視一下這新近結識的伙伴，兩個禮拜都斷混得熟了，從四面八方來的陌生朋友，聚到這小城，也是戰爭直接的賜予；兩週來夢菲漸漸體驗出伙伴們的性格，賀爾是偉大地主的孩子，他是直接從高中升入大學的，那麼年輕，潤紅的臉，是他美好的青春；他洒脱，熱情，有風流的才氣，有年輕人的夢想，他好猜疑，也好動蕩，由于家境的寬裕，他還未曾瞭解戰爭的艱苦，却也能够堅強自己，做一個革命的青年。

江川呢？他完全是混身流溢着熱情的豪爽朋友，他的想像力豐富，智慧也特別高；在危難的時候，尤其可以看出他的毅力過人，他可以用超出理智的情感，使苦難變成花朵，他像一座天神似的被人們信仰着。

夢菲最後想到周天德，他是個大人，家裏也娶了太太，（但他不承認家裏有太太），他忠誠練達，靈敏少經驗却多；外表看起來，雖然是笨手笨腳的，實際做起事來，却有條有理，他經常慣用手天真的撫摩光滑那幾根稀疏的鬍子。這是他的毛病，一到悠閒或計無可施的時候，便用這種動作，來代替寂寞跟排解之詞；一閒下來，他便講究營養，研究怎樣吃豬肝，他參加軍需工作兩年，始終沒有離開算盤同賬本，他一天到晚在做報銷，報銷老做不完，一直到他考上大學來上學的時候，還帶來一箱子報銷，今天却不知怎麼抽出功夫來縫衣裳了！

「夢菲，你來得正好，他們都在發愁呢！」老周笑着說。

「愁什麼？」

「賀爾想家，江川的心，靜不下去，這小城太寂寞！」

「不，我們要博博體驗生活，太靜的環境，需要我們一點一滴的來受栽培！」

窗外夜色深沉，夢菲點上菜油燈，賀爾起來了，懶懶的伸了個腰，夢菲關懷的問：「你在想家？」

「沒有，我有點悶！」賀爾臉有些紅，他揉了揉臉。

夢菲把剛才曼萍的話告訴他，接着又問道：「魯野那兒去了，怎麼還不回來？」

「整個下午，他都在外面。」賀爾說：「一定又泡酒館去了！」

「這半個多月，他不是泡茶館，喝酒，就是睡崗覺，他說他還要想重回太行山，受真正戰火的教育。」

「江川說：

「他過不慣這兒的日子！」夢菲呻吟着，在他眼前，開始顯露出魯野那魯莽粗糙的傢伙了，那個血性的漢子，憨直渾厚，一身的豪邁，他身經戰火的熔燒，意志已經凝練成鋼，他不怕苦，他的熱情是熊熊的火，他從來沒有流過淚，也不曉得懦弱是什麼，就這樣幾次在戰爭中死去，又硬撐着活過來了！

現在到這小城讀書，寂寞困惑着他，他用酒來澆愁，用太行的戰鬥，來賤住眼前日子的空虛。

「也許學校太不够理想了，我們幾個人，都沉不下心去！」賀爾又勾起他的懷鄉病。

「不，是我們對於現實的生活，還不太理解。」

夢菲話剛說完，窗外一陣亂哄哄的脚步聲，門開了，魯野喝得醉醺醺的，頭髮蓬鬆着，臉上流着血，被人扶進來了，扶他的那個同學說：

「魯野在酒館跟掌櫃的打架了，雙方都受了傷，讓他休息休息吧！」

魯野被安放在床上了，半小時後，他的酒意微醒，他睜開眼，看看週圍，他想坐起來，被夢菲按住

了。

「好難過的日子！」他喘了一口長氣。

「魯野，不要再喝酒吧，安心，我們應該念書了！」夢菲輕輕拍着他的肩膀。

「我心裏發燥，我……夢菲，我們拋掉我馬生活，萬水千山而來，學校却是一座深沉的院落啊！」魯野的眼睛，發着鬱悶的光。

「我很怕學校的大門，那裏面該是思想的源泉，如今却是口乾涸的苦井了！」

「太行山的戰鬥使我嚮往，夢菲，我很難想像，昨天還橫溪躍馬，雙手打槍的去殺敵，今天怎麼能夠安下心在這兒靜靜的讀書呢？」

「戰地生活過得太久了，國家打着苦仗，我們不甘心到這地方躲閑現實！」

「我喝酒，我是在往下嚥着鬱悶的苦水……」

魯野昏昏沉沉的閉上了眼睛。夢菲站起來，剪剪燈花，室內浮起一層黯淡的光，窗外陣陣秋風，賀爾江川，周天德，都默默的看着魯野，大家沒有一句話，夢菲感到一種空前的寂寞跟痛苦；在他腦子裏，江城是最優美的讀書境地，他可以在這兒什麼都不想，安祥地把書本打開，安祥的讀下去。現實是血淋淋的，沒有高深的學問，怎麼能够超越時代，可是爲什麼有些人打仗的時候，想念書，到真正念書的時候，又不安于這種靜靜的環境呢？這痛苦的矛盾……

他看看魯野，再看看賀爾，江川，同周天德，他覺得這種意識，是留在青年人內心裡面的一條傷痕，也是一個危機，應該有種超脫的力量來排解；他想不出好方法，他認爲自己的力量太小，也太微弱！

魯野又醒了，嘴裏斷續的嚙嚙着胡塗話，聽不清楚說的是什麼，最後他突然狂喊着說：

「我魯野雙手打槍，……太行山……裡一條……硬……硬漢子！」

夢菲讓他喝了杯涼開水，又悶睡了半小時，他纔漸漸的清醒，大家圍着他坐下，菜油燈已經燃得快乾了，窗外秋風淒厲，這情景使夢菲無限感觸，他熱情的說：

「魯野，看看眼前的情景，燈光弱下去了，象徵我們戰爭的前途，苦難方殷，未來復興民族，跟建國

的重担，也都負荷在我們的肩上。

「戰爭是長期的，整個民族，需要苦熬，我們參加抗戰，熱情已够，但是智力還不够，還需要我們安心來培育戰鬥的智能，準備迎接未來的艱苦！」

「我們爲什麼安不下心去呢？到這兒來，並不是逃避現實，現在國家不需要我們打仗，需要我們讀書

！

「學校不好，環境太荒僻，只要我們能創造，能開拓，那一切就會變好……」

魯野的眼睛，漸漸有了光彩，他翻了個身，坐起來說：

「夢菲，你的話是對的，可是我很難放下槍，再拿起書本。尤其讓我低下頭耐心的寫筆記，念外語，我辦不到，我願意一天就能把學問求成，好去上馬殺敵！」

夢菲笑了，他握住魯野的手，變得更熱情的說：

「讓我們愛這個小坂吧！也要我們愛自己，我相信一個月後，你就可以安祥的躲在圖書館裡看書了

！

魯野沒有言語，他有點不信夢菲的話，不過却自信的說：「讓環境慢慢磨練我吧！我不再喝酒！」

「好！讓我們也不再想家，想愛人，想太行的戰鬥吧，我們要想書本，想學問，想未來建國的重任！

！

夢菲開始鋪床，賀爾喃喃着：「願今夜有悠靜的心跟安祥的夢境！」

！

窗前的茶油燈已經剩了一抹暈紫……

從那天起，魯野不再喝酒了，他常到野外散步，夢菲陪着他，在秋天的田隴裏，爲魯野描述江城的可愛；他們喜歡這小城，早晨白茫茫的霧，瀰漫了峯巒，村莊，溪水，樹林，霧氣濃的時候，東方有一輪血

紅的太陽，漸漸莊嚴和平的國歌聲，漫天而起，國旗飄上去了，教堂的鐘聲響了，萬千學子，昂首晴空，高亢而歌，這水鄉是民族的搖籃，戰爭的手，在這兒編織了嫩綠的籬笆……有多少年輕人，大學生，中學生，小學生，漫步街頭，徜徉江邊，他們可以愁，可以樂，可以發笑，也可以流淚，他們可以拿本書，躺在綠的草地上看藍天，折一枝柳條，恨遠人消息的渺茫……

夢非一個人愛在田野間散步，如今魯野在旁，使他變得更愉快，他們穿過稻田，秋天的草，還是那樣清新，稻田內有層瀾灑的綠波，他們看秋雲，看晚霞，看阡陌縱橫，看渠水環繞，看一條寬寬的馬路，通過漢江，江上橋頭，樵夫點點，秦嶺是座綠色的屏風……夢非慨嘆的說：

「這江城，山青水秀，物產豐饒，上帝為她安排這麼一個和平，純愛，悠靜的小圈子，多少人，嚮着家國之淚，虔誠的到嶺南來了！」

「是的，但願我們在這兒不是偷閒！」魯野點點頭：

「看秦嶺，使我們想到太行的戰鬥，你從那兒來，並沒有放下你的武器！」夢非看了一眼魯野。

魯野又點點頭，他們步上步廓，魁岸樓隱隱約約的聳出了雲天，西北角一座小教堂，紅磚綠瓦，有隻小羊在菜園裏吃草，綠汪汪的樹，整齊的人家……江城是撲實無華，有原始的摯情同羞怯。

「我們要在這兒一住四年，漸漸的都長大了！」夢非的心境，沒有人能猜得出是悲是喜，他漾溢着一個希望，也懷着恐懼。

三天以後，學校開始註冊了，賀爾高興的入了外文系，他傾慕藍色的海天，他早年的期懷，便趨向于文學更深的造詣，他說他要像中古騎士似的，帶一柄寶劍，做長長的人生的漫遊……

註冊組門口，擁擠着許多同學，今年出路最旺的是經濟系，志願入經濟系的就佔了絕對的大多數，說他們是不是真心想學經濟，他們不知道，只是別人報經濟系，自己也報經濟系罷了！

夢菲心裡有些躊躇，他最初填的三個志願，都是經濟系，他在考慮是不是就這樣下去？

旁邊江川已經註完冊，他入了政治系，他的性格適合他做羣衆的活動；魯野學了航空機械，他想做一名工程師，他永遠願意活在火辣辣的戰鬥裏。周天德因為做過兩年軍需，他入了商學系，每個人都挑選了自己應走的方向，他們自己都很慶幸，只有夢菲還在徬徨，他本心想學新聞，可是當初爲什麼他填了經濟系，他想不出理由，現在他還是拿着經濟系的註冊單，徘徊良久，他決定不了，他不知走哪一條路，應該報哪一系？

兩個同學從對面走來，他們邊走邊談：

「我報了經濟系，管它這個那個，出路先好，這年頭上大學還不是混文憑！」

「不，我反對你這種論調，學經濟應該是爲了適應時代。」

一陣爽朗的笑過去了，夢菲的心，跳個不住，他渾渾噩噩的交了註冊單回去了；他躺在床上，悶悶不樂，他想起自己千辛萬苦到學校來，還不是爲了學自己所願學的東西，學校並沒有強迫學生入哪一系，誰又來強迫過自己呢？學經濟爲了什麼？戰後國家需要經濟建設，是單純地爲了這種想法，還是以爲經濟系出路好？時髦？掙錢多？可以多做幾套西裝……他理解不出：他酷好新聞學，想做一個自由職業者，爲謀除大眾的痛苦去努力，他有過美麗的想像，他憧憬的是一個堅貞地時代的報人，可是他現在學經濟了，他漸漸有些恨，也漸漸覺悟出一種看不見的勢力，壓抑着他，困惱着他，誘惑着他。他想翻身，但是逃不出那個圈子，他知道這種力量，是舊社會的風氣，習染而成的後果；多少青年爲了和慾薰心，同流合污在這倒楣渦裏；只要陷進去，想跳是跳不出來，最初是懺悔，失望，怨恨，最後是頹唐，淪落，潦倒；四年大學，只不過是混貨金，混文憑，混自己寶貴的光陰而已，至於到社會上怎樣立足，或流于偏激，他不敢再想，他覺得可怕，眼前那種勢力，像魔鬼般的侵襲着他，他想掙扎起來，頭很沉，不知什麼時候，天已

經黑了，他忘記了吃晚飯，屋裏漆黑的，什麼也看不見。他痛苦，他想睡下去，却闔不上眼，這是來到江城以後最鬱悶的一個夜晚，他擺脫不了，他的眼注視着屋頂，又漸漸射到窗戶上，窗紙有的都破了，突然從窗紙的破隙中，他看見夜天上一顆小星，正發着微弱的光，雖然是那麼微弱，却也光芒閃爍，清澹可愛，頓時他覺得屋子裏有點亮了，也有了點希望，他想起剛才彷彿是一場噩夢，自己已被纏繞在夢中了。充分顯露出一個年輕人的悲哀，稚弱，意志的不穩，信仰的不堅定；他相信自己不會墮落，爲什麼不學自己所願學的東西呢？他開始有了勇氣，他決定改系，決定學新聞，他在床頭摸索出那張註冊單，興奮地起來了，他有點喜悅，也想發笑，他跑到註冊組，已經下班，門上橫着一把涼冰冰的鎖，他一口氣跑到註冊主任的家裏，聲明改入新聞系，交涉好，他又跑到系主任的家裏，一條漆黑的巷子，他去了兩次，系主任都不在家。第三次去的時候，深一脚淺一脚走到門口，輕輕扣扣門，那個新聞系主任白髮老教授親自開門了！

「我要入新聞系，請您簽個字！」夢菲喜歡得想抱住那老教授，尤其是他那一頭白髮，那麼柔滑可愛。

「好！你深夜來此，熱情很高，希望做我最好的學生！」老教授就着些微的星光，熟練的掏出筆來，把字簽了！

夢菲行了禮，一口氣跑回宿舍，天已十一點多鐘，魯野們已睡熟，他愉快的入了夢境……

甜蜜的夢，也是由自己的努力造成的啊！

註冊以後五個人都漸漸的靜下去了，他們開始知道利用自己的時間跟精力，來適應這靜靜的小盆地，他們瞭解痛苦的耕耘，纔有辛勤的收穫。

一個禮拜天下午，有位小姐來找江川，是江川的中學同學王淑英，外文系新生，十足的貴族氣派，性情却是那麼熱情活潑，落落大方，她是一隻美麗的小鳥，她每天在飛翔，她的心純潔，脆弱，受不了委屈

，她的眼睛只看到世界上最燦爛美好的東西。來到這小城，環境使她接觸了更多新的事物，人們都說她可愛，她也相信，自己的美，自己的才學，自己的青春，但是她沒有死心蹋地的愛過一個人，她把人生看得太鬆快，她還那麼年輕，就是有痛苦，當淚光浮上眼角的時侯，她會把它變成笑，變成愉快的一支插曲，你說她的人生觀在什麼地方？誰也猜不出，每每在她扮演一幕血淚的悲劇後，她還是那麼愉快，那麼年輕，那麼充滿了生命的熱同活力。

今天她來找江川，一進宿舍，就坐在江川的書桌旁。看見江川，她像看見一個親人，眼睛發酸，幾乎就要淌出淚來，她拿出手帕在眼角旁擦了擦，半晌無語。

「怎麼了，淑英小姐？」江川關切的問。

「沒有什麼，我想回去！」淑英的頭沒有抬起來。

「回哪兒去？」

「回北平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受不了苦！」

淑英仍舊低着頭，江川看了看夢菲，老周一聲不響的在一旁做着報銷。淑英又說話了：

「我從來到這兒就開腸胃病，學校的飲食，那怎麼能夠吃呢？米裡面完全是砂子，小土塊，我吃了一口，就退伙了，我怕得盲腸炎。」

「我們的資金，只能吃那樣最壞的米！」江川這句話，還沒有澈底瞭解女孩的心理。

「我可受不了，我從來沒有担過這樣的苦。你想想，我因爲飯吃不好，現在鬧着很重的胃病，晚上又睡不好覺，一間宿舍，住那麼些人，想搬出去，又找不着房子，幾夜我都整個的失眠了！」



「淑英，你知道我們現在是當學生！」江川無異火上加油。

「我知道，可是當學生不能受罪呀？我相信我的體重，已經減去好幾磅了，我還要活著，我還要年青。」

沒有人做聲，老周開始摸他那幾根稀疏的鬍子。

「我討厭這個地方，太靜，太寂寞，太荒涼，我是在都市裏長大，我不能活在城裏過鄉村的生活。」

「我千辛萬苦，冒險犯難的離開家，翻山越水的來到後方，我是想嚐試一下天之驕子的大學生活，沒有想到却變成罪人的日子了！」

「江川，你送我回去，我今天來就是求求你送我回去，我們是一道從北方來的！」

「回北方去，不太容易吧！」江川若有所思。

「不，我得回去，我一個女孩，我受不了這樣的苦，我的苦已經受够了，一個多月我幾乎不取想一想我的生活，吃不好，穿不好，睡不好，我想家，想媽媽，想弟弟，我這是受的什麼責罰呀？我太苦了！」淑英聲音有些發顫，顫顫的溢出了悲情。

「前天晚上，我一夜沒睡覺，我睡不着，半夜裏，我點上蠟，拿鏡子照了照，哦！好怕人，我的臉蒼白得像紙，我不相信是我自己，我嚇得哭了，我不該到後方來，我太追悔了！」她開始嗚咽了，把臉兒藏在花手帕裏。

「我爲什麼要有這樣的罪呢？上帝太殘忍，讓我到這兒來受刑，我實在熬不下去了，我想馬上逃出去，江川，你應該救救我，我們兩度同學，我太苦了！」她的淚流出來了，像晶瑩的小銀珠，淌在了唇邊。

「我躺在宿舍床上，想北方的家。我的大學生活，是一個更溫馨的搖籃，秋天時候，到郊外去賞楓葉的嬌紅，冬天夜裏，我願在爐火旁聽窗前的風雪；我喜歡玩幾回音樂片，寫一篇小品，高興時候，溜溜冰

，跳跳舞……但是現在什麼都完了；在我眼前是一片荒蕪的土地，沒有羊羣，也沒有青草的氣息，年輕人在這兒怎麼熬得住呢？這是摧殘我的青春啊，我真的……太……苦……了！」最後她的控訴，像朗誦詩似的，滲溢着傷心的淚，溫情的灑在大家的心靈裏了！

江川低下頭去，賀爾假裝看一本雜誌，魯野不做聲，輕輕的推門出去了，他看不慣女人的淚，老周無動于衷，這情景，夢菲想笑，又回去了。比較難過的是賀爾，他比江川的心腸軟，他看一個女孩，常常是以寶玉的心情去關懷的，他有些着急，他瞞怨江川在小姐面前不會說話，他拉了夢菲一把，夢菲向他丟了個眼色。

這時候全屋靜靜的，淑英小姐的啜泣，一股清泉似的，穿流着大家的肺腑，老周的手又在摸着鬍子，江川忍不住了，他說：

「淑英，我很同情你的痛苦，也很難過，可是你忘記了從北平出發的時候，我同你說，我們首先要做到吃苦這一點嗎？國家打着苦仗，我們能在這兒念書，國家對於我們，不啻是天高地厚之恩，苦又算什麼呢？而且我並不覺得比在軍隊時候苦，吃的住的穿的都可以，只要餓不死能活着，能安下心念書，我們就認為滿足；何必在這個時候求享受呢？我不主張你回去，因為我們是纔從虎口裏面逃出來的！」

江川的話，顯而易見的並沒生效，淑英嗚咽得更利害了，她是需要躲在母親懷裏痛哭一場的。

夢菲想排解這個場面，他變得溫情的說：

「淑英小姐，不必難過了，我們苦是真的，不過精神上找到慰藉，也可以調劑一下，現在回去實在不太容易，江川，陪王小姐到漢江散步：今晚月色一定很好！」

江川陪同淑英出去了，大家做了個鬼臉，淑英臉上還有淚痕。夢菲去參加一個座談會，偏偏那晚一陣烏雲湧出，月亮沒有上升，而且天陰得很沉，像是暴風雨來臨的樣子，風越刮越大，他感嘆天氣變幻之快

，他不曉得江川在這黑夜裏怎樣伴同淑英出遊，座談會完後，已是十一點多鐘，經過傳達室，他發現自己一封信，哦！是封家書，他的手有些顫，他怕出什麼事情，藉着門口的馬燈，他打開了，果然幾句平安的家常話後，突然告訴他外祖母一年前病故的消息，那在兒時最愛他的老人，他哭了，偷偷把淚擦掉，心亂如麻；他走出學校，夜風吹開他的頭髮，宿舍的路上，沒有星，沒有月，一片漆黑，大操場像沒有邊際的苦海，他的脚步沉重，痛切感到自己是個無家可歸的孩子；他進了宿舍，魯野們都睡了，賀爾也早就入夢，只一盞半明不滅的菜油燈，閃閃爍爍，他坐在床邊，把家書舖在小桌上，外祖母慈愛的面容，一陣陣絞痛他的心，他咀嚼兒時情趣，淚光模糊，窗外幾枝枯籐，風把燈花吹成綠色，他痛苦的靈感衝上來，他抓起筆，手不停揮的寫着，他從內心裡面哼出一個調子，菜油燈照着他發紅的眼睛，他隨着情感的起伏，譜出一支淒涼的夜曲，他在紙上寫着：

人生如黑夜行路，失不得足，整個人類都在黑夜裏徬徨摸索，沒有家，沒有國，他們呼

喊天明，他們要求陽光……

這主題使 he 想到千萬沉淪的苦難人民，他連續不斷的低唱着兩句詩：

黑夜茫茫，

路兒長，

何處是故鄉，

何處是故鄉？……

一 13 一 他一面寫，一面唱，一面流淚，燈光變得更弱了，他的靈感也越豐富，夜兩點時候，他意興尤濃，魯野在床上醒了，催促着說：「夢菲，這麼晚了，還不睡？」夢菲沒做聲，也許沒有聽見，魯野又睡去了，當他又一覺醒來時，夢菲還坐在那兒，吟哦不絕，頭髮如一堆亂草，魯野披衣下床，到他身邊，見信紙上

淚痕斑斑，樂譜滙成一條條河流，他拍拍他，親切的問道：「你在寫什麼？」

「我接到一封家信！」夢菲似乎又沒聽見。

「家怎麼樣？」

「家破碎了！」

「你在寫什麼？」

「我譜一支夜曲，人生如黑夜行路，失不得足！」

「燈快滅了，明天再寫吧！」

「不，你聽窗外有鷄啼！」

「天還黑着呢？」

「不，當你睡著的時候，我已經寫出光明！」

「那麼，快完了吧？」

「沒有，人們還不知道向光明的路上走！」

魯野又睡下了，他第三次醒來，天已發亮，夢菲把頭歪在桌子上，帶着笑容睡去，他的右手還拿着筆，底稿壓在胸前，上面綴滿感情的珠網，他的曲子完成了！

第二天晚上，天晴了，秋螢亂撲，月華如水，小城一片星雲，靜靜的像輕紗也似的羽毛，人們都悄悄的睡下，悄悄的安祥幸福，一切都沉落在一個夢幻的世界裏。

夢菲躺在漢水岸邊的沙灘上，他一個人孤獨的在那裏，他為什麼一個人跑到那兒，他自己也不瞭解，只覺一陣興起，他來了，他的意念是漢水曾經溫暖過他戰鬥的歲月；他枕着一個提琴，月光照着他蓬亂的頭髮，月光太亮了，世界太靜了，江水悠悠的在月光下泛起銀波，流得那麼細弱，那麼柔靜，江邊的草，

綠了又枯黃，人世間的痛苦也更加深……

夢非讓月光溶化了他整個的軀體，他幾乎祈求月色。攏住他過往的傷懷，遙遠的一股不可捉摸的戀情，苦纏着他的魂靈，他站起來，水光月光洒遍大地，小城染上一層白茫茫的霧，這世界美極了，也靜極了，連一點聲音都沒有了！

他輕輕調起琴，帶着極重的傷感，還沒有拉開弦，他的眼睛已經濕潤。他的手腕，輕輕的顫動，他奏出那一支淒涼的夜曲……

「黑夜茫茫，路兒長……」 「何處是故鄉？何處是故鄉？」

那聲音顫動在琴弦上，細微的，纖弱的……漸漸勻和了水光月光，瀰漫了大地，飄向沙灘，草叢，村邊的林梢上了。

那聲音使人扯起迷惘的哀愁，許多追戀的影子，深沉的往事，都輕輕的浮漾出來了！

那聲音又像一位少女，伏在愛人懷裏，低低的啜泣，她心坎裏蘊藏的悲情，淙淙的傾洩出來了！

那聲音飄上琴弦，琴弦上月色清明……

夢非的臉，潤滿了光淚，他的頭髮披拂到額角旁，琴韻悲吐着一個歌泣的故事。調子也越來越哀淒，漸漸江水嗚咽了，沙灘，朦朧了一層涼沁沁的月色……他閉上眼，緊撫着心房，他不再想什麼了，整個大地浸滿憂鬱的顏色，他宛如解脫了痛苦，那嫋嫋的弦音就是他的生命，他的記憶，他的懷思……他想不出什麼了，也看不出什麼了，他的心靜靜的向下沉向下沉，陷入了沙窩，陷入了江水，最後他漸漸的忘了自己，忘了世界，忘了整個的一切……他沉沉的捉住了一個夢，待他醒來，月色金黃，他的手還撫摩着琴弦，他的雙頰，淌滿了淚，淌滿了銀珠，淌滿了光彩，他動也不動，兩眼一道寒光，像一箇金甲的武士……不知什麼時候，他後面靜靜的站着一位十五六歲穿白衣的少女，窈窕身裁，瓜子臉兒，一雙眸子像兩

灣清澗的秋水，她痴痴的望着夢菲，夢菲也痴痴的望着她，兩個人都呆了。

夢菲擦一擦他那模糊淚光的眼睛，他在悲哀裏，漾出一朵燦爛的花，他提着琴轉過身來，那少女微微後退。江風飄起她的頭髮，她的白衣薄薄的斂了層月光，她雙頰羞怯的紅了！

「你是誰？」夢菲發問了，這情景像夢：

那少女沒有回答，輕輕往後退，她想走，又像有許多話說不出來，她想逃出這陌生的場面，却又戀依這月光下的柔情，她越發羞怯，脚步也退得越快，她想轉過身去走了！

「我願意知道您是誰？」夢菲像是在自語。

「我——是——林——蘭！」少女停住了，她用那樣明亮的眼睛看了夢菲一眼。

「哦！林小姐，月白風清，坐下來談談好嗎？」夢菲有些懇求的神氣。她又沒有做聲，却遠遠的坐下了，她坐得那麼安祥，那麼嫺靜，她混身是雪白的月光，那麼嬌美，那麼酷似一個抖着雙銀翅的安琪兒！

「林小姐爲什麼一個人在江邊上徘徊？」

「我愛這有月亮的晚上，我愛這個地方，戰爭讓好些年輕人，連看看月亮的時間都沒有了！」

「你在這小城裏面……」

「我在這兒讀書，小時候跟爸爸學古詩。」

「這地方好嗎？」

「哦！先生！」夢菲這句話，使她很驚訝，臉上有些嬌嗔，她想站起來，但是並沒有動，接着說：「這兒是我的故鄉，十六年了，我沒有離開這兒一步。我愛着她，就像媽媽愛我一樣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來還不久！」

「我愛這兒的山，這兒的水，這兒綠汪汪的稻田，我覺不出世界有多麼大，因爲最美的東西都在這兒

了！」

「你喜歡我們外鄉人嗎？」

「從去年起，江水流得急了，媽媽說，日子快變了！」

「是因爲我們來嗎？」

「誰知道呢？這兒環境太美了，多少年來，我們只聽見一聲聲鶉啼，太陽出來了，爸爸去插秧，媽媽紡線，我就在稻田旁的水草上，漸漸的長大。」

「你知道有戰爭沒有？」

「那是你們帶來的，媽媽說，兵工廠的長笛，會叫來飛機的。」

「你們生活就過的這麼美滿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只曉得春天裡桃花開，我到江邊去拾花瓣，一拾就是一大筐。菜花開了，我插在壟上，蠶豆花開了，我紮成蝴蝶。」

「夏天呢？」

「幫着媽媽打麥子，麥芒堆成山。」

「秋天呢？」

「桂花香，飄滿城，新米上市了，那麼嬌嫩，那麼可口，跟妹妹到東山去摘林，紅葉爛漫，我們在那兒大嘴的吃菓子。」

「冬天呢？」

「沒有彌天的大雪，江水緩緩的流，我撐着批把，聽着爸爸叫明年的春耕！……」  
夢菲沒有勇氣再問了，少女也不再作答，只見江上清風，吹拂着明月，大地上再也沒有聲息，一對少

男女女的心臟，靜靜的跳動着，隔得那麼遠，夢菲不敢看一看她臉上的光彩。他坐起來，又不知說什麼好，她還是個孩子，她只看判美。看到善良的人心，她不能使她知道一點點罪惡，突然他想起一個問題，輕輕的說：

「林小姐，你的故鄉這麼好，還缺少一樣東西！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

「年青的活力！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這水鄉缺少讀書聲。」

「還缺少音樂聲，歌聲！」

「對了，我們爲你們帶來戰爭，也帶來青春的智慧！」

「我不明白！」

「你喜歡音樂嗎？」

「我喜歡，我從小就是酷愛音樂的孩子，今天晚上，我被音樂感動得流淚了，先生，你的琴可以讓我撫摸一下嗎？」

「可以！」夢菲站起來把琴遞給少女，少女神秘的抱在懷中了！

「就是這琴啊，它發出的聲音，使我的心都傷透了，先生，真正的日子，不是這樣的悲哀吧！」她愛慕的撫着琴，眼睛發着奇異的光彩。

「也許是的！」

「哦！那太苦了！這曲子叫什麼？」



「夜行曲，林小姐，人生如黑夜行路，失不得足！」

「我不大明白！」

「苦，我們不怕，只要奮鬥，就有光明！」

「是的，一年了，這兒來了許多年輕人，我奇怪的看着他們的臉，我常常深夜禱告，願意給這小城帶來幸福，這兒的日子太靜了！」她睜着一對渴望的眼睛。

「以後會不會還是這樣的靜呢？」

「我猜不出，我担心長大以後，我自己慢慢的會變了！」

「慢慢的會變了！」夢菲咀嚼着這句話，却回答不出，少女把琴遞給夢菲，低低的說：

「夜深了，家在江邊，我要回去了！」

她站起來，羞怯的看了夢菲一眼，月光更皎潔，她邁着軟軟的步子，輕悄的，緩緩的往回走了。她走得那麼端莊，那麼寧靜，那麼含蘊着無限深情，……，最初還望見她那綽約的身影，漸漸的越走越遠，越走越遠，只剩下片模糊的月色……

二

三個月後，周天德的報銷已經做完，他鬆了一口氣，從報銷寄出去那一天起，他便整天躲在圖書館裏，看經濟學概論，江川賀蘭在各方面表現得都很活躍，魯野的功課比較忙，他的心確實是靜下去了；聰明的人，會說這小城，依然如一湖春水，平靜無波，萬千學子可以在這兒安下心讀書了！

只有夢菲，担心這是個沉痛的隱謎，學校仍在風雨飄搖中半浮半沉，新同學渾渾噩噩，摸不清大局的關鍵，他們多半還夢囈着求知的事，舊同學心潮漲落不定，頹唐的就混下去了，理智點的，聽見校鐘在殿角旁發出的聲音，最初還覺出，這裏面充滿生命的力，等到環境使他變得神經質的時候，便連僅有的一點歡情，也化為灰燼，最後變成了麻木……

學校是座寒村的古寺，又像高大鈞衙門，青年們從遠方來到這兒，是不是爲了求超度來生，或是來當一名衙役；誰也無法解釋，而且在這小城，中國人民還保留過往「老死不相往來」的傳統習慣，由于學校遷到此地，同學常常跟本地百姓，發生心情上的隔闕，一個同學到飯館吃飯，因爲找錢關係，誤生口角，跑堂的竟把菜刀舉起來，那個同學嚇得扔下錢跑了！

緊接着物價漸漸的高漲，同學們吃不飽了，冬天已經下過一場雪，還沒有棉衣，飢寒交迫，生活是鬱悶的苦，寂寞的苦。沒有調劑，沒有正當娛樂，沒有書可讀，許多人想靜下心，真正學一點東西，不可能，這兒是一片荒土，人們餓着肚子，沒有閒情，也沒有耕耘的工具。

戰爭是長期刻苦的，誰能担憂勝利的日子呢？還鄉路上，彌漫着霧，這幾天，女生宿舍常常有人，對着牆角，低低彈着淚花，你輕輕問她，想家嗎？她沒有回答，在心裏面又輕輕落下淚！

夢菲首先觸到的，是劉曼萍，她近來的痛苦更加深了，她是一個本性純良，好傷感又多少有些懦弱的  
女孩，她愛一個人，便那麼死心蹋地的把什麼都給了他，從來不顧及自己的痛苦，等到一切都不可收拾的  
時候，她就將自己完全交給運命，她常常說她自己本身就是一幕悲劇，她的淚也一定有流乾的時候；夢菲  
知道她很鍾情賀爾，她喜歡賀爾那種風流瀟灑的樣子，可是賀爾却不見得喜歡他，賀爾是少爺脾氣，一切  
都講玩，他對於曼萍不過是稍稍能潤澤一下他的心靈罷了！

這天晚上，夢菲悄悄的走到女生宿舍，他發現曼萍的屋裏，有燈光，他從門窗的縫隙往裏看了一眼，  
賀爾坐在床前，曼萍坐在對面的椅子上，兩個人黯然而無語。夢菲站在窗外了，他屏住呼吸，想觀察一下他  
們的動靜！

正是晚飯後，上自習時候，院子裡沒有人，一切都靜，曼萍輕輕吐了一口氣。

「賀爾，蔡文生瘋了，你知道嗎？經三的！」她說得那麼低沉，又那麼悲悽。

「爲什麼？」賀爾有意無意的問了一句。

「還不是爲了失戀，苦悶，窮，沒有書念！」她似乎有些同情蔡文生。

「我知道。」賀爾冷冷的。

「我親眼看見他在街上跑，好些人跟着他嚷，看瘋子，看瘋子，他混身上下只圍着一條氈子，頭髮蓬  
亂着，他高聲的講演，嘴角上流着白沫，聲音都發啞了！」曼萍像是在回憶，她有點怕那情景，聲音發着  
顫抖。

「我知道！」賀爾又是這樣一句。

曼萍着惱的急急的嚷着說：「你知道，你知道什麼？」說完嘆喏一聲她又笑了，賀爾也笑了！  
停了片刻，曼萍又殷切的問：

了！

「賀爾，聽說有些人拉你入團，又有些人拉你入黨，你打算怎麼辦！」說這話的時候，曼萍站起來

「我不知道！」賀爾在心裏發笑！

「你不是不入團，依我說，團，表視得比黨活潑，有青年氣。」這明明是內心的關切！

「我不知道。」賀爾却皺了皺眉頭。

「拍」的一聲，曼萍把拳頭重重的往桌子上一擊，環着說：「不知道，出去！」

「再見，劉小姐！」賀爾衝出來了。

夢菲恰好藏在一棵樹後，他望着賀爾走遠，屋裏的曼萍却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，哭得那麼悽切，那麼哀婉，幾次他都跑到屋裡勸她一番，但是他的腳，沒敢動一步，他輕輕的退出來了！遠遠的，走出禮堂，曼萍的哭聲，還隱隱約約的蕩入心扉。他腦子裏盤旋着一個問題，賀爾真正入團了嗎？這兩天學校，黨派，同鄉會，系會的領導人，都在紛紛找幹部，請客，開會，拉同鄉關係，大家你爭我奪，在暗中實際上已經掀起一個曲線的鬥爭。夢菲很奇怪黨派為什麼也跑進研究學術的最高學府，弄得烏烟障氣，險象環生，同學們更不能安下心去讀書，他曾經問過政治系四年級一位同學，那是個國民黨員，他得到的回答是：「青年是政黨的生命，誰不愛惜生命呢？你不爭取，就被別人奪去了！」這結論證明黨派應該打進學校的理由，夢菲有些不解，他深深感到，中國的一切都黨化了！

第二天早晨，他遇見賀爾，並沒問他關於黨團的事情，只告訴他在心潮平定下去以後的三個月，一個新的危機恐怕又泛上來了。這時候應該增強自信力，不為一切所動蕩，爲了避免這種書本以外的刺激，可以少露一下鋒芒。

賀爾點點頭，匆匆的走了，前面佈告欄內圍着一大羣人，非常擁擠，夢菲湊上前去一看，是區黨部跟

青年團徵求團員黨員登記的佈告，同學們七嘴八舌，正議論紛紛。

「我們去登記吧！現在凡是黨員團員都吃香！」

「登記這有什麼用，露出自己的招牌更不好。」

「我是無黨無派！」

「什麼，沒有政治立場，這種時代，你能站得住腳嗎？」

「我不是黨員，你介紹我入黨吧！」

「入黨做什麼？陳腐，死氣沉沉。還是入團好！」

「團又算什麼？幼稚，只顧表面，不講實際，一羣毛孩子，做的了什麼事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夢菲一陣難過，他感到這些純潔的青年，被政潮弄昏了，他們忘記自己是來讀書，是來求高深的學問，佈告上那兩張大紅紙，正是兩座壁壘，雖然貼得那麼近，顯而是在對抗，正如同青年團向區黨部的辦公室，遙遙相對，從裏面出來的同志，不約而同的都向對方審慎的看一眼，漸漸的也夾雜着仇視的成份了！有時一些同學走在前面，後面便有人指點「這是區黨部的」，「這是青年團的」，他們常常澈夜辦公，那種工作熱的辛勞，也確令人欽仰無已。

夢菲開始注意賀爾的行動，只覺他最近一切都很快，也很緊張，夜裏常常回來得很晚，幾乎每晚上都去參加一個會；更奇怪的，他漸漸向江川變得很疏遠，像是冷淡，又像故做迴避，只要一見兩個人就開始辯論，由辯論也許生一點小誤會。好像每人面前都有一堵牆似的，誰也不願意把它推倒，夢菲不知道這是誰在做祟，去問周天德，天德說：「他們兩一定在爲戀愛爭風。」可是又找不出對象來，這樣悶了有兩個禮拜，魯野告訴他說：「賀爾入團，江川入黨了！」夢菲心裏一驚，魯野接着說：

「我並不反對，只要他們能忠實于黨，忠實于國就行了！」

「你究竟怎麼樣？」

「我自有路子！」

「魯野，咱們幾個人，可稱得起是肺腑與共肝胆相照的好朋友，可是如今都彷彿有層隔膜似的，對面談話，都相互有戒心，怕探聽出什麼秘密一樣？」

「這是內心的鬥爭！」

「我反對！」

「夢菲，不加入黨派，也不能安心讀書，你別拖在時代的後面。」魯野踉蹌的走了！

夢菲去找賀爾，一見面就問：「賀爾，入團了嗎？」賀爾坦白的承認了，並且告訴夢菲他被選為宣傳股股長，最近將組織青年劇社跟嶺南音樂學會，他說得很來勁，他正在物色女演員，他想邀淑英參加，又怕江川不願意，因為江川對淑英把得很緊，兩人關係相當密切，夢菲說：「我去找江川！」他逕往法商去了，江川正在寫一篇文章，見了夢菲笑着說：「你躲到是非圈外去了，怎麼老不見你？」夢菲沒有回答，問江川是否入黨，江川又爽朗的笑了！

「不要問我吧，夢菲，我如果要問你，賀爾在你面前，說我的壞話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自己弟兄，有什麼壞話可說，他最近正組織青年劇社，拉女主角，他想徵求你的同意，請淑英參加！」

「不行，他是誠心跟我做對！」

「你倆爲什麼老鬧意見？」

「當初我勸他入黨，他却入團，看誰幹得起來？」

夢菲證明江川入黨了，他像做了一場夢，他沒有勇氣再去問周天德，他懶懶的跑到城外郊野上散步去了！

日子一天天在苦難中過去，冬天給這小城，帶來多少不幸的消息，環境迫使同學又漸漸的不安靜了！街上除去流傳着蔡文生同學瘋了的新聞外，最近常常因為本地商民跟外來同學感情的不睦，鼓蕩着一股激憤的行動，大昌紙烟店，因為賣假烟，被同學們砸了，春來飯店因為拉偏手，也被搗毀了，同樣春明日報，因為亂登消息，也被破壞了，小城的心臟，整個受了震動，空氣中潛藏着一股仇恨的氣息；痲病苦……一連串的災難，壓抑着人們的情感，校內也常常為一件不相干的事情，發現互相傾軋的標語，隨貼隨撕，牆上都是紅紅綠綠的一片；有時一進飯廳，飯桌上發現許多小紙條，上面都是對現實不滿，各種煽動的語句，有些人看了就撕成碎塊，有些人揣在懷裡，又神色倉惶的掏出來；夜間出門到法商去，常常遇見腰帶手槍的同學，人們都知道法商是藏龍臥虎之地，新生們尤其小心突突，怕一不留神，就隨便為你帶上一頂帽子，于是你就開始染上一種色彩，有些同學，看清這一點，便抱定不論國事，不出風頭的宗旨，每天除去上課以外，便到圖書館看看書，到街上泡泡茶館，到青年會下下棋，到漢江邊散散步，不談黨派，不問政治，一切都裝做看不見聽不見，一旦大的風浪來了，自己被捲入漩渦。便隨波逐流的浮沉幾下，一到風平浪靜的時候，大潮退後，自己仍就相安無事；周天德便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人物，夢菲雖然反對黨派打進學校，但對這種不聞不問的人生，他認為是沒有主見，沒有眼光，沒有時代敏感，他幻想着一種新的誘惑。他想使青年，不藉黨派政治的力量，以純學術的立場，來激發愛與俠的原素，以拯救國家，拯救民族。他的想法常常為現實打破，在每週座談會上，一次他的講題是「思想向哪兒走？」他開揚這種做法，發揮了許多議論，但結果却失敗了，他的呼籲，沒有反應，他得到的批評，是戰時大學，沒有書，沒有教授，沒有靜靜的心情，上哪兒去求高深的學問，沒有高深學問，又怎麼能有做法，因此最後的評語，是「

「空言無補！」

他講後第二天，魯野在座談會上主講了，他的講題是：「第三國際解散後的蘇聯」，他不知從什麼地方搜集了許多資料，講得有聲有色，講完散會以後，他拉夢菲到校外的松林裏，藉着星光，他掏出一件東西，笑着對夢菲說：

「你覺得我講的奇怪嗎？」

「不，你講的很好！」

「你看！」魯野將手上的東西，遞給夢菲，是一枚徽章：「你看我加入讀書會了！」

「讀書會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！」

「是的，我跟你說過，我自有路子！」

「你的看法怎麼樣？」

「大勢所趨，中國需要民主，百姓們也該翻天了！」

夢菲點點頭，魯野緊緊握住他的手，兩眼射出光芒，那麼尊嚴，那麼恐怖。

「夢菲，你不同別人，你該是一個忠實的同志！」

「不，我也有我的看法！」他回答魯野那話並沒有力。

「好！那像你幫我一下忙，每天小組討論會由我主持，討論題目是：「中國是否一黨專政？」請你寫我擬個大綱。」

「可以。」兩個人分手了！

第二天，賀爾興匆匆的跑來，告訴夢菲，嶺南音樂學會，業已組織成立，正擴大徵求團員，已經有五十人報名了，青年劇社，曼萍的台柱，正在坤青場的「北京人」，曼萍飾思漪，每天讀台詞很勤，他還說，告訴魯野讓他謹慎，有些人已經開始注意他，夢菲想起曼萍，笑着問：



「最近跟劉小姐怎麼樣？」

「還好，不過他太感傷，也太懦弱。」

「因為他得不到你的溫情。」

賀爾笑着跑了，夢菲看出他加入團參加工作以後，精神比從前格外暢快，似乎又年輕了許多，但是他的課缺得也不少，晚上再沒有時間，聽到他朗朗的讀英語了。

就在那幾天，學校的壁報，顯得分外活躍，不過純粹學術性的並不多，除去幾家輕鬆的政性東西外，青年團的「中國青年」，跟區黨部的「五十年代週刊」，顯而易見是在分庭抗禮，另外「讀書會報」，是獨樹一幟，內容相當充實有力，隱隱約約，這塊地盤，已為三種意識所霸佔，上面常常發現互相攻擊，對着謾罵的文字，如果一篇文章，寫得露骨，寫得痛快淋漓，當天晚上，這篇東西，便被人撕走；第二天壁報塔，就貼上一張紅紙，上面寫着：「嚴懲特務，」旁邊一張大佈告，却寫着：「打倒赤色份子！」針鋒相對，各不示弱，最初同學們還用好奇的眼睛看一看，最後也就司空見慣了。這種鬥爭的過程，奇怪的是，學校並沒露出嚴加管束的態度，一大部份同學却在隔岸觀火，夢菲意識到，環境不管多麼艱苦，鬥爭只是少數人的行為，大多數青年，都還想安下心靜靜的讀點書，這是中國戰時大學的一點轉機，他有些歡喜，一陣興起，他想去找江川談談這個問題，正好江川在宿舍，一見面就說：

「夢菲，你來得巧極了，我跟你去看幾個同鄉！」

「在哪兒？」

「魁星樓那間小房子裡，那地方很雅緻，我們常常在那兒開會。」

「你們如果開會，我就不去。」

「不是開會，大家隨便談談。」

兩個人出去了，八點鐘商店都已上門，遠遠望去，魁差樓的頂端，閃閃爍爍的有燈光，他們走在樓下，殿角的鈴鐺，被風吹得直響，窗子裏面，影影綽綽的人影在搖盪，燈光顯得黯弱凄慘，他們走到樓下，一片漆黑，左邊有個小門，江川輕輕拍了三下，又拍了一下，樓上有人問「誰？」，江川答應「我」，門開了，開門的是個工友，他領着穿過第二層門，上樓梯，又轉了一個灣，一步一摸索的走到頂端，最後一道小門開開，到了；這簡直是一座秘密機關，想不到這間小屋竟坐了十幾個人，夢菲江川一進去，都站起來了。江川首先搶着說：「這位就是邵同志」大家連連嚷着：「歡迎歡迎」，夢菲覺得這情景有些異樣，便沉默的坐在一邊，不多發言；江川將那些人一一介紹，都是高年級的同學，大家隨便談了會天，話題漸漸轉到一個新的目標上去，江川介紹一個楊姓同學道：

「這是區黨部的總幹事，我們的老學長。」

「以後多多指教。」夢菲欠了欠身。

「不敢，不敢；大家都是同學。」

「夢菲是一個標準青年，可說得上是品學兼優。」江川又指着夢菲向大家說。

「久仰久仰，」楊總幹事笑得那麼高興。

夢菲謙遜了一下，楊總幹事又笑着說：

「這可是義不容辭，邵同志應該幫我們的忙。」

「我們請邵同志負責宣傳好了！」江川向大家熱烈的提議。

「好！贊成。」一陣愉快的掌聲。

不容夢菲反駁，談鋒馬上轉到戀愛的糾紛上去；一個同學嚷着說：

「江川，你跟淑英打得火熱，簡直要比翼雙飛了！」

「誰說，沒有的事。」江川在否認。

「聽說賀爾有向淑英染指的意思。」

「他敢！」江川的話一出口，大家哈哈的笑了。

「其實劉曼萍追賀爾，他也該滿足了！」

「他如果滿足了，也就不去找淑英了，這就叫做太太總是人家的好！」

「這幾天，淑英跟我說，她常看見劉曼萍一個人在臨風洒淚！」江川像回憶似的說：

「她是在練習做戲，北京人快上演了！」

「對了，我想起一件事。」楊總幹事對江川說：「江同志，我們五十年代劇社決定組織成立，你趕緊籌備吧！」

「人選已經大致就緒，女演員讓淑英去找，我們第一個脚本，是夏衍的「愁城記」，曹禺的戲，在這小城演得太多了！」

「劉曼萍，我們是不是能拉過來？」

「我們這裏面，誰追她，誰打算追她，都可以試一試。」

夢菲心裏一驚，他有點坐不住，站起來告辭，江川送他出門，夢菲瞞怨他說：

「你不能這樣強拉我入黨。」

「你幫幫我的忙。這兩天風聲很緊，我們不能讓好同志被別人拉了去！」

「我不能這樣做。」

「我們是好朋友。」

「朋友是朋友。」

「夢菲，你暫且先考慮一下，明天給我一個肯定的答覆好吧，再見！」江川輕輕把門關上了。

夢菲鬱鬱不樂，夜已經很深，縣政府門口還有兩家茶館閃爍着燈光，他低着頭一步步的走，腦子裏滲雜着不知多少問題，突然有個人把他膀子一拉，他一看是魯野，魯野說：

「夢菲，我跟你有些句話說，咱們到茶館來談。」

兩個人走進茶館坐下，伙計端過一盞菜油燈，燈光下魯野的臉是那麽深沉而又嚴肅。

「你考慮好了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的路子！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

「我自自有我走的方向？」

「夢菲，你的眼睛應該明亮，你還要走人家不走的路子嗎？這次戰爭，什麼都澈底的變了！」

「我還有自信！」

「你的自信，正是你失敗的焦點。我們爲什麼來念書，還不是想求得高深的學問，過去你勸我女下心讀書。我纔立志加入讀書會，現在我反而來徵求你做我的同志了。」

「我想做一個純粹赤裸裸的青年。」

「這時代你可能？」

「我想試試！」

「你禁不住大的風暴，你善良，你感情太重，你禁不住大的誘惑，大的壓制。」

「我試驗着來過制自己。」

「你要小心，江川，賀爾會拉你上鉤。」

「我不會。」

「好，我們睡覺去吧！讓我再握一握你的手，希望在內心裏你應該早已經是我的同志了！」

魯野臉上露出微笑，回到宿舍躺在床上，夢菲一夜未曾入夢，他在籌劃怎樣擺脫這些難題，第二天上午有一點鐘「國際政治」，他正坐在那裏聽講，有人遞給他一封信，打開一看，是賀爾來的，但字體娟秀，筆畫柔軟，不像賀爾的筆跡，再一看信尾，註着「曼萍代筆」四個小字，心裏的跳了一下，他開始讀信的內容：

夢菲：

我不忙了，但精神也太愉快了！我深深覺出只有參加「團」，纔能找出生命創造的意境，「團」是國家的新血球，是民族的新細胞，做一個革命青年，應該不忘此千載難逢之機。朋友，我真歡喜，我有了工作熱情，這熱情是多麼寶貴的血液啊！我常常說「年輕」應該解釋為具有戰鬥性的「青春」，「團」就是這種希望的象徵。夢菲，我要稱呼你為同志，你坦白，你正直，你有熱情，你也有潛藏的毅力；在我們當中，有多少人不如你，也有多少人在惋惜你失掉這時代的機運，你承認嗎？你懺悔嗎？不，因為你要真摯地跳到我們這陣營裏來了！哦！朋友，歡迎你，「團」需要你，你需要「團」，歡迎你來！歡迎你參加！歡迎你工作！我，曼萍，更多的志友……

賀爾

夢菲頓時惶惑了，他的手有些顫抖，他的意識已無所憑藉，過去二十四小時以內，三種不同的壓力，浸蝕着他的意志，他的思想，他有些迷惘，他的判斷已經模糊，他應該走的方向，也籠上一層苦霧，他開

始困憊了，也開始徬徨了，他想擺脫一切，靜下心去聽講，不可能，他站起來了，走出教室，走出學校，走出城門，他來到廣大的田隴上；一遇外界壓力使他心潮激蕩，無法安靜的時候，他便到田野間去散步，田野是坦潔的，溫熱的，沒有勾心鬥角的懷抱，它的坎坷，也正是人生不平的運命，但絕對是一個人自己邁下去的，而不是被人強迫挾制着走下去的，那麼運命的好壞，也正是脚步勁健與孱弱的成果，有一定的收穫，也有一定的評價。

他默默的走，心頭也默默的想，他恨這個環境爲什麼不能讓一個好青年，自由的歌唱，縱情的呼喊，等到羽毛豐滿的時候，便可以自由的飛了出去，偏偏在羽毛未豐的時候，就關他在籠子裏，受人家支配，受人家利用，硬逼着自己走不願意走的路；是貪圖籠子裏的穀粒金黃嗎？還是愚弄者的手，要出各種不同的花樣，將自己的眼睛惑亂了呢？他有些茫然？入黨？入團？還是參加讀書會？在他眼睛裡頓時顯出江川，賀爾，魯野的影子來，那三個人對他都是那麼誠懇的期待，熱烈的符望，三個人都招呼他是忠實的同志，他們的手，又都是那麼溫熱，向那兒走？投向他？他們誰的力量最大？自己又喜歡那一種？將來哪一條路子能成功？……這些問題雨點般的向他腦子裏襲來，他痛苦，頭有些疼，不知不覺已經走到附中草坪的左側，那綠茵茵的一條小河旁了，雖然是冬天，正午的陽光，和煦的撲向大地，嶺南天氣環像初春；他望望田野，遠遠的山，遠遠的江水，遍地的麥苗，蠶豆田，一陣風拂過，河畔的蘆花搖擺不定，原野是多麼靜，多麼安祥，他輕輕的舒了口氣，喃喃的說：「讓我作原野的孩子吧，我需要安靜！」他發現遠遠的樹下草地上，有個女孩子躺在那兒看書，她的眼睛背着陽光，頭髮鬆鬆的，一隻手支着頭，後背貼着樹幹，她看得那麼悠閒，那麼美好，她也許正觸到一段動人的情節，半閉着眼睛，在細細的咀嚼，細細的回味，哦！情節是那麼膩人，也那麼惱人，不，他也許已經睡熟，輕輕的，軟軟的，睡得那麼溫馨，那麼甜美，夢非羨慕這孩子的清福，他不敢驚動她，他停在遠處，等了一會，那女孩翻了個身，一凝神，她驚喜的叫

了一聲：「邵先生。」

「哦！原來是林蘭！」夢菲心裏說了一句。

林蘭跳着跑過來，三個月不見，她的雙頰變得更紅，神態也更美麗，她那麼熱情天真的捧着一本書站在夢菲面前。「邵先生，許多天不見，你好嗎？」

「好，謝謝你！」

「你看我這本書——愛的教育。」

「很好，我小時候讀過三遍。」

「邵先生，你爲什麼不找我去玩？」

「我沒有功夫。」

「你瘦了，邵先生！」林蘭水汪汪的眼睛露着關切的顏色。

「冬天了！」夢菲摸了摸下巴。」

「你吃得不够營養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安不下心去讀書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心裏頭有事。」

夢菲默然。他往河邊走去，林蘭跟着他，他靠在林蘭睡覺的那顆柳樹上，悵望着河水無語。

林蘭蹲在他的脚下，仰着頭笑嘻嘻的問：

「邵先生，你心裏頭一定有事，告訴我，我給你想辦法。」

夢菲笑了，指着河水說：

「林蘭，你看冬天的河水，還流得那樣綠。這兒永遠有春天？」

「你心裡頭卻沒有！」林蘭那麼純情的笑起來。

夢菲又沉默了，他看着林蘭，她像一隻小鳥般的，伏在他的腳下，那麼純潔，那麼可愛；他有點傷感緩緩的說：

「孩子，我心裏沒有事，我不會瞞你的，你的心太好！」

「邵先生，你那支夜曲，我已經會唱了！」

「你還記得……？」

「那個有月亮的晚上？是不是？」

「哦！林蘭，你太聰明了，你爲什麼今天不上課？」

「今天考音樂，我唱完就走了！」

「你唱什麼？」

「就是你那支夜曲，邵先生。陪我再唱一遍吧！這河水就像那江水，這陽光就像那月光，可惜你手上沒有琴！」

「我有心弦！」

「好！」林蘭站起來，兩個人開始唱那一支夜曲，唱完，夢菲黯然，林蘭偷偷把漾出的幾滴淚花擦乾，悻悻的吐出幾個字：「人生如黑夜行路，失不得足！」

「林蘭，你說是關在籠子裏的鳥兒好，還是飛在天空裏的鳥兒好？」

「關在籠子裏的鳥兒……」



「怎麼？」

「不好。」

「你這孩子！」他當下想把黨派的煩惱，告訴林蘭，又怕林蘭不懂，幾次話到嘴邊，又嚥下去了，最後他說：

「林蘭，你告訴我，你說我應該走哪一條路，是一條自由的路，還是一條有顏色的路，一條有政治立場的路，一條有作用的路。」

「我不懂，不過我覺得你應該走第一條路。」她伸出一個指頭：「自由的路 那路上沒有人管你。只有你自己，管你自己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真的。」

「呵，是的，我現在明白了，你看剛才我像發愁的樣子嗎？」

「你像有心事。」

「沒有，我有點想家，不，我有點懷念戰爭，哦！再見吧，孩子，我要走了！」

「什麼時候我來玩？」

「有月光的時候。」

「帶着琴……」

夢非走了，他走得很遠的時候，林蘭還望着他，他加快腳步，邁進一座樹林裏去了，歸途上他的心情不像來時那麼沉重，他好像有了希望，也有了路子，雖然有些渺茫，却覺得不致于徬徨無主了！

從那天以後，他很少外出，每天躲在圖書館裏看書；他在計劃一種超黨派超政治的號召的刀量，那力

量也許有一天會發生作用；他更細心觀察賀爾，江川同魯野三人，他們又在爐火的變化，團務黨務的活動，使賀爾，江川幾乎喘不過氣來，相反地魯野却真能安下心讀起書來了，他幾次同夢菲表示讀書會的會員，第一個任務，就是讀書；每當他徵求夢菲入會的時候，夢菲總是報以無言的微笑，魯野也不勉強，他說：「會員應該是自己投向她的懷抱的！」另外區黨部五十年代劇團爲了慶祝民族復興節，「愁城記」已經排排，青年劇社的「北京人」，也日夜加緊演習，同樣讀書會也不甘示弱，他們組織了銀星劇藝社，第一個戲以硬線條的曹禹的「原野」出現，有人說「愁城記」賽不過「北京人」同「原野」，但夢菲却喜歡「愁城記」的主題，却是在寫從小圈子跳到大圈子裏來，在這個小城演出，也未嘗沒有它的意義；當江川問夢菲要他表明態度的時候，他搖搖頭，一切都以幫忙，但沒有立場；最後他答應演一個角色，在這以先，黨團雙方想攙起毛來聯合演出曹禹的「蛻變」，以便跟銀星劇藝社的「原野」對抗，但因爲雙方爭地位，爭領導權，爭女主角，種種糾紛，結果自己互相水火了；丁大夫一角，曼萍想飾，淑英也想演，賀爾跟江川則互相猜疑，最後還是分開了。夢菲跑到魯野那兒，「原野」正排得火熾，魯野請他幫忙，他答應了。江城的冬季憑空的添了春色，三個戲都倔強的演出了，在戲的後面，賀爾，江川，魯野二個人競爭得相當劇烈，同時曼萍，淑英同飾金子的丁蘭小姐，大名轟動嶺南；黨，團，讀書會，三方面鬥爭的尖銳化，也呈直線上升之勢；這中間賀爾同曼萍兩人常常起些小的齟齬，爲他倆調解的就是夢菲，曼萍的淚流了不少，也暗暗的流到夢菲的心坎裏，他對於曼萍，只是傾慕的尊敬，曼萍却稍稍有些感激夢菲。但她並沒有忘懷賀爾，她愛賀爾是從內心裏泛出的一股情液，她沒有條件，痴情的，無聲的，沒有代價的，這一點夢菲也看清楚了。

漸漸冬天露出酷寒的面貌了，江畔一片白雪，北風呼叫；江城悠閒的人們，都圍着炭火，在做爐邊閒話；炭火紅紅的，哪管窗外的風風雨雨，但是遠遠的戰爭一天天的擴大了，戰局也一天天逆轉，人心不安是

一件大事，新校長來了，不見好消息，又是一件大事；同學們盼望生活的改善，就如同冬天在這小城勝明期的太陽一樣，學校始終陰沉沉的像座衙門，當局似乎是抱定辦收容所的念頭，來辦高等教育，他們以為戰區生，只要有貨金吃飯，一切便可以在這個前提之下順利進行；他們不知道學生除去吃飯以外，還要吃精神食糧；還要領受名家教授的高深學理，讓他們輕輕的爲自己拓開求智的心扉；這小城過于荒僻了，有名的學者，不肯到這兒來講學，上課時候，有人寫筆記，有人聽着沒興趣，便看小說；課餘是在一種半睡眠狀態的軍事管理中受着約束；教官在實施軍訓時間，也是睜一隻眼睛，閉一隻眼睛，一二年級學生受教官管制，三四年級學生，便管制教官；同學苦悶的時候，可以找教官聊天，也可以拿他開玩笑，同時生活指數一天天上升，貨金却沒有增加，日子一天天艱苦，最初一個月十八塊錢貨金，吃粗糙的混合米，鹽水麥蘿蔔，還可以勉強吃飽。漸漸物價高漲，連那最低條件的伙食，也維持不住了。首先是吃不起菜，最後連飯也不够了，連續發生搶飯的熱潮。同學們飢一頓，飽一頓，有錢的到外面吃小館，沒錢的就餓着肚子；個個面有菜色，腸胃病流行得很厲害，這期管伙食的總務恰好是魯野，吃飯時候，伸大聲疾呼：

「我們貨金不够吃，學校並不增加尾數。我們三番五次請求，學校反而說，抗戰本身是苦的，大家都應該吃苦。」

轟的一聲，同學們鬧起來了。有人拿筷子用力敲擊空碗，大家竄嚷着：「我們可以吃苦，可是我們不能餓着肚子。」

「學校不能摧殘青年，我們讓學校維持營養。」

「我們要吃飯！」

「我們要填飽肚子！」

魯野又發言了，他首先用掌聲壓住同學們不平的氣憤，然後慢慢的說：

「是的，我們是要吃飯，吃飽了飯，我們纔能安心念書，如同戰士吃飽了飯，纔能打仗一樣，我現在請求大家，我們要拿出辦法來，我們意見不可分歧，我們的意志要集中。」

飯廳開始靜下去了，同學的眼睛都看着魯野的臉，魯野的聲調，漸漸高起來：

「我們請求每系選出代表兩個人，今天晚上召開代表大會，商討應付辦法。大家意見怎麼樣？」

「擁護！」一陣春雷似的掌聲；五分鐘後，代表們在口頭上誕生了。

凡是在課外比較活躍的，都被選上，夢菲一看代表的陣容，多一部份，已為黨團及讀書會的同志所佔據，黨團的勢力比較大，賀爾江川已隱隱還有領導權，魯野顯見力弱，但聲勢却壯；在代表會上。他強調這個問題的嚴重及其影響，首先應該向學校提出抗議；賀爾認為事態不可擴大，應該合理解決，魯野氣憤憤的說：

「同學都快餓死了。我們還應該平心靜氣的同學校講道理嗎？學校拿我們的生命簡直當做兒戲。」

「我們究竟是學生，不能做無法無天的事！」賀爾反駁着。

「我們只請求學校增加貸金尾數就行了！」江川說：

一個代表站起來，安祥的說：「我們不要爭執，這是我們自己的事；我們應該決議幾項辦法，請求學校答覆。」

「好！」大家一致贊成，當場議決三項：

① 請求學校，照物價指數，按月增加貸金。以能維持同學營養為標準。

② 澈底保障貧病同學生活及醫藥費。

③ 發放零用及寒衣貸金。

當天代表團向校當局交涉幾次均無結果，魯野主張罷課，賀爾等主張繼續交涉，雙方爭執不下，夢菲

坐在一旁，默默不語，他想到學校任何一件事情發生，都有黨派立場在從中做祟，結果只顧到黨派的利益，而忘記了全體同學的利益，這是一個遺憾；他覺得學生不能吃飽，責任還在學校當局，同學可以有權過問；停課也是一種手段，他主張召開全體大會，共同表決這件事情；賀爾說：

「無論如何，我們不能因為吃飯就主張罷課。影響學校的名譽。」

「我們可以做！」魯野說：「爲了活着，我們可以做。」

「我澈底反對！」

「我澈底主張！」

「賀爾，我們是好朋友，爲了全體同學的利益，你應該答應我。」

「不，我應該反對你！」

「你不識大體！」魯野惱了！

「你不達時務！」賀爾也惱了！

夢菲站起來。熱忱的說：「自己何必言氣相爭，大家想辦法好了！」

「關於召開全體同學大會，我主張提付表決！」

大多數代表通過這個提議了，魯野也表示贊成，賀爾，江川，憤憤而去；當天夜裏出了幾張緊急大佈告，分貼各學院門口，並且讓工友搖着手鈴，到各宿舍去通知，明天早操時候，在法商學院大操場，召開全體同學大會，夢菲深深感到這是自己應該有一番做爲的時候了；黨派雖然鬧爭得這樣厲害，但是多數同學還是純潔亦誠的好青年，國家打着這樣大仗，我們可以吃苦，却不能不讓吃飽，何況，並不是沒有辦法補救，他預想到明天的會，必有一番劇烈的爭辯，他有些焦慮，也有些興奮，直到夜三點纔睡着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天陰別陰沉，北風凜冽，頗有下雪的模樣，同學們的臉孔凍得通紅，黨旗升到天空的

時候。風吹得更厲害了，代表們都站在前面，他們公推魯野主席，魯野沉重的上了台，他用緊張的語調說道：

「同學們，我們代表得慚愧，昨天幾次交涉都失敗了！」

他報告了昨天的經過，及召開全體同學大會的意義，然後又說：「我們請全體同學到這兒來，問一問大家，我們不是就這樣苟延殘喘，飢一頓飽一頓的下去？」

「不！繼續交涉！」

「擁護代表團向學校要求增加貸金！」

「我們全體同學作後盾！」

一片熱烈的吶喊！

「同學們，爲了吃飯，爲了活着，交涉幾次不成功，我們應該怎麼樣？」

「罷課！」東南角上一陣騷動，接着四外應和的呼喊很多，但利那人羣裏又泛起一股熱潮，那聲音烈火般的冒了出來。

「反對罷課！」

「反對少數份子從中操縱！」

「是的，反對罷課！」賀爾跳上台高聲嚷着，「我們要求合理解決，我們反對犧牲學業。」

「誰反對罷課，誰就背叛全體同學的利益。」魯野粗暴的聲音，直衝霄漢。

「罷課！」「罷課！」東南角又亂起來。

北風吹着，同學的隊伍內，人聲鼎沸，看形勢已經亂了，「罷課」與「反對罷課」的聲音，叫聲成一片，忽然人羣中又聽見一種喊「打」的呼聲，秩序大亂；夢菲站在一邊，心裏劇痛，他神情緊張心跳得非

常厲害，一股悲憤鬱恨的情緒望上衝，他痛苦得支持不住。他睜出這是一個時機了，他要抓住它，他不能放鬆，時間也不允許，他不能再有刻停留，他拿起傳聲筒，飛快的跑上台，像閃着電光的語調，他喊了出來。

「請大家靜一靜！」

「請大家維持秩序！」

「代表團有話報告！」

騷動聲音漸漸小下去了，人們的脚步也慢慢站穩，全場的目光都集中到主席台上，也都集中在夢菲的臉上，夢菲的心情、激動而沉痛，風刮得更刺骨，他幾乎是顫抖着說：「同學們，我們不要意氣相爭，忘記了全體同學的要求，我們是在開全體同學大會，沒有個別的鬥爭，只有全體的利益。」

「安靜一點！」一個同學喊完，會場靜下來了，夢菲繼續感情的說：「朋友們：眼前我們一千多人站在北風裏，挨冷受凍，我們是爲的什麼呢？我們並沒有犯罪，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，我們到這兒來，是爲了念書，可是我們今天却站在這兒，向人家討飯啊！」

「噶！噶！」隊伍後面起了小的波動。

「因爲」，他停了片刻，最後他舉起拳頭，向高空揮去：「因爲我們吃不飽，我們在挨餓，我們要吃飯！我們要活下去！」騷動靜下去了，人羣裏有了掌聲，雪花飄下來了。

「是的，朋友們，我們要活下去！」他的聲音漸漸的低沉悲壯下來，「我們要活得有力，活得堅強，戰爭打了這麼久，我們離開鄉土，離開家人骨肉，到處飄流，到處逃亡，疾病纏着我們，貧窮壓着我們，我們挨過轟炸，經過燒殺，我們都從四面八方的戰地裏來，什麼苦處沒有吃過，什麼慘痛沒有見過，幸而我們沒有死，我們還都活着，讓我們在戰爭中長大，好來爲國家喘過那口氣來，盡到我們青年的天職，因

此我們來念書，因此我們來學習，可是現在我們連飯都吃不飽了，我們在挨餓了。眼看着我們就要餓死了，各位同學，我們是願意戰死在沙場上呢？還是甘心餓死在學校裏呢？」

他的眼睛睜得很大，他一個拳頭擠在胸口，另外一隻手向前面伸得很遠。他最末一句話，高昂而有力，在緊張裏露出無窮的悲憤，他不等待同學的回答，就更強有力的說道：

「我們不能這樣的餓死，我們要堅強的活下去！」

一陣暴雨似的掌聲，雪落得更緊了！

「同學們」：他繼續說：「請再看看我們眼前的環境。我們每天，吃不飽，穿不暖；沒有書念，沒有正當娛樂；我們怎麼能安心熬下去呢？我們不能再這樣熬下去了。學校老在風雨飄搖中動蕩，受害的是我們，受苦的是我們；我們還能這樣熬下去嗎？我們太窮了，我們太苦了，我們的零用錢那兒去了，學校存着大批的糧食；是私人的呢？還是公家的呢？今天我們得要追問一下，我們窮，我們苦，我們精神也太鬱悶了，我們有話沒有地方去說，我們有苦也沒有地方去訴，我們怎麼能够沉下心念書呢？怎麼能够沉下心上課呢？」

操場上是一片痛苦的沉默，風刮得更凜冽，雪花飄在人們的頭上，每個人緊張而又悲憤地，看着那幅國旗，看着夢菲的眼睛，夢菲繼續神經質地說下去：

「朋友們：每天我們打開課本，打開筆記，都是眼淚汪汪的，我們在哭自己的良心，我們對不起國家，學校對不起我們。我們都是純潔的青年，我們都是爸爸媽媽的好孩子，我們不能帶着眼淚上課，餓着肚子上課，昧着良心上課。我們要吃飯，我們要有書看，我們要為國家求高深的學問，我們要向這個目標去努力，不達到這個目標，我們要掙扎，我們要奮鬥，我們要忍痛犧牲。」他越說越緊張，神情也越激昂，最後他用出天崩地裂的聲音，把拳頭伸出去，狂喊了一句：「在最後關頭，我們不惜殘酷的停課！」



「停課！」像暴風雨一般的聲浪，四面八方的襲了來。

夢非的臉，漲紅着，他的拳頭半晌沒有放下去，魯野當場很快的宣佈：「即日停課，向學校繼續交涉，不達目的誓不終止。」

夢非跳下台，回到學校，將教員休息室門加上鎖，另外貼了一張紙條，上面寫着：

「爲了吃飯，爲了活着，我們忍痛停課了；希望各位先生爲我們伸出正義的手，我們的交涉，不達到目的，決不終止。」由法學院工學院到文理學院的路上，貼滿了紅綠標語，九點鐘代表向學校交涉了一次，沒有結果，晚上突然發現不少反對罷課的宣言跟傳單，在飯廳，舍裏傳遞，夢非沒有心去看，第二天又繼續交涉了一天，校方的態度很堅決，同學的態度也更堅決，雙方僵持不下，停課以後，表，上雖很平靜，實際上却是極度的不安，這兩天，校長走，那兒，有批同學跟在那兒，第二天下午五點鐘，一羣，圍擁到校長的家裏去了，黑壓壓的擠滿了一院子，有代表，有同學，校長躲在屋裏不出來，同學們在院子裏叫喊，期待，爭持了一個鐘頭沒有結果，有人提議砸玻璃窗子，被夢非阻止住了，終于校長召見各代表，宣佈一切請求七點鐘在學校校長辦公室內答覆，同學們散了。還沒到七點，人去了已經不少，七點正校長教務長，訓導長，總務長，會同代表開會，夢非強調，對同學所提三點要求，須圓滿答覆，不然無法復課；校方堅持，貸金尾數不能增加，可先墊一部款子，學校嚴懲鼓動罷課風潮爲首的學生，並重新調整享有全部貸金的學生名單；這答覆使代表等相顧愕然，院子裏的同學已經候得不耐煩，漸漸有了小的騷亂，又經過半點鐘，代表宣佈沒有結果的時候，一片喊打之聲，不絕于耳，有人用石頭開始敲擊窗上的玻璃，校長的黃包車在校門口，也被人點着了，熊熊的火光裡，有許多人擠進校長的屋裏去了，大家圍着校長請求答覆，並當場簽字，夢非急得滿頭是汗，他抓住校長的手，急急的說：「事情越鬧越不好辦，請您趕快簽字吧！」

外面喊打的聲音，更勢如鼎沸，門跟隔扇都被推倒了，同學們把教務長，訓導長，總務長分拆包圍，校長被圍在核心，動也、能動，經過幾度緊張的要求，他終於簽字了，同學們帶着勝利的微笑回去，賀爾，魯野互相瞞怨，不應該煽動人燒黃包車，砸玻璃窗子，夢菲握住他們兩人的手，笑着說：「別再爭執了，爲了大家的利益，這損失是應該的。」當天夜裏出了大佈告，「學校圓滿答覆，第二天準時復課。」夢菲鬆了一口氣，黑影裏，他突然遇見曼萍，曼萍像是對他祝福說：「成功了 夢菲！」那聲音那麼柔情，而且曼萍第一次叫他夢菲，他神經激動了一下，半晌回答道：

「謝謝你，我真有些擔心！」

「你的講話，將大家的心，收在一塊了！」

「我不知說什麼好，那時候很難控制自己的情感！」

「但是賀爾江川非常不瞭解你，他們說你跟魯野站在一塊。」賀爾走過來，夢菲支吾了一聲走了。

復課以後，一切靜靜的過了三天；第四天早晨，剛一起來，就聽見有人議論紛紛，說是×××五個人都記過了，並且停發貸金 夢菲一聽有自己的名字，他趕忙跑到校本部佈告欄一看，果然不錯；佈告上寫得明白：

「查新聞系學生邵夢菲……等五名，鼓動學期，煽惑罷課，並一再威脅校長，搗毀校具，似此不良行爲，實屬違法犯紀，本應開除學籍，以張校訓，姑念該生等隸籍戰區，求學匪易，着各記大過兩次，小過兩次，准予隨班上課，以觀後效；並自即日起，停發貸金，以警效尤，此佈。」

夢菲默默的站在那裏了，他說不上是憤恨，還是痛苦，他握緊兩個拳頭，他想對着天空狂喊幾聲，他麻木的離開佈告欄，在街上轉了一個圈子，他不知買了一件什麼東西，他去參加早操，在早操剛剛停止以後，突然他發瘋似的跑上升旗台，睜大了兩隻眼睛，狂喊着說：

「同學們，我們復課已經三天了，就在第四天的早上，我們五個人被學校記了兩大過，兩小過，並且停發貸金了。我們停課是爲了吃飯，爲了活着，現在學校停止我們的貸金，就等於不讓我們吃飯，不讓我們活下去。而要讓我們去死，讓我們自己毀滅自己，這種手段，比開除我們的學籍，還要殘酷。我今天同大家沒有話說，我們當代表的責任已盡，學校停發我的貸金。我不能吃飯，我不能活着，那麼我只有死，朋友們，再見吧！……」

他突然從腰裏面，掏出一把明亮亮的刀子來，對準心口扎去，女生隊嚇得噤呀了一聲，亂跑起來了，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，點名教官一個箭步跳上台去奪他的刀子，已經來不及，可是也因為教官這一跳，夢菲的手一慌，刀子扎在左膀上，一寸深兩寸寬的大口子，血流不已；緊接着魯野跳上台，幫着細紮傷口，半小時後，夢菲縮在衛生院的病床上。

賀爾，江川，周天德，都去看他，同學們議論紛紛，頓時傳遍了這小城。

黃昏時候，窗外又飄起雪來，賀爾們都去吃晚飯，夢菲朦朧的閉上眼，在他似睡非睡的當兒，林蘭一個人悄悄的來了，她手上拿着幾枝臘梅，香得那麼濃，也黃得那麼可愛，她在夢菲床前輕輕站了三分鐘，夢菲醒了，模糊的眼睛，看不清是誰，好半天她纔認出是林蘭。

「哦！林蘭，我們是不是在夢中相會！」

「不，邵先生，這不是夢！」

「不是夢！」

「是的，邵先生，你受傷了，媽媽讓我來看你！」

「謝謝！」夢菲的眼睛睜大了，她細看一下林蘭，她今天穿一件絳紫色花旗袍，外面套一件藍大褂，黑絨棉鞋，紅毛襪子，那麼撲實，那麼俊美，在她一回頭的時候，她茂密的頭髮上，正紮着一朵紫色的蝴蝶

蝶花。

「邵先生，你喜歡臘梅嗎？」她把梅花挨近了夢菲的臉。

「喜歡！」夢菲嗅了嗅。

林蘭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瓶，把梅花插在瓶子裏，放在床前的桌子上，然後她坐在夢菲頭前，溫情的

說：

「邵先生，你覺得怎麼樣？你的傷在哪兒？」她輕輕摸摸夢菲的頭。

「在肩膀上。」

「讓我看一看！」

「不，你會害怕！」

「那我聽你話，我不看了！」

沉默了一刻，夜幕籠罩來了！林蘭羞怯的說：

「邵先生，眼前你喜歡讓我做些什麼？你病了，我真該替你做點事。」

「我……：……：……」

「我一定會細心的做，熱情的做！」

「孩子！」他停了一會。「你唱一個歌吧，我要聽我最喜歡的歌子！」

「那支淒涼的夜曲！」

夢菲沒有回答，臉上泛出微笑，他閉上眼睛了。林蘭站起來感情的唱出那一支歌子；唱完，她偷偷看一看夢菲，夢菲並沒有睜開眼，嘴裏却輕輕的說：

「孩子，你還記得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常說的那句話。」

「人生如黑夜行路，失不得足！」

「哦！孩子！你真……好……」夢菲喃喃着，像是要睡着的樣子。

「邵先生，你睡吧，不要怕，我守着你，魯先生他們快回來了！」林蘭輕輕拍了夢菲一下。

室內一片寂靜。她輕輕站起來，點上一隻紅燭。

窗外的雪更大了……

三

第二年的殘夏，日子如一支金色的羽箭，苦難的歲月，漸漸侵蝕了人們的青春，江水還是綠悠悠的流向遠天……

海洋上的戰爭爆發了，中國苦守着那座山城，等待這戰時的神經中樞，會誘引到遠方龐大的力量；敵人開始用蝸牛般的戰術，一點一滴跑來蠶食中國的土地，這小城仍就是靜靜的甜美的水鄉，綠色的窗子，皎潔的月色，真誠而美好的年輕人的靈魂，但是由於戰爭長期的苦熬，物價高漲，人們顫抖在飢寒的魔手下，每個角落裏，依舊是窮，病，苦……沒有人能鬆快的喘一口氣，生活的担子，如千斤重負，鬚髮被壓得漸漸的頹白了！

學校經過一次學潮以後，飯雖然够吃，還仍然是苦的象徵，許多同學因病輟學，有的繳不起飯費，便被迫休學做個小事，有的斷絕了家庭的接濟，到青年會服務，到繕校室寫蠟版，半工半讀的過着；教授方面，同樣的是一片飢饉，有家小的叫苦連天，沒有家小的，也僅能維持個人溫飽。從來到這小城第一天起，他們便僱不起老媽子同女奶娘了，一切全是自己操作；教授白天上課，晚上便回家抱孩子，下課之後，自己到菜市提籃買菜，回家就劈柴燒火，什麼都要自己操作，起初花着一點僅有的積蓄，漸漸就典賣衣物，西裝書籍……到最後就用那小得可憐的一點薪水苦撐了，撐不過去，也要硬撐，改行，沒有機會，出走，又有家小之累，那麼只有困居在這個小城裏了。剛從歐美回來的教授，一個人租一間華麗的小屋，過着高貴的生活，漸漸他就覺得不慣，隨着脫下西裝，換上長衫，同學們真正能自足自給的，在鳳毛麟角之中，只是些家鄉沒有淪陷，大商富賈的王孫公子而已，他們自成一派，窮哥兒們很少能攀得上；除去這些貴

孩兒之外，剩下的，偷一眼望去，都是身穿褪了色的草綠制服，一雙草鞋，光着腳，真正的戰爭伙伴，他們都打過游擊，他們爲這靜靜的江城，多少帶一些火藥氣味。

七月中旬，各學校開學的時候，夢菲遷到城外一座綠色的村莊裏了，他的傷早已康復，學校也恢復了他的貧金，他自己住了一間茅草房，窗外是寬敞的庭院，有一顆梅子樹，遮下許多蔭涼；上房廊子下，終年放着一座紡車，房東老太太一清早就吱吱的紡起線來，接着房東的大兒子，揹着鋤頭出去了，他七八歲的小女兒也揹着書包去上學了，夢菲把這紡車叫做「耕耘的信號」；他在牆上佈置了幾張早年的像片，桌上鋪着白繻單，晚飯後點起一盞菜油燈碗，便靜靜的看起書來。如果走出門，不兩步，便是一道渠水，緩緩的，軟綿綿的流着；堤岸上有垂柳，有白楊，黃昏時候，稻田內便響起一串蛙鳴，殘夏的情味，環穿蕩在人們的心裡。

夢菲受傷以後的心境，他變得更理智也更冷靜，任何集會都避免去參加，他想搬到城外來，真心的讀點書。另一方面，賀爾，江川，還是讓黨團糾纏着他們的心，他們時而合作，時而分裂，時而互相猜忌，時而又推心置腹；爲了淑英，他們倆常常還鬧點小誤會；江川老猜疑賀爾在暗中追淑英，賀爾有時否認，有時也表示首肯；他跟曼萍的情感，還是不見好，他常到女生宿舍去跑，却是常常一個月不進曼萍的門，他確實很我過淑英幾回，有一次被江川看見，他紅着臉退出來了！

魯野幾個月來，行動仍甚詭秘，常常看他在這一個團體裏，一跳又跳到那個團體裏去了，有時他也埋首窗前，忙着補筆記，我參考書，有時却一連兩個禮拜不上課，他結交的朋友，各種典型的都有，以窮苦函爲最多。

只有周天德從做完報銷那一天起，一直到現在，還是默默的刻苦攻讀，不問外事；他幾乎是在死讀書，他不參加任何一種活動，每天按時上課，一有功夫，便鑽到圖書館裡不出來；他不運動，不喜歡唱歌；

他不向別人聯絡，別人也很少留意到他，一年多，窮困苦纏着他的心靈，幾次大病，都是靠同鄉接濟纔好了的，他一天的瘦下去，夢菲幾次勸他要擔心自己的身體，他聽了笑一笑，又把頭低到書本上。

這裏夢菲爲了心情的鬱悶無法傾洩，他想找些年輕的孩子們談談心，他想藉他們內心的坦潔，來慰藉自己的寂寞與枯燥；同時他最近深深受到經濟的壓迫，他領南中學兼課了；他教一班初三的國文，一班初二的音樂，還有一班高二的公民；他深深慶幸接近中學生，可以使自己獲得更多的愉快跟智識，他把這一段兼課生活，當做戰爭中的小波紋；林爾驛：這個消息，哀偷偷的從附中轉到嶺南中學初一了，誰也猜不透這少女的心情，她不知在萌動一種什麼念頭，在她憨直愚昧的懷想裡，夢菲誘引着她的生命，她說不上愛，只是用羞怯的好奇心，版依着這點美好的靈魂；也正是大真無邪，但她却有更多的幻想，在她的幻想裏，夢菲始終像一座金甲武神似的，站在她的面前，正像夢菲站在沙灘月光下拉起琴弦的姿態一樣；她要匍伏在他的腳下，祈禱，膜拜，訴說自己的心願；現在她轉到嶺南中學，每天可以面對着夢菲聆教了，她愛聽他的話語，幾乎每一句都流溢着熱的情液，她摩仿着，學習着，心扉上開出一朵燦爛的花來。

當夢菲第一次上課的時候，他纔發覺他教的國文是初三乙，一個女生班，第一次上課，他的聲音有些戰慄，他的手有些顫抖，他的眼睛不知凝神在那一個地方好，他不敢看一看學生，只覺底下是一片黑壓壓的頭；第一點鐘，他講了些戰爭中歌泣的故事，當敲擊一響，他匆匆走出教室以外的時候，林爾笑嘻嘻的追出來，在後面叫了一聲：「郭老師！」

那麼歌熟的聲調，夢菲回頭一看，不禁啊了一聲：「是你！你怎麼不在附中了？」

「那兒離我家太遠！」她扯了個謊。

「噢，那我們以後常見面了！」

「我天天聽你講書，你要好好教我，我不會，你就打我！」她像小鳥兒一般的嘻笑着跑了！



夢菲來到教員休息室，他發現政治系三年級一位同學在那兒當訓導員，他正在查點名冊，他們坐下談天，夢菲問：

「到這兒多久了？」

「兩年多了！」

「這學校規模相當大！」

「也是戰爭的暴發戶！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有廉價的教師，有昂貴的學生，有簡陋的校具，三者合一，不發財還等什麼！」

「辦教育也可以投機，發國難財！」

「當然一切都進步了，教育何能落後；你看這個學校，他可以拿破廟當講堂，搭草棚做宿舍，沒儀器，沒儀器，學生可以站着聽講，一條板凳上可以坐八個人，你要問他，他可以標榜抗戰期間，一切從簡。

「至於學生，不管好壞，只要繳錢繳米就來者不拒；我常常把這學校叫做嶺南收容所，又叫兵役逃避院，你會發現初一班上有二十多歲的學生，斗大的字，不認得一升，因為他來的目的，不是在上學，是在躲兵役。

「還有教員，他用的全是同學，算鐘點費，初中每小時六毛錢，高中每小時八毛錢，你愛教不教，不教有的是，他可以另換人，我們同學爲了生活的壓迫，只好忍氣吞聲的教下去了！」

「教師不會聯合起來，請求增薪，提高待遇嗎？」

「不可能！他早預防了這一手，我們教師，表面上的待遇，都有一定的標準，實際上誰也不一樣，好開專的，他暗中可以多給你五升米；教的好，因爲待遇低，表示不教，他暗中也可以多給錢，幾乎每人一

個價，這種各個擊破的政策，教師們怎麼能够會齊心。

「還有這等怪事？」

「怪事多着呢！你聘書上的名義是什麼？」

「半專任教員。」

「對了，這是一種新發明，譬如你，担任一班級任，兼二十個鐘點的課，照理說應該是一個專任教員，但是因為你沒畢業，學校可以強調，專任教員非大學畢業不可，因此你雖然做着專任教員的事，名義上却是半專任教員，並且纔拿一半錢，這是爲了賺錢，翻新花樣之一！」

「如此說來，我們何必受這樣的剝削呢？我可以不教了！」夢菲氣憤的說：

「好，請隨尊便。」那個同學哈哈大笑：「你頭腳走，後腳馬上就有人補上了，待命的多着呢！」

「上天爲何給他這種機會？」

「那只有天曉得，校長口口聲聲說他自己不拿薪水，可是東山裡已經置下三四十畝水田了！」

「可憐的戰時教育！」

「佳話多着呢！說也說不清，這年頭忍着吧！」

夢菲悶悶不樂的走出來，他想不到，却又捨不得那些可愛的孩子，一到星期日，就有一大羣男孩，女孩，到他這個村莊裏來，有時擠滿了一屋子，大家歡笑歌舞，漸漸夢菲也就將那種鬱悶忘了！

他在初三班上，組織了「西窗燭」壁報編輯委員會。由於他細心的領導，任勞任怨的爲她們介紹參考書，耐心的批改作文，告訴她們怎樣寫小品，怎樣寫詩歌，怎樣取裁，怎樣佈局，怎樣造句，漸漸啓發了這些女孩第一步愛好文藝的意境；她們潛心的學習，每禮拜出一期刊物，練習寫作，這裏面最感興趣的是林蘭，她常常將日記偷偷的遞給夢菲，請他修改，就在這靜靜培育的搖籃裏，另一方面却是苦難交織着血

淚，秋天的雨，纏綿的，沒有聲息的落下來了！

新聞系主任那個白髮老教授，派工友叫夢菲到家裡一躡；他去的時候，師母正在做飯，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，蹲在一旁燒火，老教授一手抱着個不滿四歲的孩子，一手却在不停的寫稿，另外有兩個小孩望着窗外的雨發愁，這情景，夢菲一進來，就是一陣酸楚，他靜靜的坐在一邊。

「夢菲，你來了，在我這兒吃午飯吧！」老教授稍稍抬起了頭。

「謝謝，我吃過了！」

哇的一聲，孩子哭起來了，夢菲接過來，抱在懷裡，連連拍着，老教授嘆了一口氣說：

「這孩子奶不够吃，又僱不起奶娘，更沒錢買代乳粉，你看瘦的那個樣子！」

「生活太艱難了！」夢菲輕輕的說了一句。

「沒辦法，你是我最好的學生，我什麼話都可以說，眼前這種日子簡直沒法子過了，我每月的薪金，光維持一家大小吃飯都不够；我的大女兒初中畢業，却沒有力量，再上高中，我一看見她就流掉淚，教了一輩子書的人，自己的兒女却不能念書，這是多麼殘酷的事！」他的聲音，有些瘖啞。

「您不要難過吧，國家一定會想辦法的。」

「我信任國家，也更信任自己。」

「是的，您在寫什麼？」

「我連夜在趕一部『中國近代新聞史』，因為商務來電報要最近付排，我想也藉此貼補一些家用。」

「您還差多少沒有寫完？」

「兩章多，夢菲，我今天找你來，就是讓你替我整理一下殘稿，騰清一部份稿子，並且還要搜集一點材料，因為最後這一章，很難寫，一切準備都不够。」

「是的，我給您辦好了！」

孩子又哭起來了。那十六七歲的女孩進屋接過來，孩子哭聲不已，老教授又重重的嘆了一口氣道：

「近來我的心境太壞，往往下筆寫不出東西來；而且身體也一天不如一天，將近五十歲的人了，眼睛已經熬不住，尤其晚上的菜油燈，幾乎每天弄得頭眼昏花，近來又加上心臟病常常犯，以後的日子，我真不敢想了！」

「您應該多休息，不要太辛苦！」

「苦，我並不怕，只要我身體能支撐得住，我還要拚命的寫下去，中國新聞學的書太少了；夢菲，你應該多動筆，不怕寫不好，就怕不寫。」

「是的，我現在每天都寫一點。」

飯擺上來了，最壞的大米，一碗菠菜湯，一盤辣子；兩個孩子嫌菜少，嘴裏嚷着鬧着，老教授慢慢的說：

「好孩子，外面下雨，沒有菜，將就吃點吧！」

一家人團團的坐下了；師母苦笑着說：「來到這兒也吃起辣子來了！」

女孩子懷中的嬰兒又哭了，夢菲夾着稿子辭別出來，雨大一陣小一陣，天陰得像水盆似的，他不敢再回想一下，老教授家庭的生活，他的心酸楚的回到村莊，房東遞給他一封信，看完他呆住了，那是一個追悼會的通知單，——蘇林死了！

蘇林怎麼死得這樣快，一個禮拜以前，他還寫了千行長詩，歌頌一個中國士兵的故事，那清新的筆調，熱情洋溢；他有一顆潔美的靈魂，他自幼父母雙亡，環境造成他孤僻倔強的性格，他意志堅強，不為威武所屈，他沒有錢，肺病苦纏着他，但他沒有屈服在運命的頭下，他的筆寫出那樣充滿生命力，充滿陽

同熱情的詩句，他還那麼年輕，纔二十二歲啊，怎麼會死了呢？

夢非沉痛的想着，魯野推門進來了！

「蘇林死了，讀書會的會員，又弱一個！」

「怎麼這樣快？」

「前天他冒雨騎車，到四十里地以外的學校上課，感受風寒，肚子劇烈的疼痛，回來幾陣大燒大冷之後，吐了幾口血，就死了！」

「他的死是爲了生活，慘啊！」

「據校醫檢查，全校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學都有肺病，有腸胃病，平均每十個人就有四個人有病，可怕的數字。」

「氣候！飲食！生活起居！鬱悶的心情！人爲什麼不會病呢？」

「一個民族的大危機，這一代的青年，身體都殘廢了！」

「兩年多同學因病致死的，蘇林已經是第十三個人了！」

「多少年輕的兒女，遠離家鄉，病，使他們無聲的倒下去了，母親也許還眼巴巴的盼着兒子歸來！」  
「魯野，我近來心情變得狹小了，我怕再聽到這種不幸的消息！」

窗外的雨，飄忽的，像沒有寄託的靈魂，使人們的心都暗暗的隱泣起來；第二天他們參加蘇林的追悼會，禮堂上掛了那麼些個詠辭輓聯，正中點起一對臘燭；東牆上是追悼專刊，西牆上是蘇林的遺作，那麼些永生不滅的詩篇，如今都做了字字血淚；蘇林像片上英俊的面容，閃耀着兩顆發光的眼睛，那麼活潑，那麼年輕，哪裏是應該死去的孩子啊？上帝也太殘酷了！

窗外凄寒的風雨，白燭淌着淚，無數顆沉痛的心，壓抑着屋頂；主席主祭了，他讀罷祭文，開始報告，第一句話就說：

「二十二歲年青的蘇林死了！」

一陣酸楚，一陣痛苦的沉默，女同學中有人低低的哭起來，主席的臉上掛着淚，他嗚咽的說：

「誰害了他？那麼年輕，那麼有為……我們為什麼讓他冒着風雨去教書？為什麼讓他吃不飽，不營養，讓肺病蠶食了他的生命！」

「他不該死，他倔強，他從來也不相信自己會死，他同運命鬥爭，同窮苦鬥爭，同疾病鬥爭，同死鬥爭……但是他終於倒下了！」

「他沒有死，他還活着，他的詩，他的聲音，他的熱情，都還活在我們的心裏，他變得更年輕了！」

「可憐的蘇林，可愛的蘇林！」

主席的淚流下來了！窗外愁人的風雨……

散會以後，賀爾告訴他，周天德鬧瘧疾，正在發冷，夢菲魯野一塊走到天德的宿舍，見他蓋着三床被子，臉上沒有一點血色，江川在一旁照顧着，夢菲問：「奎寧吃了嗎？」

「吃過了，不管事！」周天德呻吟着。

「不要緊，你太累了，多休息幾天就會好的！」魯野摸着他的頭，頭上是一把冷汗。

「你們上哪兒去了？」周天德無力的問着。

「我們去參加……」夢菲揪了魯野一把，魯野會意，繼續說：

「參加一個音樂會。」

「啊，我好燒！」他連連呻吟着，賀爾趕忙取下一床被子，江川去找校醫，半點鐘後，爲他注射了一

針，他纔昏昏的睡去了！

夢菲回到村裏，開始爲老教授整理稿子，天黑時候，點上一盞油燈，他一面寫，一面分類；時而蘇林的影子映上來，時而周天德的影子映上來，時而老教授的影子又映上來，他下意識的點起一支烟。窗外仍是愁人的苦雨，他不知道這雨要下到什麼時候爲止；夜裏醒來，簾前仍是滴滴答答的雨聲，他有點恐怖，他怕這愁人的季節。

一個禮拜過去了，周天德的瘧疾時好時犯，夢菲除去到嶺南中學上課以外，下餘的時間便爲老教授整理資料，次要的稿子，都讓林蘭她們去抄；他每隔三天，便叫老教授家去一次，每次去，那位無祥的學者，永遠是披着一頭白髮，拼命的在那兒寫，他沒有休息，也不知道休息；漸漸的頭髮更白了，白得像霜，他的臉却瘦下去了。在雨下到半個月零三天的時候，周天德的瘧疾轉成傷寒，老教授也病倒在床上了。這對於夢菲真是一個霹靂的消息，雖然天陰沉得能淋下水來，沒有晴的希望，也沒有打雷的希望，成千成萬的人，在盼望太陽，在盼望幾聲雷響，多少人無聲的病倒了！

夢菲跑進宿舍，周天德正發着高燒，他跟賀爾商量把天德送到衛生院，趕回去又跑到老教授家裏，一家人正圍在床前對着他發愁，老教授臉很安祥，心情也很平靜，見夢菲來了，苦笑着說：

「我倒下了，心臟病復發，我覺得很輕。」

「不要緊，您不要着急，慢慢調養。」

「吃藥是不管事，這是老病。」

「還是請大夫瞧瞧吃藥好！」

「不，這病來得早一點，因爲我的新聞史還沒有寫完。」

「您不要再牽掛寫吧，身體要緊，我給您去請大夫。」

「不，我的病靜養幾天就好了！你的材料，搜集得怎麼樣，我已經快完工了！」

「大致都搜集齊了！」

「我看看。」

夢菲掏出稿子，老教授掙扎着去看，那個十六七歲的女孩，偷偷的對母親說：

「媽媽，從前醫生囑咐過，不讓爸爸躺在床上看書。」

母親點了點頭，女孩又說：

「柴跟米都快完了，明天的早飯，就不够，下了半個多月的雨，一切東西都貴了！」

「去到隔壁王教授家借點米同柴來！」

女孩低頭出去了，嘴裡喃喃着：「爸爸爲什麼不去做官，偏要當窮教授；噢，我不該這樣想，只要爸爸的書，能出版了，日子也許會好過一點了！」

老教授突然噁呀了一聲，夢菲忙把稿子接過來，見他面色蒼白，神情慌張，眼睛昏花的看着大家，師母急得流出淚來說：「病了爲什麼還要看書，只知道寫，自己的身體就不要了嗎？」

「不……不……要……要緊，扶我坐一會。」老教授喘吁吁的說：

夢菲扶他坐起，室內暗下來了，他坐在一旁繼續整理稿子，老教授的眼睛，凝視着那些文章，一陣陣閃着疲弱的光芒，也閃着年青的光芒。他跟他的女兒說：「孩子，我跟你說過，我不去做官。」

第五天的晚上，周天德體溫到四十一度，舌微唇焦，遍身火熱，他痛苦的煎熬在床上，一羣同學默默的坐在床前，一個大夫打了一針以後，出來對夢菲說：「天明以前，如果能退燒，病或者還有轉機。」

九點鐘，周天德燒得連連呼救，一個工友來找夢菲，說是老教授的病重了，請他快去；夢菲匆匆趕去，老教授經過一度緊張的蹬扎，又漸漸的緩下來；他趕忙又跑回衛生院，周天德的燒還未退，他正用出最



大的力量在說話，全屋裏沒有一點聲音，他沒有力氣的說着：

「我好憐啊……賀爾，夢菲……我怕是不成了；兩年多，我們都在一塊，想不到今天就要離開了！」

「這一年多，我沒有參加任何活動，我什麼也不想，只想把書念好，我是一個貧寒的子弟，託戰爭的福，我纔能上大學，我感激國家這種恩典，同時更不敢荒廢一點點光陰。我刻苦的讀，拚命的讀，可是誰知道我會病了昵？」

「我想像着，四年大學畢業以後，給國家作一番事業，我並且準備考高考，考官費留學，什麼時候能再回來，見到妻子兒女，我不知快樂得應該向他們說什麼？可是如今什麼都完了，學問，事業，父母，子女……」

「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，多麼不容易，我們縣裏，幾千人裏都找不出一個大學生啊……」

「我現在不……不……成了……朋友們……讓我安靜的……」他的臉上流下一條乾涸的淚水。

「讓我安……靜的……離開……你們……」

正是十一點半鐘，窗外的雨大起來了，周天德燒得又昏了過去。一陣劇烈的拍門聲，老教授的女孩，推門進來，滿頭雨水，滿臉淚痕，焦急的向夢菲說：

「邵先生，家父請你快點去，他的病更重了！」

夢菲慌慌張張的同女孩跑了出去，街上沒有一個人，踏着泥濘的路到了老教授家，一盞菜油燈，映着一張慘白的臉，嬰兒在哭着，老教授的白髮，像一堆亂草，眼睛已經失了光彩，師母伏在床邊，不住的流淚，夢菲走到床頭，老教授臉上露出一線希望的苦笑：

「夢菲，這是你最後一次同我見面了！」

老教授顫抖着，喉嚨顯得格外癢啞，他孱弱的說：

「我沒有牽掛；家庭，兒女……我相信國家不會不管，只是那部『新聞史』還沒有完工……」

一陣氣喘，老教授的神色已變，忙揮手命夢菲：

「快拿紙筆，最末一章的大綱，我念着你寫……」

夢菲伏在床邊，準備好，老教授臉上露出了興奮，他凝神的說：

「第一節：戰時新聞的神經戰！」

「第二節：戰時新聞的攻防戰！」

「第三節：戰時新聞的主力戰！」

「第四節：戰時新聞的……」

「第五節：……」

他的聲音漸漸弱下去，臉上的顏色也漸漸顯得黯淡，突然一陣閃耀的光彩，浮上面龐，他的力量又強大起來。他開始為夢菲講說着每一個小節的細目，講得那麼詳盡，那麼生動，那麼聲聲滔滔，口若懸河，當話題轉到一個最高峯的時候，窗外是無聲的苦雨，屋內一盞油燈，幾行清淚，只聽夢菲的鋼筆寫在白報紙上沙沙的聲音，老教授的髮絲，在燈光下，是一片雪，一片雲彩，一片白色的霧，一縷亮晶晶的光……他的眼睛，看着房頂，一動也不動，他的嘴，張得很大，那些話從他的嘴裏面吐出，已經不受他的控制，突然他大聲說：

「夢菲努力，記最後一段結論！」

他一字一用力，一句一擰孔，每句話都像從胸腔內發出來，落地做金石聲，他斬釘截鐵的說道：

「新聞是人類進化的武器，由於它，可以使世界文化匯成一道主流，而使全世界的民族，都能建立在

一條平等自由的線上，以謀求經濟之繁榮與社會之進步……」

他的聲音由高亢漸漸低弱下去，但他臉上的光彩，却越來越鮮艷，嘴角上的笑紋也越來越大，像一朵青春的花，而他那一頭白髮，變得那樣美，那樣柔軟，像一道寬闊的波流，沒有邊際的展開。展開……老教授帶着滿頭白髮，滿懷的希望，離開這人間了。他含着笑，握着殘稿，拖着一家人的淚水……窗外風聲雨聲，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，室內掀起一片哭聲，夢非流着淚把頭伏在稿紙上了，他的手還緊緊握着那一管筆……

老教授的死，震驚了嶺南的原野，震驚了這小城……

夢非守到黎明，窗外第一聲鷄叫的時候，他冒着雨跑出來召集新聞系同學，組織了老教授治喪委員會；他又一口氣跑到衛生院，恰巧魯野從裏面跑出來，兩人撞了個滿懷。

「怎麼了，魯野？」夢非吃驚的問。

「哦！夢非，我正要去找你，周天德退燒了，危險期已過！」

「謝天謝地！」夢非鬆了一口氣：「我真再怕聽見不幸的消息了。」

「老教授怎樣了？」

「他安息了！」魯野沉默的低下頭，夢非說：「我手看看老周去！」

「不，他現在已經睡熟，不要驚動他。」

「他什麼時候纔有轉機？」

「黎明以前最黑暗的時候，天大概有四點多鐘吧！」

「哦！是的，也正是那時候，老教授離開這世界了，他把一切的責任交給我們這一代，他留下了周天德，也留下了我們。」

遠遠有幾個女學生撐着傘說笑着走來，他們都是一身黃上衣，黑裙子，赤脚穿着草鞋，裏面有林蘭，她發現夢菲，便囁着說：

「邵老師，跟我們到漢江邊看水去，水都漫過橋了，好大的水！」

「林蘭，我還有事，你們先去吧！」

林蘭顯而露出很失望的樣子，她還想再懇求夢菲去，又覺得不好意思說，悵悵的走了，走出那條胡同，她還回頭望了夢菲一下。這裏夢菲對魯野說：

「我想談一個問題，你是不是能够跟賀爾，江川，坐在一塊，開談佈公的談一談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！」

「好，那我們找他們去！」

他們離開衛生院門口，往宿舍走去，穿過大街的時候，他們遇見曼萍同淑英兩個人併肩走過來了，夢菲覺得很奇怪，一對冤家，他們倆能在一塊兒走，這還是第一次。曼萍首先打招呼，並且笑着說：

「夢菲，魯野，快去看水，漢江泛濫了，白茫茫一片，又怕，又愛看，你們快去吧！」

「我們去找江川賀爾去。」

「他們在宿舍裏，兩個人不知在嘀咕什麼？」淑英回答了一句。

「別忘了看水，這雨快下到一個月了，看什麼時候能晴天？」曼萍看看夢菲，又看看魯野。脚步互相錯過去了。

夢菲，魯野二人來到宿舍，見了賀爾，江川，四個人圍圍坐了一個圈子，一年多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，能坐在一塊談話，由於立場的不同，雙方都像有一點兒尷尬，夢菲說：

「今天我想談一個問題，但是我希望我們能赤誠的談，開誠佈公的談，沒有成見的談；我們不論及

個人立場，不計較個人利害，完全是超黨派，超政治，激發于正義，跟真正友情的談話。」

三個人都沒有言語，夢菲繼續說：

「下了將近一個月的雨，整個小城的人心都變成灰色的了，由于蘇林：老教授的死，周天德的病回種其他的苦難，已經使每一個年輕人，變得頹唐，萎靡，悲哀，沒落下去；病的病，憂鬱的憂鬱，我們的生命就這樣不值錢，臨隨便便就讓疾病回死亡抓了去，國家培養我們不容易，現在打着這樣的苦鬥，將來我們都需要為國家做一番事業，我們不能輕易的就這樣白白的犧牲了！」

「因此我想我們必須發動一個大的募捐，來救濟疾病死亡的同学跟師長；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發動一種大規模的康樂運動，增進同學身心健康，獲得真正的娛樂。」

「好，夢菲！江川跳了起來，握住他的手說：『你真是我的同志，我剛才同賀爾正在計劃這種東西。』」  
「這可謂人同此心，可是我覺得要完成這兩種任務，必須集合各方面的力量纔能成功，因此我懇求你們三個人能够排除異己，各輸所見，精誠團結的携起手來，大家為一個目標去努力。」夢菲的臉上是嚴肅也是熱情。

「只要是為大眾謀福利，我萬死不辭。」魯野憤慨的說：

「我跟魯野雖然有意見，但是如果目標相同，我是擁護集體的。」江川從內心裏面發出的聲音。

「應該做的事，我們可以做！」賀爾微笑着。

「好！這是一個新生，我相信這件事由黨團讀書會三方面發動號召，是一股不可阻遏的巨流，這三方面的力量，恰如三隻金環，現在用熱情同正義的手，把它啣結在一塊，造成三位一體。我們可以想像到她的收獲同成就，讓我們熱烈的握一下手吧，我們的青春是屬於國家的，屬於大眾的，願我們真誠相見，團結到底。」

四個人站起來，相互熱烈的握了握手，他們馬上召開了一個會議，經過兩小時的討論，他們議決的事項如下：

◎為救濟貧苦死難師長同學募捐游藝大會，區黨部，青年團，讀書會，聯合劇團公演新舊名劇：

平劇：鳳還巢，四進士，敗馬記

秦腔：打燈上墳，還我河山。話劇：沉淵，鳳凰城，這不過是春天

◎組織嶺南康樂協進會：

游藝：新舊劇社，音樂會，各種研究會

運動：球賽，旅行，爬山比賽，國術

公益：儲蓄，服務，勞作

其他……………

第二天他們就用大型的佈告揭出，分貼各學院門口，大會設計了一個三環交織在一塊的標幟，留做大會的紀念，這圖案曾經使不少同學悟出了團結的真諦；他們向學校備案，校當局格外贊助，並且撥出一筆經費在郊野建了一所房子，開做療養院，有肺病的同學，可以住在裡面休養，另外買了幾頭奶牛，供給他們牛奶同雞蛋，並且還計劃第二年春天為教職員添蓋宿舍；這裡夢非魯野馬上籌備游藝節目，他們同賀爾，江川，曼萍，淑英等都準備粉墨登場，平劇在第五天頭上就要上演；他們由新聞系發起，為老教授募了第一次捐，並且讓老教授的女兒入了嶺南高中。當「四進士」上場的頭一天，天晴了，在細雨飄忽下露出幾塊藍天，上午十時，老教授安葬，新聞系全體師生及其他各系的同學都來送葬，林蘭也捧上一朵白花，擠在人叢中，默默的跟着前進，因為她跟老教授的女兒是同學；曼萍，淑英也都參加，他們都選了新聞學，她們是忙裏偷閑，因為她們正日以繼夜的排着劇，曼萍擔任了「沉淵」的女主角，淑英擔任了「這不過是

春天」的女主角。兩個人走在行列裏，頗引人注意，這時候天上有雨絲，有藍天，人羣中有沉痛的眼淚，也有新生的歡笑；老教授安息了，由於他的死，新的救濟跟康樂運動，也隨之誕生了；當大隊經過衛生院門口的時候，周天德正躺在病床上假寐，一陣淒哀的音樂，他問旁邊的一個看護：「這是做什麼？」看護說：「給龍王爺上香的，天快晴了，你的病再有一個禮拜也可以出院了！」外面老教授的靈柩正經過門口，鑼鼓聲更響，突然人叢中林菌用驚奇而愉快的聲音，高聲的喊道：

「你們快看，太陽出來了！」

衆人抬頭一瞧，一輪血紅的太陽，正從藍天中露了出來，一片紅光映滿大地，空中的細雨，變成一道銀絲，人們的臉上，淌着淚，淌着光彩，淌着感激的露珠……

太陽漸漸的上升了！

四

靜靜的初春……

冬天過去了，冬天什麼時候，悄悄地離開這小坡，沒有人曉得，也沒有人留意，只覺少女的髻髮，被春風吹得掩住了眉梢，柳枝發青了，牧童已經折下它來，當做短笛；大地上，麥苗泛起瀾瀾的綠波，蠶豆莢子亮晶晶的，菜花黃成了一片，也香做一團；每當菜花金黃的時候，滿山遍野便流蕩出一股歌綿綿的情調，春天火熱的情液，傾洩到年青人的心裏，他們快樂的唱，憂鬱的唱，眼淚織成相思，也用哀歌向遙遠……

誰不愛這惱人的季節呢？峯巒綠了，江流也綠了；嶺南三月，田野水聲潺潺，清流穿縱，又橫越萬戶人家；這甜美的悠靜的水鄉，和平，樸實，純愛，遍地溫存的力量。多少少男少女在藍藍的陽光下，顫動着心弦，要奏出迷惘的調子啊！春又來了，年年歲歲，她應該為人們播下溫馨的種子，年輕的伙伴需要她帶來優美的夢，雖然是那麼輕飄飄的難以捉摸，却有多少人跳蕩在山涯河畔，綠草叢處，春天的林野裡，他們虔誠的要春天回答他們的心願。

也許有些人怨春光瀰漫得太早，他（她）們還沒找到一顆默契的靈魂；看耀眼的菜花，金色的波紋，滲流到心扉裏，他（她）們悵悵的把窗子關上了！

關上窗子又怎麼樣，床頭是難挨的寂寞，慄慄的拿起筆，想把情懷訴給知心的朋友，可是又投遞到什麼地方去呢？凝了一會神，筆慢慢的落在粉色的信箋上了，墨痕淋漓的塗了一片，像一朵桃花，情不由己的推開窗子，紅霞漫散散，不花開了，菜花開得更盛，原野上一片黃，一片綠，春風吹過一陣泥土的



油脂香，鋤頭鏗鏘地落在田際上了。家家溪水邊上，都俯伏着洗衣女郎，她們的臉兒紅得像玫瑰，她們把紅紅綠綠的輕紗，曬在柳枝上，那浸在水中的雙手，是那麽柔潤，那麽嫩白……

漸漸蠶豆花開了，像千萬隻蝴蝶，綴滿林野，大地更增了十二分的美麗；這時候曼萍，正緩緩的走在萬綠叢中，她的脚那麽慢，那麽沉重，像拖着痲懷的心事，又像一陣莫名的煩惱襲上來；她停在金黃的油菜花前，懶懶的折了一支花，嗅了嗅，又輕輕的拋落了！她看看週圍的景色，鳥語花香，春色漫天而來，在大野的邊緣，有不少年輕的影子，浴在春風中，他（她）們都盡情的陶醉了。這情景使她低下頭，又沒有邊際的走下去，她不想去漢江，偏偏又走在江邊的桃林裏，那神秘的林子，每年桃花開得一片紅粉的時候，不知有多少戀人，低徊徜徉在事回，輕輕掉下感傷的淚珠；她扶在一顆桃枝上了，桃花剛剛吐紅，她不願想起從前的生活，更不願想到賀爾，近來他對於她更冷淡了，人們都謠傳着他愛上了淑英，雖然她自己不相信，她喜歡賀爾，他風流，他美，他有藝術的天才同修養，她愛他，是痴情的沒有條件的愛；她瞭解男人的心，喜新厭舊，當另一個誘惑的力量，增大的時候，他就開始一個新的追逐了；但是她原諒了他，她相信賀爾，能為她的衷情所感動，他不陰險，也不粗暴，她覺得自己可以為他犧牲，她恨賀爾，但她更愛賀爾，她還是必定愛他，忠實的愛他，永遠的愛他；想到這兒，她臉上溢出夢幻的微笑，她覺得這桃林美極了，江水綠油油的，是面發光的鏡子；突然她發現一男女從江邊走來，挨得那麽近，擠得那麽親切，也談得那麽妮妮可人，這是誰呢？她在想，如果那男的就是賀爾，女的就是自己，這麽走着，談着，穿過桃林，越過木橋，到那山角下小小的村莊裏，那兒有藍天，也有白雲……那該是一種什麼境界？……正當她想得出了神，那對男女漸漸的走近了，及至近得分辨出面貌來的時候，她幾乎驚叫了一聲，趕忙把身子藏在一個沙岡下，不住的發抖，原來那男的果然是賀爾，而女的不是自己，却變成淑英了；她的心怦怦的跳動，她不知是怒是恨是愛是愁，她見賀爾打扮得那麽美麗，淑英也修飾得那麽妖豔，她想跳出去，抓

住他們兩個人，問他們一個明白；她想把他們拋到江裏去，然後自己也跳下去，但是她又有點怕，有點恐懼，她的心不知想到什麼地方去了，直到賀爾同淑英，隱入桃林深處，她纔漸漸的清醒，她不知從什麼地方誘引出一股力量，她憤恨的站起來，又憤恨的走回去。她想告訴江川，但當她走到江川宿舍門口，她又不想進去了；她不忍看這幕悲劇，由她的手去拆穿；她又想到那痴情的愛的力量，她想勸賀爾，晚上她去拍賀爾的門，賀爾沒有在屋，她走出學校，在城牆邊的甬路上，她遇見了他，她一把拉住他，有力的說：「跟我去談談！」

「談什麼？」賀爾被她這一拉，却嚇了一跳。

「什麼都談，我們到城上去。」曼萍一股正義的聲音。

星光微漾，晚風低拂，大地上靜悄悄，春夜酥軟的氣息，正是多情兒女，殷殷話舊的情節；但是賀爾跟曼萍兩個人却默默的相對無言，曼萍是氣憤的沒有話說，賀爾是不想說話。這樣停了片刻，最後還是賀爾等得不耐煩，問道：「談什麼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曼萍嬌嗔的把臉兒望着城外星光下金黃黃的菜花。

「何必跟我動氣？」賀爾冷笑了一聲。

「誰跟你動氣，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。」

「不要聽外面的風言風語。」賀爾漫不經意的說。

「算了吧！何必掩飾，可是我要問問你，我們應該怎麼辦？」曼萍回過頭來，兩眼射出一道寒光。

「我們：」賀爾呻吟着。

「我不需要假意的溫情，我的心都傷透了！」

「你應該冷靜我！」

「我沒有眼睛；我不知道人爲什麼要沒有良心？」

「你是說我沒有良心？」賀爾的聲音加強。

「嗯！你沒有！你沒有！」她的身子往前探了一步。

「你何必這樣逼人？」

「逼人？是你逼我，還是我逼你？」

「不管誰逼誰，我問你，今天晚上你要怎麼樣？」

「我要你向我說明白，我們到底要怎麼辦？」

「我們還是一樣，我沒有愛別人，你要誤會就儘管誤會好了，我沒有解釋的必要。」

賀爾想走，曼萍的態度漸漸的變軟了，她走到他的跟前，低低的說：

「賀爾，你應該想想，我對你的真誠，我從來沒有想到別的念頭，也沒有顧到個人的利害；我對你最大的渴求，就是希望你忠實于一個人，讓她安心爲你念書，爲你活着。」

賀爾沉默的低下頭，曼萍激動的說：

「只有我這樣軟心腸的人，纔對你苦苦哀求；這些話埋藏在我內心裡面已經很久了，你應該明白我的心，人的一生活，不能有一件遺憾的事情。」

「我沒有遺憾！」

「但願如此，我哀求你，賀爾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！我對你沒有別的話再說，也沒有勇氣再說，我愛一個人，不是平凡的，也不是神經質的。」

「好，我走了！」

「讓我跟你一路回去！」

「不，我一個人先走，我還要參加茶會。」賀爾說罷，逕自去了。

這裏曼萍，一陣空虛，壓上她的心頭，她看看天，星雲下春天的夜晚，那麼聖潔，那麼靜穆；她無力的靠在城頭，禁不住漾出酸楚的熱淚，漸漸的流滿了雙頰，她不去擦，一任它流到唇邊嘴角，在她睜開一對模糊淚光的眼睛，萬籟俱寂，夜的江城是那麼美，也那麼淒清，那麼悲涼。

她酷愛賀爾的真情，漸漸變成一股仇恨，她要掀起這一道愛的波瀾，她想要去找江川一躡，剛有這個念頭，她便走下城牆，往宿舍去了。她很快的走到江川門口，裡面有燈光，她停住腳，心開始跳動，她見了江川應該說什麼？從什麼地方說起？她躊躇了，她的勇氣又漸漸消失，她想走，可是一想到自己的運命，她又停住了，她終於敲了敲門，裏面問「我誰？」她輕輕答「江川」，裡面說「出去了！」她呆住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她不想回自己的屋子，她茫然，她的腳在甬路上躑了兩三遍，突然她想到夢菲，她應該我去談談；她沒有想到理由，便又飛快的出城了。夢菲住的村莊，正涼沁沁附睡在春夜裡，斷續的犬吠，陣陣的菜花香，四野一片水聲，曼萍的心滲進去一點小小的輕快；她走進一家柴扉，來到夢菲的窗前，她心又跳了，她迷惘地用手輕輕彈了彈窗櫺，夢菲走出來，當他發現是曼萍，他驚訝的後退了一步說：

「哦！劉小姐，請屋裏坐吧！」

「想不到我來吧！夢菲。」

兩人在屋裏坐下了，屋內正燃着一隻紅燭，夢菲在寫一篇文章，曼萍說：

「春天的夜晚，你却能安下心寫東西？」

夢菲覺得曼萍的話有些異樣，他看了她一眼，見她在燭光下微微有一點憔悴，但是却顯得那樣楚楚可憐；他對於曼萍是傾慕，是同情，是敬愛，今天她突然來了，就坐在自己的對面，那麼溫情的對着他，他幾乎是有一點激動了。

「最近怎麼樣？生活好嗎？」

「談不上好，夢菲，我問你，最近賀爾有什麼軌外的行動？」

「沒有，我最近不常見他。」

「他跟淑英到了什麼地步？」

「真象不明，也是只聽別人說；您可以在談話裏探聽一下賀爾的口氣，如果是真的話，到可以勸勸他。」

「我爲這件事，心已經碎了，我沒有勇氣再問他。」

「我到可以跟他談談。」

「謝謝你，夢菲，你說我是相信運命的女孩嗎？」

「不，你在慈柔的心腸裏，還有一副倔強的性格。」

「真的嗎？我幾乎不相信我自己了！」

「環境是可怕的，這小城錯綜複雜，尤其一個女孩，應該把脚步站穩。」

「我現在應該怎樣做？」

「我希望能跟賀爾和好如初，如果不可能的話，也不要太傷了身體。」

「我要自己找路子，幾次我都在運命前面低了頭，我的淚已經流乾了！」

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！」

「是的，也許只有你能瞭解我，可是你偏偏不是賀爾。」

夢菲回答不出，靜默了片刻，曼萍把眼睛轉向掛在牆上的六弦琴，她露出點笑意說：「是新買的吗？我來試試。」

「好！」夢菲摘下來，曼萍輕輕撥着琴弦，她確有高尙的音樂天才，夢菲想起兩年前的秋天，她彈琴教一羣女孩唱歌，那情景歷歷如昨，可是人生的變幻也不知有多少了。他禁不住輕輕唱起一支纏綿的曲子，當歌聲還沒停止的時候，門外有幾孩子的手，輕輕扣起了門環；她不待主人的回答，就推門進來了，是林蘭，她穿一件藍色帶白斑點的旗袍，鑲着金邊，上面套一件紅毛背心，像女神般美麗站在燭光下，但當她看見屋中這種情景，她痴呆了，轉身便出去了！

「林蘭，回來！」夢菲笑着喊出：

「我還有事，我要走了！」林蘭嬌嗔的話語，在夜空中抖蕩。

「不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夢菲站在門口招喚，林蘭進來了，夢菲爲她介紹了曼萍，她手上拿着一個小盒子，雙手遞給夢菲道：

「邵老師，這是幾條青蠶，我給你養的，現在大了，送給你吧！」她把盒子打開，幾條青蠶正吞食着桑葉，夢菲謝了一聲接過來了！

曼萍看見這種情景，她在羨慕林蘭，女孩在這種年齡，正是天真爛漫，渾渾噩噩的時候，她或許用最大的痴情，在愛着她的老師，她不知道嫉妬，却更知道強有力的想來佔據她所愛的東西，她也許有痛苦，但爲的是什麼，却說也說不出來；她把那幾條青蠶遞給夢菲，正是向自己誇耀，她有這樣一位好的老師；那桑葉上面的露汁，是她滲流出的情液，青蠶也是她的心在蠕動；她想到這兒，她有些坐不住，她相信林蘭，已經用孩子的詛咒，向她發出怨恨的光；她不禁痛苦的站起來，握住林蘭的手，熱情的說：

「小妹妹，沒事到我那兒去玩！」

「好！」林蘭有些不好意思的回答，見曼萍走後，便問夢菲說：「邵老師，這位劉小姐跟您是什麼關係？」

「一位朋友的朋友！」夢菲掛起六弦琴。

「我相信您這句話！」林蘭臉上是微微的一些挑逗。

「你這孩子，爲什麼不相信呢？」夢菲笑了。

「不提劉小姐吧，邵老師，您組織孩子劇團，團員我已經物色好了，這是名單，有初兩個最聰明的男孩子，培子跟小清。」她拿出一張紙條，夢菲接過來。

「明天我們就組織成立。」

林蘭說完就走了，紅燭盪盪着淚，夢菲小立窗前，默有所思，他又輕輕的拿起來那一支筆……

春色更柔媚了，年輕的藝人，也更加活潑躍起來，江川也在嶺南中學兼了課。夢菲領導的孩子劇團正式誕生，他自任團長，團員三十多人，都是活潑聰慧的孩子，尤其是生長在本地的兒女，幾年的薰陶，他們的智慧都增高了，他們都能說流利的國語，態度也都那麼落落大方；夢菲按照每個團員的個性，寫出第一個獨幕劇「青春之訴」，每天爲他們排練；賀爾領導的嶺南音樂學會，也準備做一次大規模的演奏；裏面分國樂西樂及歌唱三種，參加的同學一共二百多人，賀爾選了幾個大合唱：「黃河大合唱」，「我所愛的大中華」，「中國人」，「行軍樂」，「同護江山」，「青年頌」，……等，每天晚上在大禮堂集中練習，歌聲高唱入雲，爲江川生色不少；另外江川主持的五十年代劇團，準備排演曹禹的「日出」，青年劇社演出沈浮的「重慶二十四小時」；銀星劇社演出熊佛西改編的「賽金花」，跟郭沫若的大悲劇「孔雀胆」，各演員都在鼓蕩的春風中，揣測角色的性格。第一個劇是「日出」，夢菲因爲給孩子劇團排「青春之訴」，他擔任了「日出」後台的總管理。女主角陳白露淑英不願演，她願過賽金花的癮，所以請曼萍飾了；方達生由江川自己上，另外他還兼了舞台監督，他跟夢菲兩個人，遷到嶺南大戲院去住，日夜趕做大小道具，「日出」的海報有兩丈多長，江川用藝術字寫上，嶺南第一線大學劇人，合力公演曹禹名著「日

出」；第一幕的立體窗子，江川親自畫圖樣，設計。他披散着頭髮，在緊張的工作中，他忘記了疲勞，忘記了休息，忘記了吃飯；他是海浪濤濤中一支警天的柱石，越在危疑震撼的時候，他越是堅韌不屈，他俠情，他勇毅，他支撐得住，別人也信賴他的力量，他的工作熱情，平均比別人高十倍，在一個劇團裏面，他最顯亮晶晶的星尾，他發着光，發着熱；他同夢菲幾乎有五天不出戲園子了。一天他們兩人在一個大窗子前面，低着頭釘景片，夢菲把「日出」裏面打吶的歌子，改成兩個曲子，「大生命」，跟「生之呼喊」，他寫在一張大佈告上面，準備練習演唱；江川低着頭用力的釘着釘子，當他釘完一塊鬆的舒口氣，滿頭上是汗珠，直起身來，夢菲把窗子打開，兩個人都不禁驚叫了一聲，原來窗外兩顆桃樹不知什麼時候，都開得花團錦簇，一片紅粉了，江川嘆息着說：

「幾天不離開後台，春光都快老了！」

「用我們的工作，向春天祝賀吧！」夢菲握住了江川的手。

桃花開了，江城春色更濃，數不清的男男女女，都奔向了江邊的桃林，那週圍四五里地的一座園林，嶺南春色都聚攏了來，桃花開得紅白相映，藍藍的天下，綠色的江流，遠遠望去，桃林紅豔豔、那是座花的世界，粉紅的世界，沒有人能瞭解到她的神秘，她的誘惑，她的醉人的懷抱；嶺南春天，當桃花盛開的季節，也是年輕人感情最容易顛狂，最容易神經質的時候；每當一陣風吹過，落英片片，千萬朵花瓣，千萬種風流，痴情的兒女，禁不住洒下幾點粉淚，感觸青春的易失……

一切工作都停頓下來了，全城的人們，都去遊春；有些孩子，走在田野上就輕輕唱出「青春之訴」裏面的一個插曲「草兒青青」，他們輕快的唱道：

草兒青青呀，

你離開了家，



騎一匹白馬，  
揚一片風沙，  
你奔向了天涯，  
爲了國家，  
爲了你身旁的她！

x  
x

草兒青青呀，  
我轉過了山窪，  
一陣風兒呀，  
吹開了鬢花，  
這鬆鬆的土地，  
爲了你呀，  
又長出了相思的芽！

x  
x

草兒青青呀，  
爲你寄上書札，  
千萬里關山，  
帶一個夢吧，  
你回來的時候，

x

x

你的青春，  
爲什麼染了白髮！

x  
x  
x

孩子們唱着，少男少女們笑着，春色更媚人了。原野上遍地都是踏春的人們，笑做一團，唱做一團，也嚷成一團。魯野與匆匆的跑來，拉住夢菲，江川，賀爾，周天德喊着要遊春去，他拿着酒走在前面，五個人邁向桃林，大家團團坐下，喝一口酒，唱一回歌，接着就漫無邊際的談起來，魯野笑着說：

「春天到了，這小城什麼怪事都有，中學的女學生跟着大學生跑了，紡二的小鳳姑娘突然懷了孕了，四大皇后都有了主了，蓉花小姐表弟遍天下呀……真是說也說不盡！」

賀爾呷了口酒，也笑着說：「女孩兒都變了，春天裡都在找理想的丈夫，現在是小學生，想嫁給中學生，中學生想嫁給大學生，大學生想嫁給出洋的！」

「出洋的呢？」周天德問。

「那只有嫁給下海的了！」大家哈哈一陣大笑，魯野說：

「聽說咱們學校的女同學，從入學到畢業對於自己的青春有四種做法。」

「哪四種做法？」周天德又問：

「一年級是囤積居奇，二年級是待價而估，三年級是廉價出售，老周你猜四年級是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四年級是大拍賣！」又是一陣大笑，賀爾江川不住的喝酒，夢菲說：

「西門外的潘金蓮是怎麼會事？」

「那還不知道，你真笨！」賀爾回答：「一個本地賣花生的老婆，長得有幾分姿色，不知誰給她起名

叫潘金蓮，於是誰從那兒過，都買一點花生。」

「這是沾了潘金蓮的光。」夢菲笑了，魯野又說道：

「老周，你知道男同學裏面，又有四種分類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老周臉一紅。

「他就知道吃豬肝，讀死書，害傷寒病。」賀爾嘲笑着他：

「聽我告訴你，第一種是希臘人，第二種是猶太人，第三種是日本人；第四種是中國人。」

「我不明白。」

「凡是沒有女朋友希望得到 Love 的，是希臘人；已經結婚有了太太的，是猶太人；同本地女孩搞戀愛或結婚的是日本人，什麼都沒有的，是真正的中國人。」

魯野說完，衆人笑得前仰後合，賀爾說：「老周是猶太人了！」

魯野接着對賀爾說：

「你跟江川是半猶太人，夢菲是希臘人，咱們裏面，沒有日本人，只有我一個是中國人。」

「算了吧，中國人不是你這樣的！」江川已喝得半醉，他又嚥了口酒。魯野繼續說：

「女同學的綽號，我統計了，一共有一百三十七個，讓我爲你們背誦一下：袖珍密斯，驅逐機，冲天砲，航空母艦，金字塔，甘帝的姪女，賽珍珠，二分之一，四大鬆懈，四大緊張……」

「好嘍，好嘍，你積點德吧！」賀爾阻止魯野不要讓他說下去。

「賀爾，你也要長點良心！」這突如其來的一句話，使賀爾的心怦怦跳起來，他有點兒吃驚，忙着說：「誰不長良心？」

「你，說的是你，你不長良心！」江川一拳向賀爾打去，賀爾一閃身，剛要發作，夢菲攔着說：「江

川辭了，快拉住他！」

話剛剛說完，一陣風吹來，從千萬柄桃枝上，抖下那麼些紅的白的，柔香的花瓣，繽紛起舞，真是落紅如雨，洒得滿頭滿身，眾人陶醉在一片旖旎的紅粉裏了，大家忘了爭吵，都懶懶的睡去。

當天晚上孩子劇團在桃林舉行一個春夜遊園晚會，江川也參加了，他們唱了會歌，把「青春之訴」通排了一次。這時新月如眉，斜掛林梢，空中氤氳着溫馨的花香，青草的氣息，孩子們有的坐着，有的臥着，江川爲他們講「遠方公主」，大地上沁流着柔軟的風，風中飄浮着一個纏綿的故事。夢菲聽見遠遠林中有人低低的唱：

春天到了，

桃花開了，

顏色比人更嬌嬌……

聲音是那麼甜，那麼柔美，他順着歌聲走去，清澄的月光正照着林蘭，那純情的少女，她不知什麼時候，離開隊，斜倚桃枝，眼睛痴望着遠遠的江水在唱；夢菲輕輕走回去取了六弦琴，又回到她的身邊很遠的地方坐下，顫顫的爲她伴奏起來，林蘭一點不知曉，及至一曲歌罷，站在她的身後，拿着琴，帶着微笑，她回過頭來，一陣驚喜，不知說些什麼，頓時臉上浮起層羞怯，夢菲說：「唱的很好，正是比時此景啊！」

「邵老師，我們到那面林子裏走走吧……」

兩個人往前步下去了，他們坐在離江邊最近的桃林裏，這是從林蘭認識夢菲以後，頭次坐在一塊談話，不知爲什麼，她坦潔的心靈，這時候不禁泛起一股悲情，她覺得這種難得的機緣，也許以後不會再有，幸福也許會很短，她不像兩年前那樣嬉笑自若了，近來一種莫名的感傷，常常苦纏着她；她大了，今年已

經十七歲了，學識也增高了，她開始認識了命運，她常常自己猜想，也許有一天命運會像一座苦難的山壓在她的頭上，她逃也逃不出；現在她安祥地坐在夢菲的身邊，夢菲對於她，是股生命的活力，她不能缺少他，她幾乎是跳出師生的範圍，而有點愛他的人格回品性了，她相信夢菲會引導她走上好的路子，她也相信自己這種想頭，當他們坐下靜默了片刻以後，她輕輕的說：

「邵老師，兩年了，第一次相會的時候，我還小呢！」

「現在你還是個快樂的孩子！」

「不，我不像從前那麼快樂了，我已經知道了，什麼是痛苦。」

「痛苦，你為什麼會想到這兩個字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你還記得上禮拜單獨給我出的作文題嗎？「少年的情懷」，我竟一句快樂的話也寫不出來。」

「你好像有點變了，我不希望。」

「我沒變，我只是更深刻的瞭解了我自己！」

「頭一次相會，妳說的話，曾經刺痛過我創痛的心，以後我纔愛這小城，也愛這小城的兒女。」

「是的，故鄉還是這般可愛，但是年年歲歲，桃花一次一次的開，人也一天一天的不尋常了。」

「我希望遠方人為江城帶來幸福。」

「我也深願，邵老師，你告訴我，為什麼有些人，想望着的，她得不到，不願接近的，却偏偏的找上來了！」

「這不是運命！」

「也許是種機緣吧。」

她睜着兩顆水汪汪的眼睛，凝視着夢菲，她希望他回答，夢菲只望着江水無言；這時空中月色流洩下來，地上滿是桃花的影子，湖畔有點點漁火，像是剛剛滑下來的流星，閃爍着飄向遠方了；夢菲的手，無意中觸了琴弦一下，鏗的一聲，像空中灑下一滴露珠，春夜如一縷輕紗似的，大地更靜了！林蘭變得那麼溫婉而又痴情的說：

「邵老師，好靜啊，記得你給我們講過冰心一篇文章，她說，世界上最美的東西，是默契的靈魂，她溶化了大地，溶化了整個的一切，最後連什麼都沒有了！」

夢菲的心動了下。林蘭繼續說：

「我希望江上有朵白帆，我隨着它飄，飄，沒有止境的飄向遙遠的盡頭……」

停了會兒，她又接着說：

「我願望世界上每個人都幸福的過活，而我自己却單獨的受苦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我愛他們，他們也都愛我！」

夢菲站起來，往回走，林蘭默默的跟着，穿過那座林子，回到原來的草地上，江川「遠方公主」的故事，剛剛講完，孩子們聽得出神，月光都撲到他們的臉上，夜已經深了……

當桃花漸漸開謝了的時候，江城藍藍的天下，常常發出了警報，年輕人們把躲警報當做工作當中安息的搖籃；當警報一響，田野間就跳蕩着人羣，有的談心，有的散步，有的索性到滑水河畔去釣魚，敵機有時一架兩架飄到上空來，沒有人理會，六十里地以外的飛機場，炸毀了，這兒還是靜靜的，警報聲中的林野，却變成了愛的溶和場了；蠶豆花漸漸老了，菜花也老了，麥芒已經出穗，海棠丁香也都開放了，桃林裏，軟紅紅的花香混入了泥土，林蘭變得一天比一天憂鬱起來，她曾經一個人跑到開謝了的桃林裏，黯黯神

傷，自己莫名的哭了一場，她邊哭，邊用小刀在一顆桃樹上刻了「痛苦」兩個字；另外曼萍也一天天消瘦下來了，她對賀爾雖然失望，但是她沒有絕望，因為演戲的關係，她跟江川接近的機會漸漸多起來，她發現江川沒有賀爾那麼風流柔美，却另外有一種堅毅的性情，這性情正是江川的傑作，爲了排「日出」，她親眼看見他處理了那麼些困難的問題，這些事，賀爾萬萬做不到的；她覺得淑英愛江川，是有她的高明的地方，但是他不懂得淑英跟賀爾的事情，江川不知道；她幾次想跟江川提提，又苦于無從出口，相反地却是淑英常常當着江川開曼萍的玩笑；江川爲工作的熱情所激動，他沒有時間再計較別的，他只是希望這個戲能光榮地演出，便完成他的心願；菜花盛開的時候，他的工作會鬆懈下來，現在桃李已謝，海棠將紅，工作又緊張了；他們還缺少「小東西」一個角色，江川去問夢菲，向孩子團團借一下，夢菲就讓林蘭演，林蘭起初不答應，最後也就從了夢菲的話了。在排戲當中，江川耳朵裏老是有人說賀爾向淑英的壞話，他聽得不耐煩，却又不能不聽；賀爾自從兼課以後，同時在排「賽金花」，并且主持嶺南音樂學會，在一個晚會上，他們會面了，江川滿腹悶氣，憤恨的說：

「賀爾，最近有人說你的壞話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別裝糊塗，你跟淑英是怎麼會事？」

「只要你明白就行了，我承認愛她，但是我並沒有忘記你。」

「放屁，你根本不夠朋友！」

「愛，應該是傾心所欲的，應該是主動的，不是勉強的，我對於淑英，並沒有首先發難！」

「你胡說，你以爲我不知道，曼萍對你多麼好，你辜負她的一片苦心，你又來找我的事，我告訴你，你不要瞎了眼睛。」

「江川，不要動氣，是非自有公論，一切你去問問淑英好了！」

「淑英是小孩子，你欺騙了她！」

「不，我拯救了她！」

「好，演完「日出」，我們再見吧！」

江川憤憤的去了，他去找淑英，淑英正在宿舍裡讀台詞，她對於江川的來，並不驚異，她是個輕鬆愉快的女性，任何一種誘惑的力量，戰勝她理智的時候，便跳到那個漩渦裏，盡情的玩，盡情的歡笑，她年輕，她貌美，她有向人誇耀的青春；江川跟她好，她喜歡江川，賀爾跟她好，她喜歡賀爾，她說愛一個人就要專愛那個人的長處，她喜歡江川的莊重，她喜歡賀爾的風流，但是在她喜歡賀爾風流的時候，江川的莊重就漸漸的忘了；她認為生命是應該具有彈性的，生活過程中誰變幻得最快，誰就能抓住現實，她從來沒有想到過去，更不想將來，一切只要現在滿足就夠了，有一天青草發黃，鬚髮變白，人們一天天衰老的時候，她說那不是屬於她自己的時代，她不會有那麼一天，她現在正讀台詞，一見江川，就笑着說：

「江川，我的故人，你的戲排得怎麼樣了，陳白露對你並沒忘情啊！」

「你太奇怪了，淑英，你為什麼變得這麼快？」江川餘怒未息。

「你看我變了嗎？我還是這麼愉快，這麼年輕，我還是喜歡唱歌，喜歡演戲，我還是愛早晨的陽光，愛秋天的傍晚……我變了嗎？」她是在江川面前讀台詞了！

「淑英，你受人欺騙了！」

「笑話，別人會騙我，是不是我騙了他還未可知。」

「有人造你的謠！」

「我不怕，江川，請你相信我，我愛一個人，是有立場的，是有絕對理由的。」



「你爲什麼跟賀爾好起來？」

「如果你認爲是真的話，賀爾也許有他可愛的地方。」

「你太不自愛。」

「朋友，尊重些，在賀爾面前，你問他，我是表示愛你的。」

拍的一聲，江川負氣的把門關上走了，他失戀了嗎？他不相信自己會爲失戀痛苦，但一種說不出的鬱悶，壓抑着他，他沒有辦法擺脫，他相信淑英受了賀爾的騙，他也相信淑英變了心，但是一想到工作，想到他一手支撐的戲，他不敢放鬆自己，他把痛苦跟憤恨的熱潮，都潛伏下去了，這是旁人所不能及的地方。「日出」決定四月五日上演，彩排那天晚上，他一夜未睡，窗外聲聲鷄啼，有海棠花香，他的頭髮披散着，在他的眼睛裏面，一會兒閃出了賀爾，一會兒閃出了淑英；他看着後台，後台是溫暖的家，許多人都在那兒安睡，他發現曼萍也披着大衣斜臥在沙發上睡着了，她的頭髮，爲了上台，燙得很美麗；他輕輕往前走了兩步，她睡得那麼靜，幾乎連呼吸的聲音都聽不見，他不禁想到她的性格，想到她的聰慧；他暗暗的思索，這樣一個嫵淑的女孩，賀爾爲什麼不愛她呢？莫非世界上的事，只有不滿足的慾望，纔是人類追求的目標嗎？如果曼萍是淑英，她纔不會跟賀爾好，但偏偏曼萍就不是淑英，淑英偏偏跟賀爾好了；他深深的嘆了口氣，恰巧曼萍微微的翻身，大衣的一半掉在地上了，他想爲她蓋一蓋，却又覺得勉強，正在猶豫的當兒，曼萍醒了，她睜開眼，方桌上燃着一截蠟頭，江川站在她的面前發呆，她慌忙坐了起來問道：

「江川，這麼晚，你也該休息會了！」

「天快亮了，我不想睡！」

「怎麼，你心裏有事嗎？」這句話在曼萍的心裏，蘊藏了多少天，這時候她說出來了，她幾乎有點可

憐江川。

「沒有什麼事。」

「你太累了，你真該睡會兒，來，在這沙發上睡吧！」她站起來了，推江川睡下，又把大衣爲他蓋好，她走到前台去了！

這種溫情的撫慰，使江川在鬱悶的心情上有了轉機，他感激，他睜開眼，他明白剛才讓他睡下並爲他蓋上大衣的是曼萍，不是淑英，他自己不是愛淑英的嗎？別人也都知道他愛淑英，他痛苦了，他望着那快燒完的殘燭，窗紙發白了，像是有鳥兒在叫。

爲了這點稀有的溫情，他覺得有人在暗中鼓勵他，引導他，他的戲成功了。春天的第一個戲，江川用手把太陽招上來，他暗暗感激一個人對他幫助的力量；全劇演出過程，都很順利，只是夢菲發現林蘭總是鬱鬱不樂，他問了她幾次，她總是不說；第三天晚上，當一幕終了，觀眾們都流着淚，林蘭的表情跟動作，血淋淋的寫出那一幅悲慘的畫面，小東西被人們悲憫着，哀憐着，當她在萬衆淒涼的氛圍裏，散開頭髮，去自縊的時候，她的淚流出來了，她的頭腦發昏，心亂如麻，幕剛剛閉上，她竟哭倒在椅子下面，接着昏過去了；衆人一陣大亂，夢菲慌忙扶她回到後台的休息室，讓她躺在一個大沙發上，她漸漸清醒過來，仍就痛哭不止，或許小東西的身世，勾起她的傷心，夢菲問她，她只是一言不發，好容易勸她止住哭，夢菲把她送回家去了。曼萍說：「這孩子心裏一定有事，戲使她動了真感情，她或許有隱痛。」

「她不像從前那麼快樂了！」夢菲有些黯然。

「日出」上演後第五天，大家聚了次餐，檢討工作的得失；席上，江川當着曼萍喝了許多酒，有人提議，男女主角，互敬三杯，大家一齊鼓掌，江川站起來說：

「劉小姐喝三杯，我情願陪六杯！」

「不是劉小姐，是露露！」

一陣大笑，曼萍將三杯酒一飲而盡。衆人鼓掌，江川也將六杯全喝了；他已有七八分醉意，蹣跚的走出來，外面是月色潑潑的晚上，他心頭阻塞的鬱悶，又衝上來，他信步來到文理學院的後身，邁向城牆，城上是剛剛修竣的一座小花園，一角茅亭，可以俯瞰遠山近水；每天晚上，都有一對情侶在亭上喁喁私談，那是個最幽靜的地方，江川繞過一顆綠色的芭蕉樹後，遠遠聽見亭上有對男女在合唱一支歌子，月色有些朦朧，他看不清是誰，看背影女的酷似淑英，他的火衝上來，他一步步沿着台階走上去，他停在離亭子最近的一顆芭蕉樹後，她看出亭上的男女，正是賀爾同淑英，不知是什麼力量，他從芭蕉樹後一躍便躍到亭子上去了，賀爾淑英回頭一看，江川頭髮蓬亂，兩隻眼睛發着光，領帶扭在一邊，十足嚇醉了的样子；他們兩個人想走，却又走不開，要說話又不便說，只聽江川冷笑一聲道：「談得好！」

「江川，不要來我麻煩！」賀爾鎮靜的把淑英拉在身邊。

「江川喝醉了！」淑英慢慢的說：

「我沒醉，可是我早就麻木了；這三天，我的心頭像橫着一塊木頭，我吐不出來，我痛苦的往下瞧，往下瞧……」江川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。

「江川，不要把人生看得太緊張吧，我對一切都是毫不介意的，我知道你的痛苦，可你不是怯懦的男子！」

「是的，我不怯懦，我陰險，我不顧朋友的道義，我欺騙人，我在欺騙一個女孩……」他的聲音漸漸高上去，兩個拳頭握得很緊，一陣風吹過來，使他的頭髮掩住了額角，他站在那兒，像演戲，像一位武士。

「你說誰？」賀爾用力的說出來。

「江川，我看你真的喝醉了，不要辜負月色，還是我露去吧，你這簡直是在做戲！」淑英微笑了。  
「什麼？」江川的眼睛幾乎要冒出火來。

「你在做戲！」她說完把身子轉過去臉望着月亮，嘴裡又喃喃的說：「我又不是陳白露！」

江川憤恨的一拳向淑英打去，接着他把她的身子扭轉過來，抓住她的頭髮，一推就把淑英推到亭子左邊，淑英驚嚇得叫起來，江川像條猛虎似的，雙手用力扼住淑英的咽喉，他想一下就結果她的性命，可是賀爾也早撲上來同江川扭打成一團，江川酒意衝上來，不知從哪兒來的力量，凶猛的一腳，把淑英踢下亭子，淑英從台階上滾下去了；這裏江川抓住賀爾的領子咬着牙說：

「賀爾，記得十天以前給你說的話嗎？我要你死！」

「你……」賀爾的力量，本不如江川，但是他知道自己不用力，就會吃虧。他說不出話，他頭上冒着汗，他在掙扎，也在抵抗，兩個人的衣服都破了，頭髮也都亂了，江川猛然想起口袋裏還有把釘景片的小斧頭，他伸手拿出來了，照準賀爾的額角劈了去，賀爾慘叫一聲，血流如注，頓時暈倒在地上了！

月色朦朧，大地無聲，江川也沒看一眼，揚長而去。三分鐘後，校警跑來了，幾個人把賀爾同淑英抬起，淑英昏迷，已經緩過來，賀爾仍是昏迷不醒的被抬到醫院裏去了；這全武行的慘劇，當晚就傳遍各學院，曼萍還沒有睡，聽見這消息，她又呆住了，她不知是快樂，還是難過，她覺得江川太可憐，應該懲治賀爾一次，這一打，自己的憤恨，也許能消了；她又想到賀爾，那麼孱弱的身體，受這麼大的傷，怎樣能夠禁受得住，雖然他對自己不好，究竟有一段緣份，他究竟不是太陰險的孩子，想到這兒，就彷彿她看見賀爾躺在牀上，滿頭滿臉鮮血淋漓，那種可怕的情景；她想去看看他，在他最痛苦的時候去看他；但一轉念，她想如果她要去看看賀爾，是不是表示自己又愛上他了？別人是不是會又說閒話呢？她躊躇了，她不經意的披上大衣，想往外走，又停住，最後終於走出去了，剛出門，迎面遇見江川，江川正來找她，他問到

哪兒去，曼萍回答不出，江川說：「妳的恨我已經消了！」

「謝謝你，江川，你是不是想看看淑英？」

「不，她不會怎麼樣。」

「精神還沒有恢復過來，江川，你休息去吧！」又是彩排日出時那種熱情的聲音，溫潤着江川的胸懷，他就帶着那點囑託跑回宿舍倒在床上了！

曼萍走出學校，到街上站了會，她決定到醫院去，十分鐘後，她站在賀爾病房外邊了，聽了聽袋面沒有聲息，片刻走出個護士，曼萍問：「怎麼樣？」護士點點頭：「還好！」曼萍輕輕推門進去了，賀爾躺在床上，滿頭纏着白布，面色蒼白，他睜開一對模糊的眼睛，發現向他身邊走來的是曼萍，這頭一個來看他的朋友，就是他所遺棄的女孩，他頭部一陣劇痛，止不住流出感激的淚花來，他探了探身子，想去握曼萍的手，曼萍却在很遠的地方站住了。

「哦！曼萍，我對不起你……」賀爾嗚咽的聲音。

「傷怎麼樣？賀爾，少說話！」曼萍還站在那兒不動。

「我事情做錯了！」

「你還好，過去的話，不必再提吧！」

「我很追悔，我得罪了你，得罪了江川，淑英，夢非……還有更多更多的朋友。」

「請你不要說下去吧，我不想聽！」

「我希望……曼萍……啊！好疼……」他抱着頭，聲音發顫。

「不要說話吧！」

「我希望我們還能和……和好如初！」他的聲音是那麼微弱。

「我再沒有勇氣！」

「曼萍，你坐到我身邊來，我請求你，我以後再也不胡鬧了，我感激你對我的好處，只有你愛我，也只有你能够瞭解我，我不恨江川，我恨我自己。」

「我看看你，我就要走了！」

「你別走，曼萍，我請求你再呆會兒，我想，我的傷兩個禮拜就會好了，好了以後，我們不再演戲了，我要靜靜的念點書，曼萍，你幫助我在村裏找間房，你爲我佈置好，晚上你可以到我那兒去看書，你就坐在我的對面，我們點一隻蠟，天到九點的時候，我就送你回宿舍，略過甜酒的舖子，我們一定喝碗甜酒，然後我一個人再回來，臨走，我要向你道聲晚安，如果你允許的話，我想再握握你的手……」他像孩子說夢話似的滔滔的說下去，臉上有點笑容，漸漸他沒有力氣，他的神經迷惘了，他像是昏昏的睡着了！曼萍在他說這段話的時候，她傻傻靠近窗子，臉背着他，說到最後，護士進來了，她向曼萍招招手，表示要她離開。曼萍會意，嘆了口氣，輕輕出來了，她走到門口，有個人在等他，她想不到是江川，驚訝的問道：「你不是睡了嗎？」

「我睡不着，曼萍，究竟是舊情難捨呀！」江川臉上沒有一絲表情。

「他的傷很重，你送我回去！」

兩個人往回走，一路上誰也沒有話，直到女生宿舍門口，江川說了聲「再見」，便走開了；曼萍躺在床上，百感交集，她細細咀嚼賀爾剛才那片夢裏的話語，她覺得他可憐，也許他以後會變好，就像他所說的，把生活調理得同一首詩一樣，自己是不是還可以跟他好下去，她又想到江川，他已發現自己去看賀爾，他不是要猜疑，想到這兒，一陣陣傷心。她覺得女人的運命太苦，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，她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，越哭越傷心，驚動了整個女生宿舍，有些人由於她的哭，勾出自己的隱痛，也禁不住流出淚

來，直開了半夜，宿舍纔漸漸靜下去了。

春天女孩兒好流淚，春天已經過了一半，蠶豆上市了，鄉姑提着籃子到城裏沿街叫賣，麥穗青青泛起綠色的波浪，紅杏結實了，田野間一聲聲杜鵑的哀啼，春天快過去了，誰又能留住她呢？自古紅顏薄命，女孩兒的淚，流也流不盡啊！

江川這幕悲喜劇，流蕩在江城的每個角落，賀爾還住着院，淑英，曼萍因為難為情，終日躲在宿舍不出來，江川反而變得寂寞無聊起來；他想代替賀爾抽「重慶二十四小時」，各方面的困難，使他很感棘手，他染上了春天年輕人的憂鬱跟悵惘。

窗外落着雨，天已經薄暮，夢菲回到村中的小屋，靜靜的寫日記，江川的一幕，使他獲得很大的教訓，他覺得年青人的感情，是匹脫了疆的野馬，在牠奔逐的時候，收也收不住，他深深的關懷曼萍，他觀察她在走哪條路。

七點光景，孩子劇團的增子，喘吁吁的跑來，手裡拿着封信，說是林蘭寫的；夢菲打開信，上面寫着：

邵老師：

春色將殘，多少天不見了，我病未好，

希望今晚能來看看我！

林蘭

一 89 一  
林蘭請病假，夢菲是知道的，她從演完日出，精神就沒好過，今天晚上應該去看看她纔對；他披件雨衣，增子撐着傘，往城內走去，空中微微有些風，走過街中心，轉進一條胡同，在一座門樓前停住，增子說：「到了，我要走了！」夢菲同他握握手，拍一下門，門開了，一個六七歲的女孩，引他穿過庭院，來到後面的小樓上，中間經過的走廊，客廳及堂屋，完全是紅木油漆的傢俱，大條案，大穿衣鏡，衣行保持

着舊傳統下面，大家庭的深沉與古老；林蘭的房子擺設着一張床，一座立櫃，一架梳裝台，一個書桌，牆上裝飾着畫片，書桌上燃着盞紅紗燈，綠色的窗帷，窗外是小花園，各種花草，開得爭奇鬥豔，兩年多，夢菲頭次看見這樣悠美而又華貴的環境，他像是同戰爭隔得更遠了。

這時候林蘭正斜倚床欄，蓋着床粉緞被子，她穿件紅藍交織的絨緊衣，胸前繫條白飄帶，他比演「日出」前消瘦多了，頭髮蓬鬆的，兩個眼睛，像是剛剛流過淚，那麼濕潤，也那麼美麗，整個這情景，使夢菲有點迷惘了，他愛這兒的靜，這兒的柔美，這兒溫存的氣息，他脫下雨衣，輕輕走到林蘭的床邊，林蘭想要起來招呼，被夢菲止住了！

顯而易見夢菲的來，給了這純情少女說不出來的溫暖，屋的環境雖然好，在林蘭眼中看來，却是一座牢籠，黑暗，潮濕，沒有陽光，她想把窗子完全打開，她想自由的飛出去；她躺在床上，她覺得一切都像缺少一件東西似的，她希望春天的夜晚，會有雙鬢情的手，輕輕扣起門環，那聲音清脆的就像敲在她的心弦上，然後門輕輕的推開，一個人進來了，他那麼年輕，那麼美，他留着長長的鬚髮，他的嘴角永遠有微笑，……他是誰呢？她也不知道，一想到這兒，她臉上就浮起希望的笑容，眼睛注視着門，却是好半天門並沒有開，窗外的雨淅淅瀝瀝的，那只是一個幻夢啊，她悲哀的低下頭去了，她知道那不過只是一個影子，一種想像，誰又能來看她呢？但是今天，恰好在她想望的時候，門真的開了，夢菲帶着混身的熱情，向她走來，她暗暗禱告，「這不是夢吧！」她覺得那盞紅少燈也格外的亮了！

「邵老師……」她溫情的叫了聲。

「林蘭，病好了嗎？我該早來看你！」夢菲坐在對面椅子上。

「好些了，邵老師，謝謝你冒雨來看我！」她心裡蘊藏着悲楚的精液，她想要使它流洩出來，但是那些些應該說的話，她不知從何處說起。



「林蘭，你瘦了，啊，記得什麼時候，你曾經這樣問過我！」夢菲在記憶裏搜索，他想不起來。

「前年冬天，我們在清水河畔……」林蘭輕輕的笑了笑。

「是的，後來，我自殺的時候，你曾經去看我，帶着梅花，前些天你又替我送幾條青蠶……」

「一切都像昨天啊！」

「一切都像昨天啊！」他輕輕重複了一句。

「令人難以忘懷的是兩個晚上，一次是江邊，一次在桃林，月色清明，你輕輕彈着琴；邵老師，你爲什麼不把琴帶來呀，讓我爲你唱個歌子，啊，多少天我沒有唱了！」她的痛苦，她的熱情，都淙淙地流出來。

「林蘭，先不要提唱歌，你告訴我，你最近精神很不好，你有什麼事嗎？」夢菲站起來了，他期待林蘭的回答。

「沒有，我……我只是心裏鬱悶……」

「年輕人爲什麼把日子過得這樣不快活呢？」

片刻的沉默，窗外滴嗒滴嗒的雨聲，夢菲注視着她。

「這日子好難過啊！」好半天林蘭纔抬起頭來。

「你是說這下雨的天氣嗎？」夢菲回身走到窗前。

「這雨都淋到我的心裏去了！」

「林蘭，一個女孩在求學時代，應該使她的心安靜，什麼也不想，什麼也不去過問。」

「我不能，我永遠靜不下去，我恨媽媽生下我來，爲什麼讓我這樣多感！」

「好孩子，告訴我，你心裏一定有事。」他想去拍拍她的肩，手又放下了。

「也許有吧，邵老師，你愛這下雨的日子嗎？在雨天你都做些什麼消遣呢？」

「我，不一定，看看書，寫點東西，俟了的時候，就彈鋼琴。」

「邵老師，你爲什麼不去打牌，泡泡茶館，喝幾杯酒呢？」

「林蘭，你問這些做什麼？這些我都不會。」他又坐在椅子上了。

「你能猜想出一個多感的女孩，在雨天的夜裏，她要做些什麼嗎？」

「這很難說，也許她要寫封長長的信，寄給遠方。」

「還幹什麼？」

「要不就織織毛線，學學繡花，抄幾支可愛的新歌，不然就躲在媽媽懷裏，故意皺起了眉頭……」

「你說，她還幹什麼？」

「那我就知道了！」

「也許她要對着一個人，訴說幾句內心的話。」

窗外的雨大了，滴在台階上，發出清脆的聲響。林蘭繼續說：

「這些天，問在我心裏面的事情太多了，邵老師，我覺得幸福不會輕輕的來，人人都有一個夢想，可

是，人就活在這個夢裏嗎？」

「人都爲一個希望活着！」

「希望的後面是什麼呢？邵老師，你該瞭解我內心的痛苦。」

「你太多感！」

「我也覺得自己是變了，我恨這個家，邵老師，你離開家這些年，不想它嗎？」

「不，戰爭把年輕人的家族觀念，都沖散了，五年來，我對於家，只是個淡淡的回憶！」

「家裏都有些什麼人？」

「爸爸媽媽和弟弟。」

「我爲他們祝福，邵老師，你是我最敬佩的先生，們都說中學時代的老師，印像最深，也最難忘懷，一生也會牢牢的記住他。」

「噢！」

「在這漫長的日子裏，每天總有一個人，默默地在暗中促我努力，他讓我讀書，讓我寫文章，讓我的心平靜。」

「這只是一種想像。」

「不，是一種安慰，一種力量，跟一種信仰。」

「真有這麼一個人嗎？」

「也許有，也許沒有，不過，隔三天五天，或是十天半月，只要我見他一次，就那麼輕輕的看他一眼，只看他一眼，便什麼都滿足了，我會安心的讀書，安心的寫字，安心的爲他活着。」

「這個人是誰？」

「他……哦！邵老師，這是什麼鳥在叫？」

窗外杜鵑一聲聲哀啼……

「是杜鵑，下着雨，它叫得這麼淒切！」

「春天了！像夢……邵老師，我要看看窗外的雨。」她慢慢的下了床，夢非爲她披上一件斗篷；她走到窗前，打開窗子，提起紅紗燈往外照了照，窗外一陣急雨，百花在萬縷銀絲中，顫顫的發抖。

「關上窗子吧！別着了涼！」

「不，杜鵑還在叫，它飛得那麼高，那麼遠……」

「它在呼喊人間的不平。」

「邵老師，一年多了，我常常想把自己，變成一隻鳥兒，就從這屋子裏飛出去，窗外是藍藍的天，我自由的掠過祖國的天野，一面飛一面唱歌，飛過漢江，飛過秦嶺，向一個更遠更大，更美麗的地方去。」

「年輕人總好有幻想！」

「不是幻想，那地方有豐富的草原，有甜美的沃土，有海洋，有森林……在我飛過的地方，也都是靜靜的村莊，樸實的人家，廣闊的田野跟河流……我自由的飛，快樂的飛，沒有人管我，我可以自由的呼吸，盡情的歌唱，最後我停在一個地方。」

「什麼地方？」

「那地方嗎？有我的幸福，有我的青春，我會在那兒長大。」

「你不懷戀你的故鄉嗎？」

「不，一年前，我還熱戀着這塊土地，我願在這兒靜靜的讀書，將來靜靜的過日子，我死守着這一片土，我什麼也沒有希求，但是現在我變了，我想跳出這個圈子，跳到一個廣大的世界裏去，我不願一個女孩生在那兒，就死在那兒，我不願讓我的青春埋葬在一個地方。」

「你想離開這兒？」

「嗯，世界是多麼大，多麼美麗，我願我是一隻自由的鳥兒，從這個窗子裏面飛出去，飛得那麼高，那麼遠，如果我能再伴着一個人，一個跟我性情投合的知己，我在他身邊走着，我想……」

「你該怎麼樣？」

「我想，我一直就在爲他唱着歌，快樂地唱着，永遠的唱着，但是……」

她興奮地面容，開始黯淡下來了，她關上窗子，兩個眼睛注視着夢非，禁不住的一陣懷楚，嗚咽的說：

「我，我有點怕。」

「怕什麼？」

「我，我怕這家的門牆太高，我飛不出去。我的羽毛還沒有豐滿！」

她一頭倒在床上，悲哀的哭起來了，她一面哭一面說：「我怕時間把我的青春毀滅，我的命太苦了……」

「林蘭，不要難過，你的病還沒好。」

「邵老師，今天晚上，你使我有機會，說這麼些話，把藏在我內心裏面的苦悶，都發洩出來了，我真痛快，可是痛快以後，便什麼都完了！」她越發傷心的哭起來。

「林蘭，告訴我，你有什麼事，我幫助你解決。」

「邵老師，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告訴你，我爸爸硬要……」

她悲哀到極點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「硬要怎麼樣？」

「他硬要逼着我：嫁：給鄉下的一個中，中年商人，並且不讓我念……念書了！」

林蘭說出她最傷痛的心事，淚如泉湧，她哭着說：

「爸爸今天去給人家下聘禮，就算訂婚了，媽媽不樂意，也哭了一天；今天爸爸不在家，我纔敢請您來，邵老師，我的命好苦，你，你該救救我！」

窗外的雨緊一陣，慢一陣，林蘭的悲痛使夢非萬感交集，他瞭解這是一個悲劇的誕生，幾千年傳統下來的這甜美的水鄉，不知什麼時候，蕩起一股細流，沒有邊際的流進年輕人的心懷，少女們都漸漸的變了；當戰爭捲到這兒的時候，人們一天天的多起來，她們接觸的領域擴大了，她們開始有了新的憧憬，新的

希望，她們喜歡跟外鄉人學習，她們想擺脫鄉土的愛，跳出這個小圈子，到那一個更廣大的世界裏去，可是封建勢力下的舊禮教，壓得她們喘不過氣來；她們掙扎，她們反抗，怯懦的就在運命前面倒下去，沉進無底的深淵。夢菲抬起頭，林蘭躺在床上悲泣不已，她溫情的說：

「林蘭，這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，你不要難過，你應該更堅強的活下去；林蘭，你是個聰慧的孩子，你年輕，你美麗，你應該不相信運命，你應該把勇氣拿出來，哦，好心的孩子，聽我的話，從今天起，你與奮鬥，奮鬥纔有生命的價值，眼淚只是一種屈服的表示。」

「我年紀小，我沒有力量，我想奮鬥，却沒有人……」

「我幫助你，林蘭，我願意我最大的力量，給你活着的勇氣，希望你做個新生的孩子。」

「邵老師，你說你給我勇氣……」她抬起頭，露出兩顆淚光模糊的眼睛，燭光映着她嬌美的面容。

「是的，勇敢起來，堅強起來，從舊禮教中解放出來，我要首先為你祝賀！」

「謝謝你，邵老師，只要我在你跟前，我願意勇敢的活着，為了一個希望，一個理想……」

「好，為這個希望活着吧，天不早了，我走了，我要看你睡好！」夢菲披上雨衣。

「不，我送你出去！」她滿面淚痕的站起來，臉上已經刻畫出希望的微笑，她順手提起那盞紅紗燈！

「你病還沒好，聽我話，睡下吧，也該做個好夢了；明天好了，我們還要演，「青春之訴」呢！」

「好，我聽你話，邵老師，你走吧，我站在西邊這窗子面前送你，窗外就是你走的那條小巷，你不是喜歡紅燈嗎？我隔着玻璃，用紅燈為你照着路，這象徵我們的光明，也象徵我們的希望！」

夢菲往外走了，雨勢甚緊，他踏着泥濘的路，經過那條小巷，遠遠望去，東邊這座樓的一個窗子，有片模糊的紅光，紅燈上下的搖動，隱隱約約的有個純情的少女，在向他揮手；那紅燈照亮了這條小巷，照亮了空中的雨絲，也照亮了他的心……

春殘了，春天夢一般的飄過去……

戰爭還在遙遠，緊一陣鬆一陣，江城三月漸漸的消逝，麥子熟了，蠶豆也都晒成乾的了；遍地的鎌枷聲，農婦們在打麥場拍着麥子，行人道上，也鋪滿了麥芒，任人們來來往往的踐踏；空中是一片白雲，一片藍天，新秧翠綠的都已成行，人們嚼着鮮美的蜜桃，也咀嚼着傳奇的故事，×××又發生婚變了，×××投江了，×××沒有結婚就懷了孕，×××跟×××被抽了……太陽一天比一天的熱，人們脫了棉衣，夾衣，現在又換上短短的白襯衫了；有人埋頭寫論文，有人計劃一個漫長的暑期，轉眼舊曆九月到了，家家準備插蒲艾，過端陽，園裏園外榴花開得耀眼。女孩兒身邊都綴上紅葫蘆，帶着香包，幾個學院聯合發起選舉五月皇后，事先派出許多活動份子，分頭去遊說講演，軟性聲報也大肆宣傳，結果託上帝的福，淑英以七百五十三票當選，榮膺五月皇后了。端陽節這天，萬千男女，都穿紅掛綠，帶着生命的笑，帶着幸福，成羣結隊的奔向漢江，連成一條十里長的隊伍，他們叫做「遊百病」。全體男女同學，也都參加了這個偉大的行列，江水微微的起伏，夏風輕輕的吹，多少男女在放情的追逐，盡情的調笑，瘋狂般的搶奪香袋；女孩兒把那種小巧的東西，綴成各種各樣的形態，綴着各種彩色的珠子，她們誇耀的掛在胸前，鮮豔的露出些絲穗，讓那些健壯的小夥子，用色情的眼睛，勾圍他們，搶奪他們；於是江邊上鑼鼓喧天，女人們的嘻笑，男子們野性的吶喊，鬧成一片，也攪成一團；人羣中有人發現了五月皇后，同學們瘋狂般的擁上去了，淑英打扮得像天仙，臉上泛着青春的笑靨，數不清的眼睛凝望着她，對她招手，向她呼喚，她點頭，她微笑；江川擠在她的前面了，他向她伸出手，他們握了一下，轟……贊美的手掌，從四面八方拍起

來了，賀爾也擠在她的對面了，他的頭上還裹着藥布，他也向她伸出手，他們也握了一下，轟……掌聲又起了。遠處人海裏有林蘭，她比從前快樂些了，她親手綴成了幾個香包，分贈給夢菲、魯野、江川他們，周天德也穿着一件藍藍的大衫，出現在人叢中，這一天沒有人看書，沒有人去尋找悲苦……

端午過後，孩子劇團演出了「青春之訴」，夢菲把林蘭的身世當做主題，寫了個三幕劇，「金鶯初唱」，他想從實辦式的婚姻制度下，解放出女孩的身心，讓她們自由的活下去；他請林蘭擔任劇中的主角，他學她有勇氣，堅定信念，爲己的幸福奮鬥；林蘭不顧家庭的反對，欣快的答應了，她會同她父親吵過幾次，她慶幸自己已勇氣，一天天大起來；在嶺南中學歡送畢業同學的遊藝會上，「金鶯初唱」光榮的演出了，林蘭沒有屈服在運命的腳下，博得了同情與贊賞的眼淚；夢菲很愉快，他希望這股細流，能鼓蕩成江河，湧出一條新生的路。

終於悠長的暑假到了，六月的江城，人們流着汗，外面的太陽像火燒，大批男女，投入了漢江的懷抱……

「游泳去！」大學生，中學生，小學生，數不清的男女，他們浴在綠色的淺波中，任它飄流起伏，無憂無慮的像輕舟般蕩了去。雖然年年的夏天，這江河的底層，會浮上一兩具含冤的屍身，雖然女同學到江裏游泳，本地人十認爲是不祥的徵兆，但是誰又能禁得住年青人的智慧呢？夏日的風情，都流溢在江邊了。沙灘上聚着年輕的兒女，他們在曬太陽，把皮膚染成健康的顏色，他們躺在那兒自由的談心，看江山如畫，秦嶺蒼茫的縹繞着白雲，他們的心相得很遠……

淑英同幾個女同學天天去游泳，賀爾不再去找她，她也不找賀爾；江川曾經跟曼萍一度談得很密切，但是曼萍鬱悶的心情，總是舒展不開，她還有點戀戀於賀爾，賀爾傷口完全康復以後，他在計劃一個新的理想，他找曼萍談過幾次，賀爾表示他今後要專誠地死心塌地的愛她一個人。有天晚上，他們談得很久，



賀爾激情的說：「晏萍，你告訴我，你對我是不是真心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「那麼你到底怎麼樣？」

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！」

「好，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……晏萍，你是我真正的知己！」晏萍走了，也許她帶着點難以捉摸的希望，她不能忘記同賀爾的舊情，她矛盾，她痛苦，她又暗暗的滴下淚，當江川問她爲什麼的時候，她彈着淚花說不出話來；第二天傍晚，她帶着夢幻的心情，跑到賀爾房子裏，一推門裡面坐着位半鄉下式的少婦，賀爾正跟她談話，她一遲疑，賀爾尷尬地站起來給她介紹說：

「晏萍，我給你介紹一下，這是我的內人，昨天剛剛從家鄉來！」復向那位少婦，指着晏萍說：「這是劉小姐，我的同學！」

晏萍呆住了，像是做夢，真是想也想不到，她能說些什麼呢？那個少婦癡神的注視着她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，像幽靈般的退出來了；賀爾並沒有送她，只見他臉上是痛苦的表情，她不相信這是真的，昨天賀爾還親口對她說過，他要實行一個新的理想，剛剛一天功夫，事情就變得這麼快嗎？天曉得這是在作祟；她狂回走，她最初並沒有痛苦，只覺這事情不會是真的，是夏夜的一個夢境，是她的想像，是她的龐難……她走回宿舍，她發現有許多隻眼睛，都像在嘲笑她，又像有好些人，在背地裏議論她，說她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傻子……她漸漸覺得這事情是真的了，不是夢，也不是想像，是賀爾又變了心，寫信把他太太叫來的，奇怪，賀爾什麼時候有了太太，他沒有說過，別人也沒有提過，這也許是賀爾對她的一種報復吧！她漸漸的想起賀爾來，她覺得真像江川所說，他欺騙了淑英也欺騙了自己，他不該這樣對待她，他會使一個懦弱的女孩；喪失活着的勇氣……想到這兒，他把一切都歸結到自己悲苦的運命上，她躺在床上

哭起來，哭得最痛心的時候，賀爾匆匆的跑去，兩個人沒有話，曼萍把頭轉到裡面了，賀爾站在地上傷心的說：

「曼萍，饒恕我，饒恕我的運命，想不到……人生的變幻太快，我的心是難以壓抑的痛苦……」

曼萍不答，仍是低低的哭泣，賀爾輕輕的出去了，曼萍從那一夜開始把人生看破，她患了高度的神經衰弱症，她不再想什麼了，她想把自己麻醉下去……

這是夏天的一個插曲，整個暑期愜愜的，悄悄的度過；人們談論着賀爾的事情，也同情着曼萍的運命；中午時候，江城酣睡正濃，大家都掩着門，喝杯苦茶，翻翻線裝書，度這悠閒的假期；黃昏時候，江畔草場有些人在徘徊，夜間十二點鐘以後，茶館中還有一兩個知己，在細細咀嚼小城的韻事；偶而體育系發動一兩次小型的游泳賽跟壘球賽，是炎熱季節中，微微泛起的波紋；大家都期待早秋的消息，因為有些新的伙伴，從遠方來，迎新席上又添了新客，江城又飾上一層新裝了。

果然樹葉漸漸飄零，男女同學早晚都加上一件毛背心，秋天真的判了；學校經過兩三年的動蕩不安，現在完全平定下來；新校長加強教授陣容，強調「安定第一，讀書至上」，黨派問題，大的衝突已經沒有，同學們吃得都很好，讀書空氣漸漸的養成了，搶參攷書，搶自修位子的事情，逐漸加多，搶飯的現象，已經不見；大家把筆記寫在用樹皮做的黃草紙上，晚飯後點一盞菜油燈碗，刻苦攻讀，沒有怨言，也沒有悽楚，往遠處看，戰爭有光明的憧憬，一切都需要更艱辛的支撐啊！

秋天來了，江城的每個角落，都飄着桂花香，人們夾着書，走進每條胡同，桂花溫馨的氣息，都要使你停住腳，仰起頭，看看是不是有花瓣紛紛的洒下來，人們溫潤在桂花城中，從早到晚，都感到秋天的可愛。

魯野夢非發起，組織一個以純粹研究詩為主體的星社，經常執筆的有五十幾個愛好文藝的同學，淑英

的詩寫得很好了，她近來專門研究莎士比亞的悲劇，她對於星社很幫忙，她主張演兩個戲爲星社籌募基金，她和顏悅色的把曼萍拉出來，重排「重慶二十四小時」跟「大地回春」；曼萍也想用演戲來刺激一下生活，也就答應了，於是江川演了「重慶二十四小時」的康泰，夢菲演了林白野，賀爾飾了「大地回春」的大老爺……秋光盈野，大家一團和氣，過往的鬥爭眼角逐，都早已忘懷了，賀爾跟江川握了手，雖然他們中間還有小的裂痕；賀爾從太太來了以後，不再提「戀愛」兩個字，江川跟淑英始終未和好，也更沒挽回曼萍的傷痛，他們在熱烈團結中完成了兩個戲，成績出乎人的意料，夢菲感激的說：

「這是我們織索捐遊藝會以後，第二次的大團結了，象徵我們的進步，也象徵學校前途國家前途，民主精神的蓬勃，我們應該歡欣的慶賀一下。」

「只要都能開誠佈公的去做，團結是沒有問題的！」淑英笑着說：

「也一定會有成績！」江川好像順着淑英的意思來說話。

「我相信，我們現在的努力，是爲了星社的成就，因此我們成功了，因爲我們的目標相同，我們單獨沒有立場！」夢菲興奮的說：

「是的，夢菲，我贊成你是個自由人！」曼萍輕易不說話，現在也開了口。

「我想紅葉爛漫的時候，我們到橋林去旅行，大家暢快的談談。」魯野做了個莊重的提議，夢菲接着說：

「好，再有兩個禮拜，橘子都紅了；那時候嶺南中學到橋林露營，我們也可以湊熱鬧，住上一夜。」

「贊成，我最愛秋天的晚上！」淑英看了夢菲一下。

計議已定，大家分頭散了；兩個禮拜，夢菲爲孩子劇團編排了一個獨幕劇「月亮上升」；江城的田野

，遍佈着打稻子的聲響，隆隆的像從空谷中傳來的回音，新米上市了；田間的渠水，不再像春天那樣潺潺做歌，微弱的流起來了；樹上金黃的柿子，廣場上金黃的穀粒，你會想到這水鄉年年是豐收的季節，秋天的江城，更洋溢着生命的豪邁同美觀。

重陽節後，月亮漸漸圓起來了，滿山紅葉，令人遐思，各學院紛紛做秋季旅行，大地上秋高氣爽，人壯馬肥，原野間又徘徊着年輕人的脚步；到橋林去的孩子，都紅紅的臉，提着一大提包橘子回來了，有的騎在自行車上，用條燈籠褲，裝滿一褲子橘子回來；有的一面走，一面嚼，一面唱；在橋林裏面，可以大嚼的吃菓子，沒有人來爭奪。早年這橋林週圍四十多里完全是菓園，經過多少年來的變遷，橋林漸漸的少了，但仍然是黑壓壓茂密的一片，從這村連到那村，橋林造成一座美滿的田莊；這兒叫神仙村，靠着排綠色的山坡，山坡下有密密的人家，紅紅的楓樹；這向是座茂密的大森林，她還保有原始時代的雄偉跟神秘，旁邊是道堰開，整個水鄉的溪流，都導源于此，一眼望去，水聲震天，落葉滿地，大森林的枝幹，一條一條，一條一條，使你感嘆造物者崇高的魄力，這兒是水鄉的靈魂，遙遙鑿着年輕人的心臟！

嶺南中學一千多男女童軍，宿在這座大森林裡了，孩子劇團同五十年代劇團，青年劇社，銀星劇社，單獨占據了一角，支了六座帳棚，他們在森林的極北部，搭了座台，那兒只是松風低嘯，輕微的水音；台上正佈着森林的野景，正是演「月亮上升」的舞台面，每個同學都帶來了飯盒傢俱，他們要在林中燒起野火，自己做飯，準備狂歡的度過這秋天的夜晚……

江川一行來得較遲，一路上他們過小橋，蕩漁舟，沿河邊揀發光的玩石，攀着半山的枝柯去採紅葉，來到神仙村已近黃昏，他們先到林中大量的吃了陣橘子，就回到這座神秘的果林裏，賀爾，夢非爲他們安排好帳幕，月亮就漸漸的爬上東山了！

林中陣陣嘹亮的軍號，那旁又響起一串大合唱聲，炊煙縹緲，水聲風聲，夾雜着戰馬的哀嘶，正是暮

悲壯的宿營圖。魯野說：

「你們看這情景，又讓我想起了太行的戰鬥。」

「誰騎馬來了？」淑英在問。

「嶺南中學的軍訓教官。」賀爾回答。

「夢菲呢？」

「他給孩子圍在化裝，「月亮上升」快上演了！」

他們擁到後台，纔知夢菲正在着急，原來他發現林蘭上裝以後突然不見了，他趕快派幾個人去找，都沒有找到，最後的人回來說：

「林蘭在森林的東邊，自己靠在樹上流淚呢！」

夢菲跑去了，林蘭在「月亮上升」裏扮一女神，她穿一身輕羅，長長的白紗拖在地上，她的身後長着對美麗的翅膀，她在一棵大樹下暗暗隱泣，夢菲溫婉的說：

「林蘭，怎麼了，身體不舒服嗎？」

「不，邵老師，我忽然心情感覺不好，不知爲什麼？」

「好孩子，安靜會兒，戲快上演了！」

「我覺得將來的日子很可怕！」

「不是我告訴過你，不要怕，有我在你身邊！」

「我也這樣想，哦！月，快上來了吧！」

「是的，隨我回去好了！」

林蘭擦擦淚，默默的走回去，嶺南中學的同學，正在吃晚飯，飯後經過半個鐘頭的休息，「月亮上升

「，輕輕的揭幕了，那時月亮正隱入林梢，台前點着兩隻大紅燭，一千多人都靜靜的坐在草地上，靜悄悄，只是四野的虫聲，織成美妙的音樂。

「月亮上升」是寫森林中一個女神的故事，她因爲這森林太黑暗，便去追求光明，中間遭受種種魔難同波折，她會幾次到人間我尋一隻遺失的金箭；爲了射穿月亮前面那座銀色的屏風，她悲歎，她受苦，幾次失敗，空中都有種誘人的音樂，促她努力，最後她終於衝進廣袤宮，把月亮牽引到這森林裏來了，于是月亮上升了，大地上充滿銀色的光芒。當全劇告終，舞台只流蕩着陣陣仙樂時，那對大紅臘燭，恰好滴盡，月亮也真的從林梢中升起來了，全劇在音樂同詩一般美好的氣氛裡完成；全場少男少女的心境，陷入到月光神秘的想像裏，沒有掌聲，只是無限的迴思，縈繞心懷，像夢，像回到另外一個真理的世界；多少人闔上眼，女神的美麗同那娟娟的面龐，便映入眼簾，他們愛她，傾慕她，想念她……

林中是月光的世界了，紅葉塗了層月色，顯得那樣嬌紅，松針都亮晶晶地閃爍着……秋天的月亮，那樣美、那樣清潔，那樣皎潔，這座遠古的森林，在月光下年輕了，它在感激女神，爲它帶來了青春的憧憬。

同學們都分散開舉行小的集會，夜靜了，風清了，水聲像音樂，蟲聲如一支纏綿地情歌，年青人在這時候都應該找自己最知心的朋友，對着月光，對着森林，對着清潔的心靈，低低的傾吐……

那旁遠遠坐着的是淑英同曼萍，她們挨得那麼近，手握得那麼緊，月光照着她們的頭髮，她們的臉……誰讓她們兩個人坐在一塊，沒有人知道；曼萍臉上悲愁，眼角浮出了淚光；淑英溫和得像小妹妹，她指着月亮說：

「曼萍，月光真好，我最愛秋天的夜晚，我們不要辜負它。」  
「是的，月光真好……」她像在自語，那麼慢，那麼低沉。

「兩年了，我們從來沒有在一塊談談吧，人家會說我們是仇敵。」

「我不這樣想！」

「我看你太悲苦，曼萍，我很坦白，把一切都看淡點吧！」

「我想不開。」

「你是不是還想賀爾？」

「不，我早就死了心！」

「我贊成，我覺得，有朋友就玩玩，沒有朋友，就自己跟自己玩，你看月亮是我們的朋友，森林也是我們的朋友。」

「我不如你，淑英！」

「不，我們都還年輕，還有的是好日子！」

「我覺得不會再有好日子了！」

「放寬心吧，路是人走的，多少人還傾慕我們呢！」

「也有多少人在替我們悲嘆！」

「曼萍，你是天生的苦心腸，在我尋人生的樂趣方面，你不如我！」

「我的命太苦，我很願意像你那樣快樂的活着，但是我不能，我遇見的都是黑暗如山，駭人的暴風雨……」

「那又怕什麼，撐緊舵，風越大，我越覺得好玩。」

「我太胆怯，也太懦弱，我怕我活……」

「不要胡想吧！」

「我，我不如你！」

曼萍哭起來了，淑英攙住她，讓她低低的隱泣……

另外遠遠坐着的是賀爾同江川，他倆談得那麼親切，也那麼真誠，江川往後拂了拂頭髮說：

「賀爾，我們同時入學，一塊爲爭取革命而奮鬥，我們是同學，也是同志，不想中途，竟遭遇了意外的魔難。」

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！」賀爾像在重復曼萍的話。

「我深深懺悔過去的魯莽！」

「我深深懺悔過去的無理！」

「這是我的遺憾！」

「這也是我的遺憾！」

「賀爾，今晚月亮這樣好，國家還在打着苦仗呢！」

「我們慚愧！」

「我們學了什麼？快畢業了，又能給國家做些什麼？」

「但願本着良心，國家培育我們不容易！」

「我近來對於黨務有些灰心，一面求學，一面辦黨，什麼都做不好。」

「我拘有同感！」

「夢菲究竟是堅穩地站住腳了！」

「他有他的看法！」

「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已經不平凡，願我們不要辜負它。」



「我也這樣想。」

「時間是把血淋淋的刀子……」

賀爾沉默，夢菲望望淑英同曼萍，又看看江川同賀爾，他感激的握住魯野的手說道：

「這是精誠的感召，魯野，希望離開嶺南以前，我們再有幾次空前的大合作。」

「只要有機會！」

夢菲笑了笑，跑進孩子劇團的帳幕，招呼他們睡覺，林蘭坐在一塊大石頭上，正對着月亭出神。

「林蘭，睡去吧，天不早了！」

「我願坐到天明。」

「你又在想什麼？」

「我想明天回家，怎樣對付爸爸。他不准我露營，他並且威嚇我，說那家商人，要來催我過門了！」

「你怎麼樣？」

「我說我根本不承認這門親事，你們逼得我緊了，我只有死。」

「不是死，是反抗。」

「反抗不了呢？」

「繼續反抗，你的勇氣還不够，孩子，再堅強些！」

「邵老師，我的力量究竟太小，我的羽毛還沒有豐滿，有一天你走了，我一個人，誰來幫助我，誰來

鼓勵我呢？」

「孩子，我不走，不要倚靠我，是我幫助你，你要自立。」

「你是我的導師！」

「睡去吧，夜有點涼了！」

林蘭回到她的帳幕裏去了，月亮已到中天，金黃黃的，大森林靜下去了。

一陣號音，飄過夜空，蟲聲更密了，孩子們也入夢了，森林的懷抱裏，只剩下個個帳棚，一個個崗兵，月光照着他們，年輕的兒女們睡熟了！

不知什麼時候，一片烏雲湧上來，大地黑暗了，月亮蒙在雲彩裏面，吐不出光來，有個黑影子長長的頭髮，幽靈一般的從帳幕中出現，她混身像存顫抖，她走一步，停一步，像在禱告，又像在悲泣，最後她悄悄的隱沒在林中了！

五分鐘後，一陣淒厲的警笛響起，好些人都從夢中驚醒，一個守衛的童軍，大聲的喊道：「有人跳河！有人跳河！」慌忙中十多個勇敢的隊員跳下去了，在喘急的河水裏，他們救起一個女郎，早已不省人事，經過一陣緊急的救護後，纔漸漸清醒，原來是曼萍，她被夢菲魯野抬到帳幕裏去，淑英爲她換了衣服，大家圍着她坐下，林蘭也醒了，湊上來，一齊問她爲什麼投河，她握住林蘭的手，眼淚汪汪的說：「我相信運命！」

夢菲阻止大家，不要再問她，讓她養養神，這時陣陣風來，涼氣襲人，魯野燒起一簇篝火，大家圍着取暖，月亮還沒有出來，遠遠的有鷄啼，魯野說：「天快亮了，我們坐着等待黎明吧！」

曼萍在淑英的懷裏，閉上了眼睛，賀爾始終沉默，突然夢菲在火光前大聲嚷道：

「等待黎明，等待黎明，一切都需要等待天亮，我們的國家，我們的前途，我們的事業，朋友們，我們需要早晨，早晨的陽光，陽光裏生命的力，爲了紀念這個夜晚，爲了曼萍的投河，我想把我們星社的定期刊物定各爲「待宵草」。」

「待宵草……」曼萍夢中喃喃的聲音。  
遠遠的鷄又在唱了！

他們真是伴着早晨的陽光回來的，回來以後，曼萍就病倒了。江城桂子飄香的季節，褪了色，深秋過後，就是初冬的天氣了；戰局一天天的嚴重，敵人進犯湘桂路，直取桂西，那個山水甲天下的文化城，便在悽慘的砲火下粉碎了，多少文化人，顛沛流離的逃出來，掙扎在死亡線上；湘桂路上，成千成萬難民的行列，造成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撤退；桂林淪陷了，敵騎縱橫，山河變色，雖然隔得那麼遠，江城流溢着不安的空氣，在緊張中，貴陽變成最前線，重慶有錢的人士，準備做最後一次的逃難，政府也有遷往康定之說。幸而龐大的天兵，從中原飛到桂北，撲滅了這條火焰，敵兵節節敗退，金城江收復了，柳州收復了，萬千的健兒，源源開往前方，他們穩住了這個危疑震盪的局面；他們都穿着草鞋，跋涉幾千里長途，冬天快到了，大公報首先號召發動全國獻金，慰勞過境國軍，頓時各處響應，馮玉祥先生以年老的身子親赴各縣勸募，這消息傳到江城，夢菲回魯野，江川，賀爾召開了一個會議，他強調國家高于一切，任何成見，都可以在國家前面，放棄小我，成全大我，來維護民族的最高權益；他強調每一個集團都應該合作，不能單獨的去，他主張響應獻金運動，擴大勸募；江川，賀爾，非常贊成，魯野也表示承認；於是他們聯絡學校當局跟地方黨政軍商各界，成立了「慰勞國軍獻金勸募委員會」，擴大宣傳，定期在十月十五日到國民兵大操場舉行全市各界獻金競賽，事先勸募委員會發動許多人到各中小學去講演，那些天真的學生都想盡方法，把自己的糖果錢省下，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，準備獻給英勇的戰士，全城掀起了獻金的狂潮，各學校都在爭取獻金最高紀錄的冠軍；夢菲，魯野等，更是每天忙到晚，他們在寫標語，傳單，編了許多獻金跟慰勞將士的歌子，分發各中小學去演唱，又組織了街頭勸募隊，家家戶戶去勸告，正在如火如荼的當兒，馮玉祥先生在十四號下午趕到了，這不啻是火上加油，獻金熱潮，如瘋如狂；十五

號早晨，天空飄着雨絲，大家興緻絲毫未減，全城大中小學生及市民等，兩萬多人，組織了偉大的遊行行列；他們在街上走着，旌旗招展，歌唱入雲，每個人都準備獻出最大的力量，最多的金錢；各村的保甲都組織了鑼鼓隊，一路敲打助威，九點鐘，大隊人馬齊集在大操場上了，雨絲飄着，主席團宣告開會，儀式舉行完畢，兩萬多人，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馮玉祥先生蒞台講演；他穿套灰棉軍裝，深深的鞠了一躬，向大家說道：

「同學們，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弟，抗戰打了七年多了，我們還能在這兒有書念，有房子住，有飯吃，這是不是國家的恩典？」

「是……」一陣天崩地裂的回答聲。

「現在我們的國家，已經到了最緊急的關頭，我們的仗打得最苦，我們已經遭受了慘重的犧牲，我們再不努力，我們的國就要亡了，我們的民族也沒有了！……」

台下是痛古的回憶。

「爲什麼我們這樣苦，犧牲這樣大，不是我們軍隊不能打，是我們的國軍 武器不好，裝配不好，糧餉不足，不夠營養……但是他們還能打勝仗，還能以少數的兵力，消滅敵人大大的兵團，這是什麼力量，這是我們中華民族不可撼動的元氣。」

又一陣熱烈的掌聲。

「現在冬天快到了，我們的國軍只穿着草鞋，穿着單衣，挨冷受凍，吃不飽，穿不暖，雖然這麼苦，他們還是在那裡天天打着仗，時時刻刻的拚着命，因此我們不忍坐視，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國軍受罪，我們要他們吃得飽，穿得暖，養好力氣再去爲我們打勝仗；他們在出力，我們要出錢，因此我們要熱誠的獻金，踴躍的獻金，我們多獻一塊錢，國軍就多增一分力量，國軍多增一份力量，敵人就減少一分力量，同學

們，大家伸出熱情的手來吧，爲國家爲民族，爲了自己……」

掌聲從四面八方傳了來，雨漸漸的大了！

主席團是由夢菲魯野等九個人組成，夢菲當了主席，這時候宣佈獻金開始，鑼鼓聲大作，國立第一中學的代表首先捐獻五萬元，衆人大鼓掌；嶺南中學接着獻七萬元，春明女子中學獻上許多刺繡枕頭，毛巾，花手帕跟國幣十萬元；入羣有些騷動了，一個代表衝到前面來說：「報告主席團，私立立人中學全體師生捐獻國幣十五萬元。」

一陣鑼聲，春明中學的代表，馬上站在條凳子上，高聲喊道：「春明女中再增加五萬元。」

「好！好！」鑼鼓聲停了！人們擁擠得更厲害。

「不行，不行，我們也要加，不能讓女同學佔先！」立人中學的學生嚷起來了，他們當場募捐，幾分鐘後，那個代表也站在凳子上喊道：

「立人中學再派克自來水筆三支，國幣八萬元。」

「好！好！」先前喊好的人又助上威了！

春明女中的代表，臉羞紅了臉，擠在人羣中不見了；接着，第一小學獻六萬元，考院小學獻八萬元，江南館小學獻七萬元，自強小學獻九萬元，突然有個粗壯的嗓子喊道：「師範學院獻國幣二十萬元。」

一陣暴風雨似的喝彩，接着流水一樣的，文理學院二十萬元，法商學院二十萬元，工學院二十萬元；忽然有個同學又大聲喊道：

「師範學院體育家政兩系單獨捐獻國幣二十萬元。」

這個大的數字，人像潮水般的泛濫起來，有幾個學院，力爭到底，最高紀錄曾經到達三十六萬元之多，雨一陣大，一陣小；最後是兩會獻金，主席用傳音筒向觀衆報告，大家在熱烈期待的靜穆下，有人喊道：

「商會代表慰勞國軍捐獻國幣十五萬元！」

轟……羣衆們的感情爆炸了！各個角落鼓蕩着憤怒同咆哮的聲音！

「奸商，奸商，賣國賊……」

「打倒囤積居奇，發國難財變象的漢奸！」

「再讓他捐！再讓他捐！」

「打，打這種喪盡天良的東西！」

一陣騷亂之後，主席團派人跟商會代表交涉，商會表示無力再捐；在交涉的時候，舉行個人獻金，首先一個女孩子跑到獻金台前虔誠的說道：

「剛才春明女中的代表，願意把她剛剛訂婚三天的金戒指，獻給英勇的抗戰將士！」

她說完便拿出一個亮晶晶的金戒指，雙手捧着擲進櫃裏去了，雨中滿場飛花的贊美聲，大家都在人羣裏搜索春明女中代表的影子。

片刻有個衣衫襤褸的乞丐也擠到前面，拿出兩張鈔票說：「這是昨天討飯要的五十塊錢，捐給國家，聊表我一點熱心吧！」

又有個白髮的老婆婆，領着個五歲的孩子，顛巍巍的走過來，拿出一千塊錢說：

「先生，我的大兒子作戰死了，二兒子在中央軍校，這是我最小的兒子，現在把他的糖菓費一千塊錢，獻給國家吧！」

多少小學生向着這老婆婆致敬，雨大起來了，主席宣佈了商會無力再捐的消息，全場上是內心悲憤的叫喊，呼打之聲不絕，這時夢菲，他壓抑着情感顫聲的說：

「同學們，請大家看看，我們今天獻金的情緒是多麼高漲，競賽的程度是多麼熱烈，我們是來自戰區

的窮學生，沒有錢，沒有接濟，爲了表示一點我們熱愛國家的衷情，我們賣大衣，賣字典，湊點錢，獻給英勇的戰士，我們甚至把自己最心愛的東西，自來水筆跟訂婚戒指都獻了出來，這是我們今天最大的收獲，我們的最高紀錄都到了三十六萬元；但是商會比我們錢多，買賣都很發財，他們竟獻出十五萬元，這太少了，我們不能強迫他們出錢，獻金是激發于良心的驅使，我們只有哀求他們拿出良心，拿出錢來！」

一段話，場上靜下去了，夢菲又對着商會代表熱情的說：

「朋友們，再捐點吧，我們都是苦孩子，錢太少；你們不比我們，多捐點錢，多打幾個勝仗，勝利也就多接近一天，我們都是愛國的商人，都是有良心的兒女，再捐點吧！」

商會代表們把頭轉過去了，沒有理會，夢菲看着他們，看看羣衆，再看看主席團，他用最高度的容忍，感情的說：「朋友們，你們就不動一點心嗎？你們可以再少捐點，讓大家知道你們是更愛國的商人，不落人後，呵！」說到這兒，他變得非常痛苦的，用手擦擦臉上的雨點，更感情的說：「我真诚的懇求你們，讓我來跪下，讓我們主席團全體都來跪下懇求你們，再捐一點錢吧！」

主席團九個人都跪在台上了，雨打在他們的頭上，羣衆陷人痛苦的沉默地期待裏面，商會代表你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沒有聲音，也沒有表示。

三分鐘後，夢菲頭上淌着淚，也淌着汗，他跪在那兒，挺直了身子，悲痛內澀地喊道：

「親愛的同學們，雨這麼大，我們主席團全體都跪在這兒，懇求他們再捐點錢，他們沒有表示，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，我們用我們最大的容忍，最大的熱情，做最後一次的懇求，讓我們全體有良心的好兒女，大家一齊跪下來懇求他們吧！」

他嗚咽了，咕咚一聲，兩萬多純情的學生，都跪在泥濘中了，滿天急雨掠過來，全場悲情如火，馮玉祥先生，掩面而泣，半數以上的人們都下淚了！這悲壯地大場面，真是震動了天地，沒有人想到更大的災

難，悲苦佔滿了整個身子，學問，青春，事業：什麼都沒有了；沉痛，恥辱，七年的苦仗，弱小民族該聯身了，跪在那兒臉上的淚是悲愧，是說不出來的熱愛民族的痛……

商會代表們屈服了，他們也獻出了最高數三十六萬元，獻 競賽宣告結束，共得四百五十二萬三千元，全部交學校當局轉給重慶勸募總會了。獻金造成江城第一等大報，人人都沒有忘記膝蓋上面的泥濘，是噙着血淚的直誠地反抗；當走過那座大操場，熱潮泛起，每個人都牢記了那個歌泣的故事……

漸漸從家家戶戶趕製寒衣，跟女同學手上的紅藍毛線上面，發覺冬天又來到這小城；今年的冬天，什麼都冷靜了，冷靜中有人傳誦着曼萍回周天德熱戀的消息；這消息起初人們不相信，最後終於證實了；他倆已經沒有辦法擺脫，也沒有辦法排解，自然的要締結到婚配的路上來了；聖誕節還有十天的光景，周天德因為勤苦攻讀，品學兼優，學校發給獎狀，並頒發清寒好學獎金三萬元，他用這筆錢宣佈跟曼萍在聖誕節那天結婚，委託魯野，夢菲辦理；魯野夢菲商議了下，他們分頭去我周天德跟曼萍；魯野跑到宿舍，周天德正在看「經濟政策」，魯野笑着說：

「老周，快結婚了，還有心看書嗎？」

「我是結婚不忘讀書！」周天德比從前開通多了。

「我問你，你跟曼萍怎麼這樣快？」

「我們都有這種需要！」

「你不是已經有了太太！」

「我知道，她也知道；那是鄉下式的，古董式的，我跟她沒有感情，我們結婚半月，我就跑出來了；她的性情，品德，學問，事先我都不知道，她不是我的妻子，她只是伺候我母親的工具，是封建制度下的犧牲品；她是善良的，我可憐她，同情她，但她不認識字，對我事業上沒有幫助，我沒有辦法救她，也只



有讓時間拖下去……

「想不到你也搞上戀愛，並且結婚了！」

「奇怪嗎？魯野，像我這樣的書呆子，曼萍竟愛上了我，並且我也愛上了她！」

「你的結婚動機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我寂寞，我孤獨，你們都參加任何活動，我沒有；我的理想，只是能求得更高深的學問；但是冬天的晚上，當我讀書的時候，我希望有個溫暖的家，那我會讀到深夜，也寫到深夜！」

「你把曼萍當成你解除寂寞的工具！」

「不，這句話太罪惡；我深深愛着她，我幾乎愛一種具有林黛玉典型的女孩；她悲觀，她痛苦，她需要我這樣老實人，來安慰她，來鼓勵她；她不需要跟別人，胡亂的好下去，那將要遭遇更悲苦的運命；我們的結合，毋寧說是我救了她，使她走上新生的路。」

「你到滿有你的戀愛哲學！」

「我向她說，我家裡有太太，可是由家庭主婦，我們可以離異，現在我需要事業上的朋友，我需要小家庭，我的妻子需要是大學生，並且需要有才幹。」

「她怎麼樣？」

「她笑了，她說想不到你也能這樣侃侃陳辭。」

魯野大笑，拍了拍周天德的肩膀走了。

在他找周天德的時候，夢非去找曼萍，曼萍已知來意，笑着打招呼道：

「夢非，我已經有歸宿了！」

「想不到！」

「我也這樣想，夢菲，也許我跟周天德結婚，是我痛苦的一種解脫，我愛賀爾，也愛江川，我還深深的愛着一個人……」

「那個人是誰？」

「那只是一條影子，也只是我心上的一個念頭，現在也都成過去了；夢菲，那天晚上投河，我沒有死，我有了新的警悟，也許我能活得更加，但是我必須走另外一條路子！」

「什麼路子？」

「同周天德結婚的路子！」

「是的，我有些明白。」

「我深深的愛着賀爾；江川追過我，我跟江川好，幾乎是我對賀爾的報復；但是我愛江川究竟是痛苦，因為他跟淑英好過，我喜歡一個男子瀟灑的專愛一個女孩，後來賀爾的太太來了，我發現他們並沒有離，于是我就死了心；我不願賀爾在愛他的太太之外，還來愛我，如果他是真心的話；因此我發覺越是智慧的孩子，越不容易愛，也不值得愛；現在我跟周天德結婚，與其是「愛」，還不如說是「恨」，是「悔」。

「是的！」

「我太脆弱，太怯懦，也太相信運命，我跟周天德結婚，也許是運命注定了的！」

「你對周天德的印象怎麼樣？」

「周天德不過是一個影子罷了，我只是愛他的典型，愛他的靈魂，甚而可以說是愛他天真的愚蠢！」

「他是一個忠厚老誠的青年。」

「是的，他對我也許是一座新生的橋樑。」

「不過他家裏有個舊式的太太！」

「我知道，他也告訴過我，我就因為他的純樸無華，纔把自己的青春，獻給一個最老實的人；在這社會裡，周天德也許沒有更大的發展，但是他是父親的好兒子，妻子的好丈夫！」

「是的，老周會忠實于你。」

「爲我安心吧！夢菲！」

夢菲走了，他跟魯野開始籌備周天德的婚禮；另外嶺南第一線大學劇人聯合公演曹禹的「家」，也在加緊排練了；魯野飾高老太爺，夢菲飾覺新，賀幽飾覺民，江川飾覺慧，淑英飾琴表妹，林蘭飾鳴鳳；導演把瑞珏排成曼萍，但是因為她要做大新娘，婚期跟演期，衝突一天；可是大家都希望看曼萍的戲，又因爲夢菲演覺新，大家便要求夢菲請曼萍出來，演一天瑞珏，曼萍在略一思索之後，慨然的允諾了；當下瑞珏決定採△B制，第一天由曼萍演，第二天第三天由另一位丁蘭小姐演，第二天便是曼萍的婚期；江城的冬天，迷濛了一層白色的霧，園子裡的紅梅都開了，開得那麼嬌豔，像新娘潤紅的雙頰；這裏周天德，曼萍，在忙着做衣裳，借家俱，粉刷房子，準備安排一個「家」；那邊江川，賀幽忙着找角色，做大小導具，借服裝，也在安排一個「家」；夢菲一面排戲，一面忙着籌備婚禮；「家」的第一幕，是描寫覺新同瑞珏結婚的場面。他心頭是些異樣的感覺，在舞台上排着戲，那個「家」裏，他是新郎，曼萍是新娘，覺新同瑞珏結成了夫婦；而回到周天德的新房爲他佈置的時候，這個「家」裏，新娘還是曼萍，新郎却變成周天德了！他體會着這兩種「家」的意味，也許舞台上那個「大家」的崩潰，就象徵舞台下這個「小家」的誕生吧！人生就像一場戲，也像一場夢，他嘆息的往往把曼萍就叫成瑞珏，却又不自知的笑了。

在「家」演出的前五天，另外的「家」裏又發生了劇變，林蘭逃婚了；他的父親逼迫她正月初六就要嫁過去，她死也不肯，她仍然堅持不承認這門親事，父女爭持不下，母親同情她，讓她到城外的外婆家暫住；她揮着淚扮演了鳴鳳，她比從前的境遇更壞，意志却相反地更堅強了！

這時候江城爲兩個「家」的誕生，像從冬天的霧裏，看見了早春，看見了陽光；周天德的新房就設在夢菲院內，同夢菲的房子，緊緊靠在一邊，中間只隔一遺牆，窗外是株紅梅。新房是由夢菲一手設計的，他幾乎就想到這是覺新的新房，也像是爲自己佈置的；紅暖帳，紅綾被，桌上是滿滿的梅花，中間一對二尺長的大紅喜燭，下面是紅紅的炭火；滿屋子洋溢着喜氣，洋溢着純靜的美；夢菲坐在書桌前，靜靜的寫「家」的說明書；頭一句他就這樣說：

紅梅夜，花燭照春宵。

高家大房的長子覺新，在行婚禮，月色鋪滿湖畔，霧靄迷濛，梅花像雪，愛梅的人，正撫摩着梅林低徊，湖水是一片藍色的夢：

周天德立在他的身後，他迷惘地說：

「天德，像是我結婚，却明明在你的新房裏！」

「是我結婚，也是覺新結婚，也是你結婚。」天德回答。

夢菲繼續寫下去：

春天了！像夢，新人哭舊人也啼……

「啊！林蘭說過這句話，那純情的孩子！」他喃喃的自語着。他想起鳴鳳的運命，又繼續寫下去：

夜色淒清，是大風雨的前刻，一個純情的少女，輕輕扣着窗棧，渺茫的黃金夢，愛戀的人……什麼都完了！

「林蘭不會是鳴鳳吧！」

他走出這個「家」了；轉眼就到彩排日期，正是聖誕節的前兩天，團契的同學舉行大合唱；舞台上那個「家」，從高老太爺到僕人張二，二十八個人都擠在一塊了，四幕五景七場的戲，直排到深夜四時，窗

外聲聲鷄啼，全家人圍着一大盆炭火，困倦的話起家常；江川，賀爾對曼萍直呼大嫂；魯野在旁笑道：

「曼萍今天離開這個『家』，明天就回到那個『家』裏去了；新娘去了，新郎是不是跟着去呢？」

曼萍把頭低卻懷裏，夢菲臉紅了，魯野又笑着說：

「幾年的飄流，曼萍終於有個家了！希望你們的結合，不是奉兒女之命！」

「也希望這家是真正的『家』，而不是『枷』！」江川接着說。

「願明年今日有個小寶！」淑英嘻笑的說。

「三天以後，我們這個大家庭就崩潰了，小家庭也跟着誕生起來！」魯野不住的贊嘆。

「幸福的是老周，我們爲『家』接到天明！」

夢菲的話說完，窗外鷄鳴不已；遠遠一陣悠揚的贊美詩同大合唱聲；第二天周天德結婚的前夕，「家」正式上演，瑞珏同鳴鳳都成功了，台上淌着淚，台下也淌着淚；周天德坐在第三排，看看那個「家」，又想想自己的「家」；覺新的新房裏，紅暖帳，大紅燭，窗外湖畔，湖畔上的梅花；他想到自己的新房，紅暖帳，大紅燭，窗外的梅花，屋中的炭火；他羨慕覺新，羨慕夢菲，也羨慕自己；他覺得自己就是夢菲，也是覺新；一時又想到台上新房的新娘是瑞珏，是曼萍，自己新房裏的新娘，是曼萍還是曼萍，……一陣迷惘的憧憬，他闔上眼，竟想不出什麼也不知道了！

次日聖誕節的早晨，天上飄着雪花，教堂的鐘聲響着，年輕人們特別忙了，忙過節，忙婚禮，忙看「家」……人々呈露喜色；周天德的結婚大典，魯野當了總務；夢菲男嬪相，淑英女嬪相；江川，賀爾都是介紹人；經濟系系主任爲男方主婚人；中國文學系系主任爲女方主婚人，校長爲證婚人；地點在青年食堂，下午二時行禮，賀客迎門，一團喜氣，好不熱鬧，來賓紛紛用紅綠彩紙塊跟綠豆，往新郎新娘臉上拋，落葉繽紛，林蘭在行禮時候爲他們朗誦了一段喜歌，大家逼迫新郎新娘報告戀愛經過，接着儀式完畢，一

一陣排山倒海的開酒聲，曼萍已經微微有些醉意，不久，天近黃昏，同學紛紛起座，聖誕夜到了，雪花紛飛中，聖誕老人家家戶戶去送禮物；新郎新娘入洞房了，有的人們也跟着去了；夢菲魯野等又回到舞台上那個「家」，新娘換了。這個「家」紅燭高燒，音樂低奏，調笑新娘鬧得最熱烈的時候，那個「家」，也正是紅燭高燒，音樂低奏，大家圍攻新娘最緊張的階段；台上的瑞琪望着梅花出神，台下的曼萍也望着梅花出神；台上的夢菲嘆息了，台下的周天德也嘆息了！「家」一直演到兩點纔完，最末一場，窗外正是滿天的大雪，瑞琪病倒，覺新垂淚，窗外有孩子在學杜鵑叫……觀眾們散了，演員們紛紛卸裝離去，後台只剩下三五個人；夢菲發現林蘭披一紫紅色的斗篷，靠着窗子，正默默的出神。他忙問：「林蘭，還不去！」林蘭不答，夢菲走到她的跟前，看她已是熱淚盈眶，驚詫的問道：

「你怎麼了，孩子？」

「我，我感到空虛！」好半天她才說了一句。

「快回去吧！天不早了！」

「回去？回到哪兒去？我是個沒有家的孩子了！邵老師，剛才這兒是多麼熱鬧，一家人出出進進，笑語連天，儘管有衝突，有鬥爭，究竟還是一個「家」，可是轉眼的功夫，什麼都完了，什麼也都沒有了，「家」崩潰了，人也散了，死的死，走的走……就剩下我一個人了，剩下我一個有「家」歸不得的孩子了！」她哭出聲音來了，靜夜裏哭得那麼悽切。

夢菲同情的站在她的身後道：

「好孩子，不要難過吧！有我在你身邊，不回去也可以，跟我去鬧周先生的新屋去！」

林蘭擦擦眼淚，兩人走出戲院，空中雪花未停，却是已經露出個多半圓的月亮來；月光涼沁沁的，經過福晉堂，聖誕樹上燭光輝耀，大彌撒典禮的合唱聲，正鼓蕩着夜空，他們出了城，月光下踏着雪，披着

紅抖篷的林蘭，是那麽嬌柔，那麽美麗，她在夢非的身邊，輕輕走着，她低低朗誦着「家」裏面的台詞：「明月何時有？」夢非也就輕輕的 answering 着：「把酒問青天」，「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」……念到最後，林蘭熱忱的說：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」邵老師，不，我願叫您一聲大少爺，我問你，你喜歡瑞珏嗎？」

「喜歡！」

「喜歡梅表姐嗎？」

「喜歡！」

「那你不喜歡鳴鳳了！」她嬌嗔的說：

「我更喜歡！」夢非笑了！林蘭忽然站住，仰起兩道亮晶晶的眼睛，痴情的說：

「真的嗎？邵老師，你叫我一下鳴鳳！」

「鳴鳳！」

兩個人沉默了，只是脚下踏着雪，沙沙的聲音；他們走回去，周天德的新房內，最後的一批同學還在取鬧，他們逼迫新娘子唱桃花江，夢非回來給解了圍，大家把目標又集中到夢非身上，都在喊：「又一個新郎來了，覺新也入洞房了！」夢非端起一杯酒，對大家道：

「我把這杯酒，請新娘子喝乾。大家休息去吧，天不早了！」

「到底新郎偏向新娘子！」一陣嘻嘻的笑着。

曼萍感激的把那盃酒端起來，一飲而盡，眾人散了，夢非回到自己房裡，也是紅紅的炭火，紅紅的臘燭，林蘭正坐在書桌前出神，隔壁新房漸漸的靜下去了；他聽了剪燈花，林蘭夢幻的說：

「新郎新娘安睡了！」

「天已經發亮！」

「邵老師………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

林蘭抬起頭，在她臉上，正浮出一個美好的夢，她像自語似的說道：

「這房子裏有紅燭，也有炭火，邵老師……………」她又溫柔的叫了一聲：「你，你為什麼永遠是一個人沒有一個家呢？」

「我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們都是沒有家的孩子！」

突然夢菲披上大衣，拿起手杖，溫情的對林蘭道：

「林蘭，天快亮了，你要休息一下，我走了！」

「到哪兒去？」

「學校宿舍，孩子，安睡吧！明天一早我來看你，我輕輕扣着窗子，也輕輕扣着你美好的夢……………」我走了！」

他慢慢的轉過身，推開門，出來了，他怕林蘭不睡，又低低的在窗前說了一句：

「孩子，你的心太好，爲了我內心安寧，睡下吧！」

林蘭在屋裏輕輕的答應：「好！邵老師，我聽你的話，你走吧！」

夢菲站在院子當中，回過頭來，看看周天德的房子，又看看自己的房子；紅燭還燒着，梅花吐着芳香，雪正紛飛，他想想曼萍，又想想林蘭，禁不住又想到「家」的情節：

紅梅夜，花燭照春宵……………」



月色舖滿湖畔，霧霏迷濛，梅花像雪……

湖水是一片藍色的夢……

他走出衙門，原野一片遼闊的白雪，月光清冷，他一步步往宿舍的路上走去……

六

第四年的冬末……

江水悠悠的流着，嶺南迎春開遍了原野，小城還是那麼純情的哺育着一代兒女；這寧馨的搖籃，多少人在她的懷中，夢一樣的推開窗戶，綠色的枝葉，鮮紅的花朵，智慧的手採擷了林中成熟的種子，他們就捧來播在自己的心田裏；看春去秋來，花開花落，什麼時候盼望金色的果實，臨到收穫的季節，他們就離開她的懷抱了；面對這甜美的靜靜水鄉，四年苦守的寒窗，也許要臨風洒淚徘徊不忍離去。再相會還不知道什麼時候，託戰爭的福；帶我們到遙遠，現在却要踏上歸途了！

江城殘臘，泛不起微波，多少綺麗的夢，多少歌泣的故事，都像烟雲般的飄走了；事過境遷，偶而回憶起來，不過是一股感傷，一點清澀的淚痕……眼前還是迷惘的霧，苦難的歲月已經不同了！

魯野，江川，賀爾，周天德……都在安心的寫論文；夢非到本年冬季，學分已經修完，他擲下筆就重同江城告別了！當他把論文交給系主任的時候，他感激林蘭，那十五萬字的文稿，是這個痴情女孩費半年的功夫，靜靜的騰清完的；這十五萬字，更陶冶了這少女多感的性格；她的心變得更純，更靜，更美，也更堅定了。她今年已經滿了十八歲，逃婚以後的日子，她一向都住在外婆的家裏，外婆對於她的婚事，力主自由，她想靜脫枷鎖，她要排除萬難，開始同運命鬥爭！這是夢非的脾氣，每當她天天抄寫夢非的論文，就有一股溫存的力量，一股堅毅的力量，鼓蕩着她，激動着她；她常常把筆腳在嘴邊，對着鏡子照照自己，鬢髮低垂，眉峯如黛，她暗暗祝禱，已經不是個懦弱的女孩了！

正是星月交輝的晚上，家家戶戶掛着紅燈，周天德同曼萍婚後第一個孩子降生了；是個男孩，長得有

像媽媽，周天德給他起名叫小萍，這新生的一代，生下來，就落在這溫暖的搖籃裏。

學校黨派的糾紛越發的平靜下去，同鄉會跟系會的活動也逐漸減少；有學術性的壁報同刊物，却日漸增多，這說明同學讀書的風氣，不但養成，而且更進一步的有所做爲了！

夢菲，江川爲孩子劇團編導一個新型歌劇「夜行曲」，他們以一種新形式，來創造一個新的理想，沒有管弦樂，他們憑藉舊中國的大三弦，把弓子搭上，就噙噙的拉起來；這是新的嚐試，也收到良好的效果。「夜行曲」歌劇的演出，爲小城吐露了光明；夢菲跟江川親切的握住手，他們意外的成功了！

江川又準備排「萬世師表」，跟「清宮外史」。魯野畢業，決定再回到太行山區游擊隊的根據地。周天德做了爸爸以後，生活的担子壓着他，他到國立第七中學教書去了；校址離城三十里地，他每星期回來上兩小時的「國際貿易」。曼萍整天在家抱孩子，她比從前消瘦了，也很少去上課；婚後的曼萍，也許一切都變了，周天德或許就是她新生的橋樑，她不再回想過去，那孩子就是她的生命，她把一切都寄託在這嬌小的下一代了，雖然她還那麼年輕，還不滿二十二歲……

淑英呢，還是那麼愚昧純真的過着，她沒有愁，沒有憧憬；她的未來籠罩着模糊光明的遠景！

天快亮了！

中國廣大的土地上，都呼喊着這種聲音；戰爭已經看見勝利的真實，摸不着陽光的人們，他們在行盼天明！

天真的快亮了，但是黎明以前，最黑暗的階段，還沒有過去，戰爭在接近勝利的時候，也更艱苦。七年的苦仗，中華民族的一切都在蛻變，舊的勢力倒下去，新的翻上來。海洋上的戰爭，反侵略的砲火，已經逼近了三島，中國需要強大的反攻力量，中國需要新式裝配，新式武器……于是超越歷史功績的史油城公路，在人定勝天的開拓下完工了。這條中國的輸血管，她流進來，戰車，坦克車，新武器，新機械

，戰爭的新精神，反攻的新動力，……總犧牲了無量數中美健兒的血肉，爲中國戰時的神經中樞，開闢一條大的動脈。在遼闊的國土上，敵人正以他殘餘的兵力，作孤注一擲。我們需要反掃蕩，反轟炸；我們需要新軍，需要素質優秀的青年，來拯救勝利前最艱苦的階段，來完成反攻的壯舉。爲了這神聖的使命，國家英明的掀起了「十萬智識青年從軍運動」的熱潮；七年的苦仗，智識青年應該拿起槍直接的參加戰鬥了。國家大聲疾呼：「青年們到戰場上去！」「青年們飛上天去！」他們指出了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青年們應該起來了！這一偉大神聖的號召，全國聞風響應，其勢直如怒濤洶湧，激蕩澎湃，不可遏止，全國各地學校的青年，都放下書本，走出學校，參加青年軍的行列了；全國各地成立了「青年軍徵募委員會」，每天在那兒報名的青年真是爭先恐後，絡繹不絕；往往一個學校全班畢業同學，全體從軍，那種慷慨悲歌，從容赴戰的精神，令人欽仰，也令人感泣！嶺南江城也捲入這從軍的狂潮裏了，各學院同學，紛紛請纓，狂潮激蕩了悠靜的水鄉。男同學開始拍賣衣服字典同各種書籍，女同學把各種心愛的東西，也都贈給心愛的朋友。有些人準備送出征，江川預備用「清宮外史」這個戲做爲贈別的禮物，大家紛紛交換紀念品。中學更是如火如荼，本鄉的女孩兒也把花朵摘下，告訴媽媽說「要走了！」校長在紀念週報告，莊嚴的說：

「這是我們熱血智識青年報國殺敵的機會，千載一時，萬不可失去。希望我們從軍，不是神經質，不是麻木的響應；更不是藉從軍來改變我們的環境，故意荒廢我們的學業，而達到某一種自私的企圖。我們是瀟子愛國的赤誠，激于我們的責任感，激于中國青年的良心，把一切都獻給我們的國家！」

江城爲從軍熱，震動了天地，白髮的老婆婆，都忙着爲自己的兒女，準備行裝。一對對情侶，在依依話別。魯野頭一個報名從軍了，魯野的從軍，很出人意料，他向人表示：「不管我的立場如何，我愛的是國家，是民族，國家現在需要我們，我們現在就要把自己還給國家，因爲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，只有國

家的利益，纔是真正的利益，也只有國家最可愛！」

他報名了，由於他體質特別健康的關係，允許他受訓三月後直接飛美學驅逐，再回來爲國效命。這使魯野更真誠的把自己獻給了戰爭，他不久就可以成爲一個空軍將士了！

賀爾和魯野之後，也報名從軍。徵募委員會想請他到遠征軍當一級譯員，他請求直接參加作戰；他的妻子已經懷了孕，再有一個月就可臨盆，他希望生下來是個男孩，他可以不再回來了！

淑英是女同學中第一個從軍的戰士，她頭天報名，第二天就把頭髮剪短了。有些人說她從軍，是爲了出風頭，更有人說她去追賀爾，她絕對否認，並且在壁報牆上刊登一段啓事，請求尊重她個人的信譽；她確實是受熱情的鼓蕩從軍了，她覺得女孩並不比男孩弱，在這血與火的時代，女孩爲什麼不可以轟轟烈烈的幹一場呢？她應該走在前面，爲中國新女性奠下一條勝利的基礎。

淑英的從軍，使曼萍暗暗流下淚；她覺得女孩一結婚，意志，青春，事業，想望……便什麼都沒有了，她看看懷中的小萍，那就是她的生命，她什麼也不再想了。周天德對於從軍沒有反嚮，他是準備用學術報國的。江川在排練「清宮外史」之餘，特意去找夢菲，天已近黃昏了；夢菲正在作一個遠行的計劃，江川進來了。

「清宮外史排得如何？」夢菲問：

「還好，夢菲，我問你一件事，你對從軍運動做何主張？」

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，這當然是一股龐大的反攻力量。」

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

「江川，我正要跟您談談，我在計劃一個遠行；一個月後，我想回到北方去；平津有部份朋友在計劃反攻期間發刊一個大型的報紙，用它來激發陷區青年愛國的情熱，我需要回出，爲它去工作。」

「計劃已經有把握了嗎？」

「差不多；工作是很艱苦，但知富有革命性；我們應該爲它努力的！陷區青年，八來年，水深火熱，他們的痛苦已經不堪言狀；潛伏在他們內心裡的是鬱悶，是熬煎，是高度愛國的真誠；他們想發洩出來，他們想投到國家的懷裏，因爲他們所要傾吐的是悲苦，是愛，是眼淚，是仇恨；我們需要爲他們帶回熱，帶回同情，帶回興奮的鼓舞，帶回更大的安慰！」

「是的，夢菲，我也常常這樣想，陷區青年，他們愛國的情熱正昇龐大無比的力量，在反攻時候，他們將是一條主力。」

「現在最重要的，是使前後方青年，互諒互信，自動的携起手來，匯成一股洪流，來担当未來的艱苦。因爲勝利以後，更大的難關，更多的障礙，就要接踵而至，只有青年才是國家的新生代，才能建設國家，復興民族；陳腐的落伍的官僚已經不屬於這個時代了！」

「是的，前後方青年携起手來，向一個目標前進，把這經過七八年苦仗的國家，建設一個新興的科學的民主的中國！」

「因此我需要回去！中國需要年青，我們絕不敢落後。但是說真的，我不想離開這小城，她的愛榕和我的靈魂，什麼時候我再回來看看她！」

「夢菲，我想留在這兒，賀爾跟魯野就要走了，老周有家室之累，你走了以後，我想候到畢業。」

「好！報國的路子正多，而且學校也離不開你。」

「你預備什麼時候動身？」

「一個月以後，我想爲這小城留下點東西。」江川起身告辭，他剛要走，林蘭與匆匆的從外面跑進來，她頭上沁着汗，滿臉通紅，進門就笑嘻嘻的嚷着說：

「邵老師，我報名從軍了！」

「好，家裡答應沒有？」

「母親答應了，明天早晨檢查體格！」

「好！希望你做個英勇的女戰士！」

「邵老師，也許我出頭的日子到了，這是我一條新生的路。兩年多，我的苦已經受够了，我不知流過多少淚，哭過多少次，現在我可以自由的飛出去了。爲了國家，爲了我自己，我要做個勇敢的女孩！」

「這證明你過去的淚並沒有白流！」

「我相信是你給我的勇氣，我知道做人，知道同運命鬥爭，我相信有一天會從封建的桎梏中解了出來，現在這一天果然到了；我可以跳出這個家，跳出這個小圈子，到那一個廣大的世界裏去！」

「也不要太興奮！」

「不，我興奮極了，我想我從軍以後，一定會走許多許多的地方，那崇山峻嶺，那長江大河……我可以認識更多的人，經歷更多的故事……」

夢菲，江川注意的傾聽。

「在受訓的時候，我穿上軍裝，帶上軍帽，天還沒亮，我就起來洗臉，上早操，上課，打野外；到晚上跟同學坐在一塊，談談笑笑，熄燈號一吹，我們就都睡覺了，睡得那麼酣，也那麼警覺，緊急集合號一吹，我們又都從睡夢中爬起來了，那生活是多麼緊張，多麼愉快……」

「我可以學放槍，學擲手榴彈，學開戰車；我們還可以學怎樣去偷營，怎樣埋伏，怎樣衝鋒，怎樣做有計劃的撤退！」

「在戰場上，我們伏在戰壕裏，防備敵人夜襲，地上是雪，是月光，我們一動也不動的伏在那兒，兩

個眼睛，凝視着前方；偶而抬起頭來，風吹草動，看看天上的星星，我們不想家，也不想別人……白天，一陣衝鋒號響過，我們在槍林彈雨中衝了過去，擲手榴彈，擲手榴彈，轟的一聲，彌漫了一片硝煙……

「一旦我受了傷被抬回醫院裏去了，我身上流着血，裹着藥布，我……我躺在床上，眼睛含着淚……啊，像夢……邵老師，那時候……我想看見你……看見你站在我的身邊，站在我的身邊……」

她的傾吐完了，一種少女赤誠的天真，使她的胸懷，開出花朵，她看着夢菲，她的臉上是熱，是歡喜，是期望。夢菲笑着說：

「林蘭，冷靜些，你的話裡稍稍有些幻想，但是我願祝你成功，做時代的新女性；你跟江先生一塊回去吧，早點休息，明天還要檢查身體！」

「謝謝你，邵老師！」

她跟江川一塊走了；夢菲想起林蘭，這還是頭次見她這樣興奮的快樂，可欽仰的少女的純誠……

他睡得很早，第二天九點半的時候，他正在寫信，林蘭急急的跑來了。這次跑來，她的頭上是汗，眼睛淚汪汪的進門叫了聲邵老師就哭起來了，夢菲驚異的問是怎麼回事？她嗚咽的說道：

「他們說我年紀小，身體太弱，而且不够從軍年齡，硬把我取銷了！」

「你報的多少歲？」

「十八歲，可是他們說我假報歲數，並且說主要的是身體不行。」

「這不公平了！」

「我的命太苦，也許我父親爲了不讓我去，在後面說了什麼話；邵老師，現在報名已經截止，……我……怎麼辦呢？」



林蘭哭得很傷心，夢菲答應去給她想辦法。但是傍晚時候，夢菲告訴她說：

「林蘭，不要失望；你的身體確實弱一點，先靜養些時候，下次徵召，再入伍吧！機會有的是，孩子，聽我話！」

林蘭含着滿眼熱淚去了。轉眼已是從軍同學集體開拔的日期，街上多了許多拍賣衣物的攤子；從軍人數，男同學三百零二人，女同學九十二個人，他們都換了新發的灰棉軍裝，女同學把頭髮也都剪短；他們胸前都別着顆紅色的紀念章，走在街上，孩子向他們敬禮，大人對他們微笑；各商店自動減價，招待青年軍。出征的前夕，全城各界歡送大會在嶺南大戲院舉行，江川以全力演出了「清宮外史」，歡送這批新時代的戰士，博得萬衆的贊賞。第二天，剛一發亮，全城都掛滿國旗，砲竹劈劈啪啪的響着，將士們要出征了。西城門外汽車站上高高的搭起彩棚；各學院各中小學，各界士紳，教授，縣長，民衆，五萬多人，參加了送出征的行列。他們繞坡一週，軍樂在奏，青年軍走在最前面；五萬多人歡送這批兒女走上戰場，爆竹在天空開了花，兩丈長的鞭炮燒得滿天通紅，家家戶戶男女老幼都擠在門口，看這新生的一代。出征的同學，挺着胸，昂着頭，步伐整齊的走向前去。這是中華民族的靈魂，當大隊來到汽車站，成千成萬的群衆，潮水樣的人羣，這小城的心臟，被震動了。青年軍被圍在核心，萬千的臉孔，向他們感問，向他們招呼；向他們依依惜別，魯野，賀爾，淑英，站在隊伍裏，他們的眼睛不敢看一看四圍，熱情，友誼，親切的家人……使他們悲，使他們歡喜，他們的心臟，反而陣陣的麻痺了！

夢菲，周天德，江川……內心都是說不出的情味，有許多話要說也無從出口。曼萍抱着孩子，擠在人群中，臉上的表情，很難描述，林蘭也紅着眼圈，痴痴的呆望，她在羨慕白髮老教授那個女兒，今天也從軍了！

校長在台上致歡送辭：

「出征的同學們，你們走了，你們帶走了這小城的光榮，你們是最榮譽的兒女……今天你們走，明天就聽到你們殺敵報國的消息……」

校長說完，賀爾代表男青年軍致答辭，向羣衆告別，他步上台熱情的說：

「再會吧，師長們，同學們，國家需要我們青年上前線，我們先走一步了！謝謝這小城的培育之恩，各位的歡情正是我們殺敵的勇氣，再會吧，江城！再會吧，朋友！」

淑英代表女青年軍致辭，她穿上軍裝，更顯得年輕美麗，她更熱情的說：

「朋友們，把我們的青春，獻給國家吧！我們都是在戰爭中長大的孩子；我們該把家族的愛，推廣到民族的愛，國家纔是我們真正的愛人……」

潮水般的掌聲，人們擁擠着。突然白髮老教授的女孩，跑到台上悲情的說：

「朋友們，我今天也走了，我爸爸死在國家非薄的待遇下，但是我不恨國家，國家的愛，超過了我愛父親的愛，爲了紀念爸爸的死，爲了把自己獻給國家，我從軍了；我有眼淚，但也許是歡喜的淚……」

萬衆的歡聲，多少人爲這純情的傾吐，失聲的哭了，中華的兒女太可愛，這個民族該翻身了！一陣雄渾的軍樂奏過，出征的健兒整隊上車了，十輛載重大汽車，要把他們運往遙遠，當汽車發動，總領隊宣佈出發的時候，離緒萬千，軍樂不住的吹，炮火瘋狂般的燃燒，白髮的老教授，白髮的老婆婆，萬千送行者的情懷，淌着淚，歡喜的淚，痛苦的淚……親愛的兒子，親愛的女兒，親愛的家人，親愛的情侶……別了……爲了戰爭，爲了國家，爲了民族的求生，再會吧！第一輛汽車的輪胎蠕動了，送行者瘋狂般的吶喊，眼淚……一切都變成模糊的一團了，再睜開眼睜，萬千的手揮動着，汽車開出去了，開出去了，只剩下一片風沙，一片迷惘的悲哀……

健兒們出征了！

回到家裏，夢菲開始寫獨幕劇「還鄉記」，他向這靜靜的水鄉告別，他描述了一個還鄉的故事；他請求林蘭担任劇中的女主角，誠懇的向她說：

「爲了一個記憶，答應我，做最後的留念！」

他親自參加演出，並且用這個獨幕劇，在一個晚會上，他向一群知己的朋友告別：

「人類純情的愛，萌芽于天真無邪的心靈，到大了的時候，纔有了恨。四載相處，如今別了；嶺南故居，將使我瞻念于永久……」

春天又來了，我——即將離去！

他準備第二天啓程，晚上江川周天德給他餞行，就在老周的家裏，曼萍勸了他幾杯酒，回去便睡了。後半夜四點鐘光景，他從夢中驚醒，外面有指甲輕輕彈着窗棧的聲音：

「誰？」他迷惘地吃了一驚。

「邵老師，我來送你！」是輕柔的林蘭的聲音。

「哦！是林蘭，我還沒有起牀！」

「我可以進來嗎？」

「門虛掩着，進來吧！」

林蘭輕輕的推開門，冬天的夜晚，她穿一件黑大衣，手裡提着個提包進來了。屋裏漆黑黑的，夢菲說：

「把桌上那隻紅燭點上吧！」

林蘭劃開了火柴，屋內漾出淡淡的紅光，炭火沒有滅，桌上地上，夢菲的行裝，還沒有整理好，雜亂得很，他並沒有起牀，看了看錶，驚訝的說：

「還不到五點，你爲什麼來這麼早？」

「我睡不着。邵老師，你要走了，我多看你一會，我心裡多得點安慰！」

「這麼黑的夜，這麼遠的路，而且天氣這麼冷，你就一點也不怕嗎？」

「不，平常我也許不敢走；今天，不知爲什麼，我一點也不怕，因爲我就要看見你！」

「好心腸的孩子！」

林蘭端起紅燭，往夢非的臉上照了照，苦情的說：

「邵老師，讓我藉着燭光看看你，你不是喜歡紅燭嗎？」

「是的，它可以使人年青！」

「從你告訴我喜歡那天起，我的屋裏就永遠點着一盞紅紗燈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它可以讓我想到一个願望。邵老師，你這次走，很奇怪，我一點也沒有流淚！」

「不流淚好！」

「可是我的難過，已經忍過了流淚，我有一點點恨！」

「恨什麼？」

「我說不出來！」

「哦！孩子，我心裏很亂！我應該告訴你，我爲什麼走；我會經對你說過，我不離開你，但是我現在

不得不走了！」

「你已經畢業，也應該離開這兒了！」

「不，我還有更大的任務；我離開你，雖然不放心，却是你已經能站住腳，而且，我囑咐過你，不要

依靠我，要自己站起來！」

「是的，邵老師，只要你不會忘記我，我會站起來的，不然……」

「啊，善良的孩子，你的心爲什麼這樣好，讓我看看你，我心裏亂得很！」

「你多睡會兒吧，我來替你收拾下東西！」

她轉身把紅燭放在桌上，開始去綑紮書簾跟衣服，夢菲把眼闔上了，片刻又睜開，他看林蘭在地上細心的爲他整理行裝，不禁衷情的叫道：

「林蘭，你到我頭前坐會兒！」

「好！」林蘭坐在床前了，輕輕的問：「喝水嗎？」夢菲答：「不！」林蘭又慈柔的問道：「你有什麼話嗎？」

好半天，夢菲纔說：「沒有，再替我收拾下東西吧，我要睡一下。」

林蘭站起來，又整理東西了，夢菲望着她那婀娜的背影，想起這孩子，四年來，就一直在他的身邊，那麼純情，那麼痴心，也那麼潔淨的跟着他，看她從小漸漸的長大，看她由運命的圈子裏，漸漸的翻身，漸漸的掙扎出來，羽毛漸漸的豐滿了。她現在已經能寫文章，能唱歌，能待人接物，能說很動聽的話了，但是她還具有一顆感傷的心，她的年紀還小，她還需要有人培育，有人鼓勵，使她能真正做個自由的女孩，可是他要走了，要離開她了，他想起她對他的那種真情，那種熱愛，真是令人感泣；他現在幾乎有種極端的念頭，他想讓林蘭一塊跟着他走向遙遠，但是他不敢，他連想也不敢想想啊！

片刻痛苦的迴思，使他感到人生的殘酷，也體會到情感的可怕，一股莫須有的悲哀，湧上他的心頭，他不知不覺的流下了兩行熱淚，漸漸他朦朧的闔上了眼。

林蘭收拾好東西，拿臘燭又向夢菲照了照，見他已經闔上眼，但是臉上一片模糊的淚光，她呆住了，她輕輕坐在床邊，掏出手帕，想去給夢菲擦淚，又怕驚醒了他，她的手顫顫的伸出來，又縮回去了。她靜

靜的坐在那裏，夢菲並沒睡着，突然睜開眼醒了。林蘭說：

「邵老師，你流淚了！」

「那不是傷感的表示！」

「我來擦擦吧！」

「不，那是恥辱。林蘭，我們相處四年，你還記得有幾個晚上嗎？」

「記得，滄江月夜，你在那兒撫琴；你自殺的晚上，我守你到半夜；桃林晚會，我們看天上的星星；下雨，你到我家裏爲我指示迷途；鬧洞房的晚上，你讓我睡好，你一個人單獨的走了！」

「哦！孩子，你記得這樣清楚，可是今天晚上……」

「今天晚上，我們就要離別了！」

「不要難過，林蘭，四年了，你已經長大，願你做我理想中的孩子，自己要站穩，世界上的好人太少了！」

「謝謝你，邵老師，你說到北方去，那是個什麼地方啊？」

「一座古城，離這兒很遠很遠！」

「路上好走嗎？」

「不好走，這條路，我要自負行裝，跋涉前往，要通過敵人的封鎖線，要遭過更多的苦難！」

「我有些擔心！」

「路是人走出來的，孩子，別牽掛我，牽掛的是你自己；記住我的話，不相信運命，不爲環境所屈，奮鬥努力，給自己找出路，給全中國的女孩找出路，不要辜負了我的期望，你沒看見嗎，魯野走了，賀蘭走了，淑英也走了，他們都是好青年，國家需要他們，當然也需要你，你回去吧！太陽沒有出來的時候，我就要走了！」

「我不回去，我要送你上路！」

「不！回去，聽我話，回去！」

「好，邵老師，我在江邊橋頭等你！」她站起來，打開那個提包，羞怯的說：「這是包點心，預備你在路上用的，這是我親手繡的一個紀念香袋，上面有我的名字，藏在你的身上吧，願你時時刻刻的看到我，別忘了我這苦命的孩子！」

她恭恭敬敬的把東西放在夢菲頭前，她想掉淚，忍着心，鞠了個躬，出去了！

「啊！孩子……」夢菲嗚咽了！

窗外一聲聲鷄啼，天還沒有亮，他收拾起身，僱個挑夫，挑着行李，江川，周天德，送他到公路旁漢江橋邊，晨光熹微中，林蘭以一顆悲痛懷想的心，虔誠的站在橋頭佇望，江水淺淺的，從下游泛上三隻大船，百十多個船夫，正彎着腰，弓着身子，緊緊的拉着纜繩，發出吭唷吭唷的聲音。江邊的柳枝上，都掛着一層霜，彌漫着霧氣，東方的天空，隱隱約約的露出了一片早霞，太陽還在水平綫下，夢菲對江川周天德說：

「我們就要離開了，我有幾句話想說，江川，我欽仰你堅毅地工作熱情，但是我認為學校的黨務，你最好放棄，黨派應該退出學校，它不知剝奪了我們多少青春跟熱力；自己並沒有得到什麼，學業反而荒廢了！」

「我也有時候這樣想！」

「用您超人的智慧，埋下頭，像老周那樣苦讀一個時期，這時代太需要我們了！」他又向周天德說：

「老周，畢業以後，希望能多做積極的社會活動，中國需要真正有學問的青年，也需要「動」的志士！」

停了會兒，他又接着說：

「今後的世界，將是人民的世紀，科學的年代；看大夢，中國的勝利，就在目前；但是勝利以後的國際政治，一定是綜錯複雜，危疑震撼的；那時候，中國青年，應該有遠大的眼光，寬闊的胸襟，自己站穩腳，做最大有力的抱負；我們的信仰，是全民的力量；我們的理想，是爭取全人類的自由，我們不但要改造中國，還要改造世界；這個時代，天生就是我們的時代，我們要抓住它，超越它，做一番頂天立地的事業，因此我們要有學問，有魄力，有胆量，有做法，我們的方向，需要我們自己去走，朋友們，再會吧！希望我們不為這個時代所浮沉！」

「好，我們送你上路！」江川說。

「不，你們先回去吧，我要跟林蘭說幾句話！」

「好，一踏珍重，再會！」

他們握手，走了。這裡夢菲來到林蘭身邊，兩個人靠在橋欄上，沉默了幾秒鐘，林蘭感傷的說：

「走了！江水還是這樣悠悠的流着，那沙灘，那沙灘上的桃林，一切都還依舊啊！」

「回去吧！孩子，我沒有話了！」夢菲把千言萬語都噥在了心底。

「好，邵老師，你去的那個地方，再告訴我，是座什麼古城？」

「是古老的一座文化的故都，我的故鄉，八年沒有回去，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了！」

「那個地方我可以去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這次我回去，我將重見北方的父老，我要告訴他們，我在戰爭中漸漸的長大了！」

「你變得 younger 了，邵老師，你為什麼要步行到漢城？」

「爲了我愛濱南，我愛這靜靜的水鄉，我要一步步徘徊不忍離去！」

「你還想我嗎？你來的時候，我還這麼小；哦，邵老師，你答應我嗎？我想……」



「你想怎麼樣？」

「我想……我想叫你一聲夢菲！」

「好，你叫吧！」

「夢菲……哦！邵老師，讓我握握你的手！」

四年來他們熱烈的第一次，緊緊的握住了手，兩個人都覺一陣酸楚，說不出話來。沉默了片刻，夢菲說：

「再會吧！好心腸的孩子！不要想我，想你自己；你年青，你美麗，你有更光明的前途；你看，天已經大亮了，曉霧散了，太陽就要出來了，柳枝已經發綠，雲雀在叫，春天就到了，你不是最喜歡春天嗎？陽春三月，桃林一片紅粉……這一切都象徵着你的青春，你的希望，也象徵着青年的希望，勝利的希望，你聽，這是什麼聲音？」

江邊蕩起一股雄渾的籟歌，那悲壯憤激的聲音，是一個民族求生的呼喊，潛藏着鬱悶，痛苦，壓榨跟仇恨；那聲音像波濤似的掀起來了，又痞啞的壓下去，但在一陣掙扎之後，那聲音憤怒了，鼓蕩了，像一萬匹馬在急奔，像要衝破了天空……三隻大船緩緩的上來了。夢菲興奮的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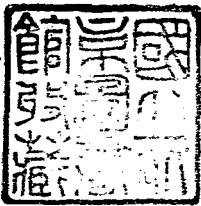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是一股浩蕩蕩的生命，一股龐大的求生的力量，林蘭，勇敢的站起來，堅強的站起來，做新生中國的的主人……」

他掙脫林蘭的手，大踏步沿着江邊走下去了，他沒有回頭，也不忍心再回頭……

林蘭的臉上，一抹悲情，一股興奮的微笑，她痴痴的看着夢菲的背影，盡她的力量，一直到夢菲連點影子也沒有的時候，想想他的話，聽聽籟歌，一些歡喜的淚流下來了，她痛苦的把頭埋下去，淚滴落在水面上，亮晶晶的像珍珠……待她抬起頭來，模糊的看見江邊那一座座桃林，嶺南三月，江城落紅如雨……

春天又到了！

她把頭抬得很高，兩顆晶瑩的眸子，凝望着遠方那藍藍的天，那藍藍的天……



還鄉曲(紫尼獨幕劇之一)李紫尼著

一個空中英雄跟白雲公主的悲喜劇~~~~

你是一個英雄，含着微笑還鄉，你也許想到，有個<sup>人</sup>，在  
默默地為你祝福。

我走的時候，那些樹中的樹樁，現在都長大了，長高了！  
在我籬前種的那棵胡桃，也許它已經開了花，結了果……。

落花時節(紫尼獨幕劇之二)李紫尼著

~~~~戰爭中農村抒情的小插曲~~~~

青青河畔草(長篇小說)李紫尼著

~~~~轟動大後方社會的民間歌謠故事~~~~

夜行曲(新型大歌劇) 趙白著  
李紫尼

~~~~新中國遠景的象徵與憧憬~~~~

新時代歌集(萬眾齊唱)趙白著

~~~~中小學教材抗戰流行歌曲電影戲劇插曲~~~~



三月江城

著者：李 亨 尼

發行者：江城出版社

經售：北平東營子胡同  
全國各大書店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

參

.7  
.2-